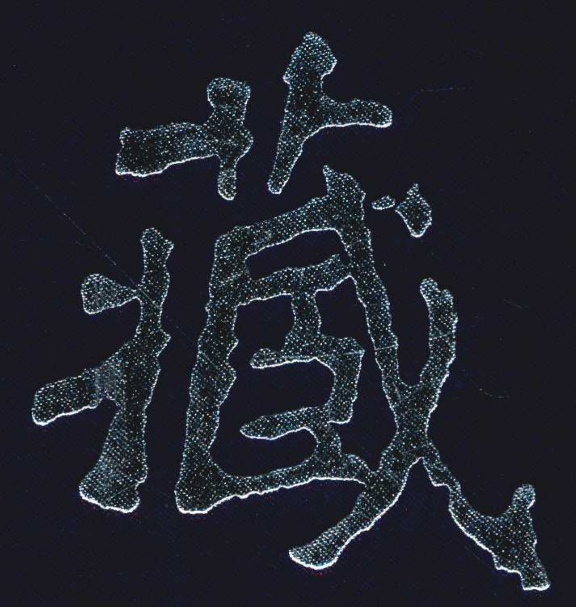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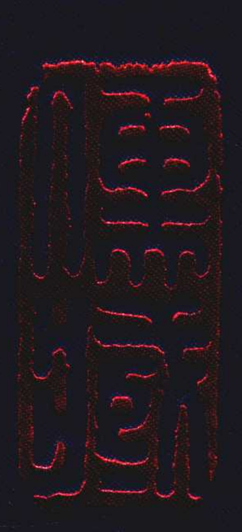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一五一册下
史部傳記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五一：全二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869-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88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五一）（上下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69-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96印張　1013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上下册）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一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下册

趙崇硂序

本朝《名臣言行録》，紫陽朱夫子所編也。惜此書止集於八朝之前，而未竟於中興之後。南渡以來，忠臣義士，名聲在人，項背相望，摭實採迹，得此失彼，豈惟朱夫子遺憾，亦學者觖觀也。外孫李士英，頃以宗人太平老圃所校《八朝名臣言行録》鋟梓，大爲學者便矣。今又於中興四朝諸名臣蒐閲行事，集爲全編，筆成示余，一覽在目，不汎不略，似欲希紫陽者也。然紫陽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僭則妄。余惟惜此書未竟於前時，而幸此編稍全於今日，故爲識之。景定辛酉人日浚儀趙崇硂平翁序。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一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黄庭堅　山谷先生文節公

字魯直，隆興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北京教。元豐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八年，哲宗立，除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集賢校理，除右諫議大夫。元祐二年正月，除著佐，兼史館。三年五月，除著作郎，以趙挺之言復著佐。六年七月，除起居舍人，以韓川言復舊職。八年，除編修官。紹聖初，知宣州，改鄂州。七月，奉祠。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元符初，移戎州。三年，徽宗即位，敘復宣義郎，監鄂州稅。十月，復奉議郎，定國軍僉判。建中靖國元年三月，除權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九日罷，奉祠。二年十一月，❶謫宜州羈管，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紹興初，特贈直龍圖閣，累贈太師。

七歲，能作《牧童》詩。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黄庭

❶「二年」至「未聞命而卒」，按《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堅傳》「徽宗即位……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其中之「三年」似爲崇寧三年。宋黄罃《山谷年譜》卷三〇，黄庭堅於崇寧二年謫宜州，四年九月三十日卒，則或是徙永州之命下於崇寧三年，至四年，黄尚未聞命而卒。

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主文衡者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擊節稱賞，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先生遂膺首選。詢字仲同，幼武之先世也。居廬陵之朋川，登皇祐己卯第，後以奉議郎致仕。其孫忱字彦誠，亦登科，元祐六年爲洪州獄掾，與先生以世契交游，備載書帖，周益公跋之。並先生《年譜》

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爲「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爲文潞公所知。

熙寧中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脱淺色番羅襖衣之。先生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説王孫脱贈時。」

元祐中，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紹聖二年，惇、卞與群姦論《實録》詆誣，俾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閲，悉有據依，

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鐵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某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東坡言：挺之元豐末倅德州，先生方監德平鎮。挺之希合提舉官之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先生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崇寧三年初，自蜀出峽，留荆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馬瑊甚歡。閩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瑊飯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黄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管宜州。

擕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紆坐鈎黨先徙是郡，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也。率游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名于詩左，曾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從之而止。

《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聵，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

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買雞毛筆書此。」

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略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甿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圄之也。卒于所貶，蓋飢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顧瞻鑽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某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家，綈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嘗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東

坡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坡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嘗嘲一俗濁者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評》

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换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及。

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

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荼

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黄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獻以宣包虎帳，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黄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乃取視，懵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洪覺範謂：「此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朱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説得一箇影子，如黄某亦有好處，不曾載得。」或問：「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後並文公語

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後山、山谷好説文章，臨作時，又氣餒了。後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

任伯雨　忠敏公

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元符三年，召爲大宗正丞，遷左正言。建中靖國初，爲度

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二年，京、卞在東西府，遂入黨籍。以八寶赦恩，提點明道宫。卒，年七十三。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爲正言，言：「曾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於人情事勢，豈無嫌畏？」

公言：「紹聖時惇、卞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瞎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惇、卞欲僥倖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絶，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年爲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播遷，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爲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虚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爲『移鄉福建子』，乞加察焉。布初

爲皇太后山陵使，以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士，以遏絶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爲祥矣。」

言：「天道幽遠，理難取必。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修省，先事爲備也。」

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章惇，虜主不覺放匕筯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惜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凶姦，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爲

可殺也。」

時紹述之論已興，公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公欲擊之，布覺，乃出公知虢州。

蔡卞追讎元符末言者疏己罪惡，而公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辨，以公爲首。於是三省檢會公等前爲諫官，曾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公昌化軍。居三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由太常博除左司諫，以論事出守淮陽，尋召爲左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言，落職。蔡京用事，貶南安軍。以赦復官，歸而卒。建炎四年，加贈諫議大夫。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公對，所論列多與夢合。上歎賞之，閱之甚久，且曰：「聞卿德望儒雅，置之諫列，蔽之朕心，❶不出大臣也。」退朝，上甚喜，以公「與我夢合，可以大任矣」。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牽制天下之妙

❶「蔽之」，四庫本作「簡在」。

理。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陛下以仁爲樸，以義爲削，以信爲繩，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虚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静而不動。故群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實亦空矣。虚實一體，動静同役，❶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弊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殢一隅，東顧西眄，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弊也？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爲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内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途，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讀終篇，上曰：「卿文采甚奇，每進劄子，皆根義理，不唯文采過人也。」他日，又謂公曰：「卿前所進劄子，禁中無事，玩味不釋手，句句義味。已令編入上等文字中，與卿流傳不朽。」

陳祐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

❶「役」，《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江公望《論爲國之道奏》作「域」。

「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會。」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名言。

公言：「增益邏者，通舊爲千人。❶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語，增情釋非，❷摘隱抉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邇來蓄能鳴善鬭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鵶鶻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以自輕！甚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鶻蓄久頗馴，雖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姓名於杖頭以志之。

南軒張栻序公奏藁曰：「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

❶「千人」，張本作「十人」。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六敘同事作「七十人」。

❷「釋」，《九朝編年備要》同前作「飾」。

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禩，有詔追録，贈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遑。』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云云。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脈？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途，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

真西山德秀序公文集曰：「釣臺嚴子陵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慙。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翛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攖。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萬世閔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猶以驪黄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顔子之憂樂，伯夷、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

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公之仕，未易斷以迹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❶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嚮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説不沮而自消，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龜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媿於子陵也。」

豐稷　清敏公

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徙成都。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

❶「官」，原作「宫」，據四庫本及真德秀《西山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八《釣臺江公文集序》改。

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侍，出知河南，歷真定、潁昌、應天府，湖、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書，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攷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氈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人服矣。」

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録》，輒以《王安石日録》亂之，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内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書，布遂相。

朱晦庵序公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説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内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

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内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説之功，❶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没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

陳過庭　忠肅公

字賓王，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爲館陶簿、澶州教，宰中牟。除宗學博，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還，遷常少、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侍。拜御

❶「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六《豐清敏遺事後序》作「切」，較長。

史中丞。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久之，自便。欽宗立，以兵侍召，復拜中丞。徙禮書，擢右丞，遷中書侍郎。使金虜，往河北，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使遼國還，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一目，是否？」公對：「恐傳者之妄。今日急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盟好足恃，亦宜以邊備爲念。」上然之。

爲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

方臘反，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藉，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内，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狄未殄，寇盗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

忽乎？切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黜苛撓，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

陳師錫

字伯修，建之建陽人。舉進士，爲昭慶軍書記，宰臨安縣。召爲監察御史，知淮陽軍，提點開封諸縣鎮事，知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爲殿中侍御史。

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營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二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❶

吴　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二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宫。尋知揚州，提舉明道宫。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宫。復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宫祠。三年，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遂取筆塗「純仁」爲「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於天曰：「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爲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罷，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三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内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

❶此署名原無，據卷一補。下同，不一一出校。

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爲上言：「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十年，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蓋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俅、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釁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要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寬仁，陛下所當法也。」又爲上言：「爲天下者，當爲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爲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爲一物，則事可成。」上皆嘉納。

又奏：「臣聞六經垂訓，蓋天所以奠世法也。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久矣。獨恨更秦之禍，禮樂缺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意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攷。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緜遠，群言次第

湮没，而此經獨存？ 當是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説於天下？ 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説，則其義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廼至此？ 是弗思之甚也！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世法。 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周禮之所在也。 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三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共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並從之。

曹輔

字載德，南劍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尉。憂，吉，除壽州安豐縣簿。試中詞學兼茂科，除勅令所删定官，倅安肅軍，除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改祕書正字。上書，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靖康初，召還，除諫議，尋遷給事中，除御史中丞，除僉書密院。張邦昌僭位，脅公視事，歸卧私室，病不出，以死自誓，遂奔濟州迎駕。上即位，差内侍押赴都堂供職，是日得暑病，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薨于位，年五十九。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爲正字，慨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大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

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己，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虜不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決矣。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兖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❶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輓出境，以爲屈己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❷當是時，能俛首而

❶「借」，楊時《楊龜山先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七《樞密曹公墓誌銘》作「僭」。

❷「海宇」，原作「侮宇」，洪本作「侮予」，據張本、四庫本改。

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强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説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略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爲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

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虜犯京城，宰相何㮚領守禦，公副之。㮚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㮚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争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兵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再邀鑾輿出郊，議未決，㮚奏事，出云：「翌日車駕出城。」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

恐與前日不同。」㮚厲聲詬公，公又率馮澥共説之。澥與㮚同鄉，齒長，冀幸一聽。㮚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所料。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既歸，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抃獻康王，會王遣黄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勳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孫傅 忠定公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以事忤宰相，貶蘄州安置。靖康初，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書，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欽宗再幸虜中，兼太子少傅，行宫留守。

高麗入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搔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略與蘇軾同，貶之。

嘗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

虜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中，久不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諸王、妃主，公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黄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别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争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傅，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以身徇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求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許份

字子大，其先光之固始人，今爲閩人。以父將恩補承務郎，監國子監書庫。崇寧初，登甲科，除祕書省校書郎，遷實録院檢討官，改國史編修，主

管太平宮。特除直祕閣，遷龍圖閣。崇福宮祠。除鴻臚卿，以親老辭，主明道宮。丁吉，除宗少，除徽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俄知鄧州，兼荊南安撫。提舉萬壽觀。知蔡州，改揚州，兼淮東兵鈐。奏事，除徽猷直學士。靖康初，除龍圖直學士，再任揚州，以疾請祠，提舉明道宮，告老。紹興三年十月薨，年五十四。

知鄧州。政尚寬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饑，流死係道，鄧州賴公獨安。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飢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上殿論時政得失，言多迕時相意。上皇稱善，而用事者極力排恨。上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朕舊知之。」故讒不行。

上宣諭：「揚州古名郡，今委卿剗除宿弊。」公因請曰：「臣聞應奉司封記花竹，凡山林之勝，士民之居，騷然無復遺地。願悉罷去。」又言：「維揚一都會，而止江都、天長兩縣，不足以供經費，而泰州之泰興，舊屬邑也，願復之。」又言：「異時帥臣於經賦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民不堪，願如政和三年舊額。」上皆從之。

金人再入寇，公即日檄一路兵勤王進討，解亳州之圍，而漕糧至畿甸者不絕。時諸路兵入援，所至或縱剽掠，多不聽入州城，軍士病之。公大啟城闉，至者撫勞而去，秋毫無犯。城之圮者，公一新之，不踰月而功就。故金人兩至中都，而維揚之民晏如也。

公之父當朝，適值蔡京變法之秋，中立不倚，維持祖宗舊典，抑其過甚，京不得逞，天下倚重。上皇欲復用，不果，而有意於公，公亦痛先志之不盡展，時感激論事，而小人又沮之，連牧三郡，愛民有古循吏之典刑，亦略見施設矣。

錢即　忠定公

字中道，世爲開封人，父居宜興，今爲毗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移懷州推，知臨安縣丞，調福州察推。丁，吉，調睦州推。丁母憂，吉，宰潁昌府郾城縣。奉二后園陵，辟爲京西漕屬。崇寧中，檄巡行塞下，還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就除陝西運判。收復銀州，旨專董芻糧，除鄜延經略安撫判官，權帥事。召除直龍圖，知慶州，兼環慶經略安撫。踰年，知延安，兼鄜延帥。除集撰，徽猷待制，顯謨直學士。力詆童貫，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在永數月，復徽制，永興帥，在道除興仁守，改青州，改河東帥，知太原。政和五年，丐祠，五疏，乃提舉洞霄宮。復徽直，知宣州，除龍圖閣學，三疏告老，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薨。

公初莅事，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三衢有冤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爲幕府，以方略聞，後稍權帥事，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强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羌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

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涌，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种師道　忠憲公

字彝叔，山西望族也。弱冠，以伯父諤蔭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王欽臣辟爲熙州推，權同谷縣。累遷提舉秦鳳常平，换莊宅使，知德順軍。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

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鈐，知懷德軍。召問，得請提舉崇福宫。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尋以都統制出蕭關，還，拜保静軍節度使。童貫伐燕，命盡護諸將，師無功，密奏其助賊沮軍，責授右衛將軍致仕。上思之，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尋還保静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來，拜静難軍節度使，京畿兩河制置使，將援兵至闕，上别置宣撫司，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尋罷樞密及宣撫，加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留京師，提舉中太一宫。許翰論薦，復節制河北，除宣諭使。尋復同知，加太尉，仍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靖康初十一月四日卒。

政和初，夏國議畫界，其使焦彦堅以故地爲請，累數百言。公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彦堅驚謝曰：「敢不唯公命！」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於下執耳。懷德爲西方極邊，公築同樂園於郊，常從賓客鼓吹宴集其間。吏民熙熙，忘其身之在絶塞也。

公初爲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聞命即發，會姚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公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斡离不師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公勿行，曰：「賊勢方鋭，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爲

去就，盍止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公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❶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公時被病，特命毋拜，許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汭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公，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公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易之。

上方倚公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公進戰，公言：「過春分節可擊。」時相距纔八日，蓋遲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故公言不用。既而平仲謀泄，虜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寨，反爲所敗而還。初，公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

❶「已與」，原作「與已」，據張本、洪本改。

兵選精鋭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公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彦等畏懦不能用。

是日，公分軍屯城西，其後軍適虜，掠之，戰於板橋，斬首十七級。至夜，遣人焚馬監東廊，虜懼，於牟馳岡穿塹立寨，爲自衛之計。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彦以下，與議和戰之計，答對往復，而邦彦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知兵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靖康太學遺録》曰：「靖康之變，公首先赴難。上召問計安出，公奏云：『臣以議和非也。京師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十年，不可攻也。欲於城內劄寨，而城上嚴守，拒戰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斷不宜割與。』上令公於政事堂共議，公見邦彦，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京師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耳。若糧食有餘，器甲精鋭，京師十萬衆，盡皆兵也。』邦彦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公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

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搬其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彦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公笑曰：『好荒！』左右皆笑。公與邦彦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公合，奏公所議，而請身任其責。後以綱爲守禦，使用公計，遣使以金帛不足事曉諭粘罕。粘罕意果不滿，引兵攻城。綱出兵，小不利。邦彦等歸罪公與綱，而罷其兵兩日，人情危駭，而上不知也。」

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一宫，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其賢。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衰。而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且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用充國之老，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自吕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一數。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嘗謂不可用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

翰章累上言復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公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公始言：「我寡彼衆，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命公宣撫河北，駐滑州，復命兼河東宣撫。公乃請合山東、陜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

重載甫還，豈能復來？ 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公駐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 公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守禦事付將帥。 朝廷謂其怯，復召還，不能入見矣。 虜陷京城，上聞之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春初，虜之去也，公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三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傅察　忠肅公

字公晦，獻簡公之猶子。孟州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河北運司高薦，試禮部，以避親別試，復在高選。初任青州法，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常丞。召對，除兵部員外郎。逾年，遷吏部。宣和七年十月，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不屈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脅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己，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又託其姻，强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易量也。後公爲清獻婿，京銜之。

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斡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爲？」斡离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爲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斡离不怒

曰：「爾不拜我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若等得脱，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酋，噩等拜，獨公不屈，曰：「主上明若日月，胡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

劉韐　忠顯公

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當五季之亂，避地建之崇安，遂爲閩人。登元祐九年第，調洪州豐城尉，再調秦州陝城令。崇寧初，王厚帥熙，辟狄道令，復辟經幹，轉武勝軍節簽。[1]京漕吴擇仁辟主管。丁，吉，監在京綾錦院，轉朝散郎，提舉陝西貨司。召至，除直祕閣，領轉運司事，升祕撰，遷中大夫，除制置解監副使，尋領使者。除集撰，改陝西漕使。宣和初，丐祠，除徽制，主西京崇福宫。除知越州。明

[1] 「簽」，原作「僉」，《劉氏傳忠録》正編卷一李邴撰《劉韐墓誌銘》作「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據改。

年，詔拜述古直學。四年，召旨充宣撫司參謀官。五年，遷光禄大夫，顯謨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學士。尋落職，提舉鴻慶宫。尋復職，知荆南府，改建州，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遷銀青，拜河北帥，未行，復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繼除都大京城四壁守禦使，即報罷，爲時相所擠，降五官，落職，宫祠。二年，遣使虜，金人欲用之，不屈而終，年六十一。詔復官，贈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盗，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振卹之，存活者甚衆，盗亦戢。

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公行，公曰：「吾爲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爲動。民聞公言，稍還。公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讙奮無敢後。遂葺壘練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衢、婺。八日，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大潰，横尸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以越爲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創生祠，比屋繪其像，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僚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鄰，得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古與夷狄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恩威俱廢，四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禄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況金人氣燄非回

紇之比乎！」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紿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謂粘罕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爲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巵酒，以衣絛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雜然歎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葬公壽聖院西崗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瓊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薨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公爲人莊重寬厚，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己病，齟齬豪强，不顧其難，必極力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公歷事三朝，軍旅事未嘗不在其間，意甚厭之，抗章求閑，略無虚歲。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

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晚益厭宦遊，買田嘉興，將老焉。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遥放浪相娱樂，恬然無仕進意。而朝廷用之不置也。公長慮遠識，得於事先，料敵强弱，計事可否，後悉如其言。歷官皆補外，人恨其未用。及時當多故，始付以大計，而動輒齟齬，不得施其謀。雖以身徇國，無負於幽顯，而有志之士，爲國惜之。

李忠定綱挽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公毅然不動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

宇文虚中撰《勅賜旌忠褒節碑》曰：「平昔無事時，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列。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在圍城中，尚不爲時相所容。一旦死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

又曰：「古語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爲戒。顯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爲忠臣義士之所難也。」

程振

字伯玉，[1]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三年幸學，以高第補和州教，留辟雍。久之，遷博士，擢常博。丐外，京西提學。五年，改京南倉。入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監察御史，遷司業兼

[1] 「伯玉」，《宋史》卷三五七本傳作「伯起」。

太子舍人，改國子祭酒，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除中書舍人，忤王黼，諷言者論之，責提舉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撰，丁。尋復徽制、中舍，皆力辭不拜。淵聖受禪，忽除吏侍，連章求去，不允。除開封尹，除刑侍。靖康初，虜陷京師，求金，冒死直前，遇害，時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七。建炎初，進朝議大夫，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經禮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

方臘暴浙右，公爲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怏怏不悦，曰：「上且謂某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朝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某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曰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

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幾。如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説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❶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喻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僻

❶「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十一字，原脱，據洪本等補。

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不能用。

靖康二年，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㮚，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㮚私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闉，猥謂四人者：「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忿，四人者皆死之。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説，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讒説，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楊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醖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門者，未嘗辭。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❶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翫無斁，爭藏之爲榮。

龍溪汪藻曰：「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爾；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他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少媿哉！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欃槍而右窫窳兮，公胡獨離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

❶「不」，原作「才」，據洪本等改。

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❶

李若水　忠愍公

字清卿，洺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爲元城尉、平陽府録，濟南府教，除太學博。靖康初，使虜，除著作佐郎。使還，擢禮書，力辭，改吏侍。兼權開封尹。二年，死虜中，年三十五。❷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蔡京復相，老而耄，事一出于子絛。少宰李邦彦欲謝病去，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

公見粘罕于太原，粘罕遣王汭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虜騎南牧，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某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寇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粘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粘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公，公出見，一酋

❶「昔」，原作「晉」，據宋汪藻《浮溪集》卷二四《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改。

❷「三」，原作「二」，據洪本及《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傳》改。

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㮚、孫傅、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左右，公具傳虜人語，乃遣㮚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㮚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虜營，留三日而還。

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罵虜，泣曰：「吾君華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爲傷，氣結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絶不食，虜怒，囚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某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公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又旬日，粘罕召公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己内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粘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爲豐，肆爲封豕長蛇，黷貨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公復罵不已，遂

見殺。

一云：粘罕再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大聲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曾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年城陷之後，再與主上議和，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於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一巨賊耳。」粘罕大怒，令拽出，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絶于口。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❶

公臨死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慼？」人聞而悲之。

公初名若冰，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今名。

高宗中興，贈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顔杲卿面罵禄山。簡册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太學生祭公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蹶。云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云云。賊據牀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云云。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云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欽廟宰相，皆有誤國之罪，故無配享者。乾道五年冬，當祫祭。九月，常少林栗黄中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胥，罕

❶「侍郎」，原作「郎者」，據張本、洪本改。

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著者，❶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蓋指公也。汪聖錫時爲吏書，獨以爲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❶「著」，原作「薨」，據洪本改。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四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歐陽珣

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知杭州鹽官。罷，起授南安録。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議割地，力争，忤時相。命出使河朔，進秩朝請郎，將作監丞。至深州，猶力争，虜怒殺之。紹興中録其節，子天，官其婿臨江曾敏恭。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争，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諼迷國，反白遣公莅割河朔地。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勉爲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

初，公詣闕欲論事，時蓋靖康元年之冬，虜勢方張甚，公道出豫章，會故人爲帥，甚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嘆曰：「吾平生患不得死所，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説，説不合而死，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既被命赴虜軍，即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

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

三松王才臣曰：「公之死難，真舍生取義，仗大節，寧死不折者，所謂英雄豪傑之士，可以爲事君之法也。觀其與故人帥及同年生之言，其不肯折節以苟生，蓋素所蓄積，非偶然一決之諒也。予嘗論女真諸逆酋，其用兵行師，未必得與劉、石諸胡比，而吾國又帖然無典午氏内阻外訌之警，顧乃長驅直鶩，莫或齟齬之者，吾國空無人焉耳。方虜騎南牧，河朔諸郡，人自爲守。虜貪利不顧，絶黄河，懸師深入，以犯京師。此兵家之所忌也。當是時，使得奇男子，假朝廷一節，糾合燕趙義附之士，據險出奇，以躡虜後，使彼懷反顧之憂，此一奇也。柰何反先割地，以肉飼虎耶？此予因公之事，拊膺扼腕，痛悼於已往也。」

從孫文龍建公祠堂，守道記之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❶忠襄楊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歟？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矣。虜餤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

❶「歐」字，原脱，據洪本補。

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既詆其説，又强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耳。使公竟致使命，不死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1]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在，吾爲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猶不愈於割地耶？況不可割，吾前言耶？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爲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今揺之使背國歸虜，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耳，吾猶萬一覬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爲國。公得死，尚何言？』云云。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世有祠。其地址通衢，面大江，停車艤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陳彬曰：「謹按國史，丙午之厄，崇圮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焉者三，一死於絳，一死於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割之計以往，謂可逭死於虜，然終不能逭於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詬虜如奴，就刃如歸，

[1]「下」，原作「不」，據張本、洪本改。

公身死，虜亦氣死。等死，一也，馨風、穢聞，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懦夫，骨已寒矣。又熟籌之，河、朔二垂，瀛、滄頭角，魏、府心胸，邢、洺、真定，左肱右髀。虜縱不自愛死，引髯蛇吭，舒醉虎膊，越塹踰藩，即我仇仇，儻迕一戈，旁一矛，嬰所必趨，蛇立可刳，虎立可仆。公始以微官，率九人，扼媚虜者，而奪之氣，念此至熟，庭謀不輯，黽俛共命，君命曰可，君義曰否，孰與先辦一死，自獻于殿陛，猶可殉義改命也。然死固等爾，河朔軍民，百千萬億，儻銜命往者，類如絳、磁，婉娩奉虜，謂棄地棄人，皆上本指，軍民固未忍以此負國，而忍使吾國先負此曲於軍民耶？ 城下要盟，梁谿丞相耻之。 然寧請身代棁鄰往，力丐毋以使節他界，亦知此曹子，望虜口呿，決不敢吐一健語，以震蘇吾國軍民心膽也。觀公抵深，面城痛哭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當戮力報國。』萬衆竦然，知棄城者非朝廷也。解揚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從於夷。公一死不躁用於殿陛間，而用於幽、朔，亦知舍介狄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邊朔沈勁之風，猶能鼓動於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罕以兕元，幾縶于潞。太行之梁，伊澗之翟，眴海之魏，崎嶇虜間。撓腋搏脅，使不輕得食息。公一死所激，猶幾年而未已耶？ 郡有賢牧，罔羅軼蹟，以風厲于厥邦厥民，血氣心知，莫非臣子，秉彝好德，一是忠愛，生則烏可已矣。公耿耿如今猶生，生直爲生，幸生爲罔，巍然炳然，臨女無貳，於心獨無慨乎！ 銘曰：

枉矢蛇行，南絶河津。超騰次舍，淩躐勾陳。蟣蝨臣仝，寸鐵排闔。河山兩戒，有戰無割。附耳纊聰，軺星北馳。嚼齦勵衆，握節死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力胡能及，心弗能已。一士死命，萬夫死心。燕南列城，澮湯屹金。變彼懦夫，行屍卧胔。九原倘逢，顏忸顙泚。古誰無死？之死骨香。千古大閑，巋然斯堂。」

宇文虚中　肅愍公

字叔通，成都華陽人。❶

紹興十五年，公初使虜，爲所留，後爲虜用。公知東北之士，憤爲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同謀，欲因虜主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瑗皆坐誅，闔門無譙類。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拏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僞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爲復讎之舉，欲因九月虜主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爲内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

❶「叔通成都華陽人」七字，原無，據張本補。張本眉校並云：「舊本無字及地，今考史補。」

韓王來歸，始能言其詳。公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爲之孫，詔命以京秩。至淳熙十一年，更與恩澤二名，令曾孫承受，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五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洪皓　魏國忠宣公

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洪巖，遂爲饒州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主台州寧海簿，攝令，拜南京國博，未上，主兵饋有功，爲秀州録。宣和六年，丁太中憂。禫中，俄召見，擢徽猷待制，假禮書，使金國，不屈節。至紹興十年始歸，進閣直，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忤秦檜，出守饒州，提舉太平觀。丁太碩人憂，服除，得太平觀。復責濠州團副使，安置英州。謫九歲，始復左朝奉郎，主管崇道觀，居袁州。未踰嶺，病革，二十五年，薨于南雄，年六十八。復敷文閣直學，詔贈太師。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没者什一。流冗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❶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肆揭賈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鬭閧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

❶「白」，原作「曰」，據張本、洪本等改。

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捄。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洪佛子」。

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公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所言反覆，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公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擢徽制，遷五官，假禮書，爲奉使大金軍前。令與宰執議國書，公欲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抑遷官賜告。一日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時淮賊蠭起，公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僞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邪？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

擁以下，執劍夾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啃曰：「真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跽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犓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爲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

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鋭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迺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邪？」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

兩宮蒙塵五國城，公嘗私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脩、栗麵諸物，兩宮方知趙氏中興。永祐陵諱聞，公北鄉泣血，旦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爲文以薦，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

虜已遣使約和，悟室問所議十事，公條折之

甚至，曰：「封册是虚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摇民害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北所得人，❶皆不取，載書猶在，可覆視也。」悟室曰：「吾欲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公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仆兩帝。中國所監，決不相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既而莫將北來，議不合，囚涿州，事復變。未幾，兀朮族悟室，黨與坐死者數百千人。獨公故與持論，身幾死者數矣，兀朮知之，故得免。

公至燕，燕人重公執節，争持酒食相勞苦。公間行廛市，物色諜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器重寳，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躪河南，後必更成。」具以悟室語并兩宫諸王主所居報上。明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歸。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

公復以書曰：「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從軍，今不敢携。朝廷不知虚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保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

❶「南」上，原衍「南盟」二字，據洪本删。

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皆陳軍國利病。

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理，於此可見。」

虜法，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欲以計墮公，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公日損食，陽爲疾狀，既至，謂院官曰：「今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爲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它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公實以饒州聞，張邵、朱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爲我患。」歸計屢欲變。參政王公使至燕，公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爲留守易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高吉祥素嘉公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它牘。公行月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七追騎至，及淮，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覲。既至闕，登時見内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也？」

公見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乃不得用；錢塘暫

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工，示無中原耶？」檜謂公長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黄鐘、大吕，乃可。」閲九日，直學士院。

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公曰：「虜既限淮，官屬皆吴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虚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誉中國，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檜大怒。公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韃辣軍中，韃辣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公與檜語及虜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翊日，李文會即奏公「頃事朱勔之壻，寅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未能自脱，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乃出公知饒州。

公責置英州。閩人倪晉爲守，老矣，内無奥主。聞知新州張棣以巧中胡銓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伺其隙，捕公家奴寘獄中，醸成其罪。未及發而晉死，事乃解。

公天性强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説，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絶，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冷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抄傳誦習，欲刻板於燕，公弗許。

男适書賜謚制書後曰：「臣聞足再刖而玉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已死，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不可測之絶國十

有五年，然後歸，陛下謂蘇武不能過，且許筆賜其傳。會先臣席弗煖而逐，弗獲藏奎璧之寶，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對，陛下褒歎忠節，復道前語，恩隱再三，寵之令謚。生雖奇剥，芬香多矣。臣謂衛律、李陵屢説，而武不降；先臣則爲宇文虚中、韓昉所逼，三换官而不受。張勝事泄，武有擬劍幽窖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璹仕齊，寧蹈利刃。冷山無以異於窮海之北，餬口於悟室，無異於軒王，隻影南翔，所不及牧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長樂於燕，間道蠟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債牢户。問答往反，皆存闕庇民之語；投其詩文，篇篇皆以戢兵爲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爲武不能過，聖訓明哉！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縶而歸，財得一典屬國，楊敞無功，乃爲搜粟都尉，遂謂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而秦檜排妒先臣，不使一句寓乎玉堂之直，[1]致陛下有大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漢廷憐之，爲之遠贖胡出，蘇氏賴以不絶。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傳强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一言華衮，萬世不刊。易名崇終，匹休麒麟圖畫。諸孤不肖，咸叨録用，恩徧存歿，又過蘇氏。臣礱石以識異渥，泰軀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忠義之氣，於兹見之。」

西山真德秀跋賜冬服手詔曰：「蘇武之還

[1]「寓」，原作「萬」，洪本作「滿」，張本及洪适《盤洲文集》卷六二作「寓」，較長，據改。

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焉。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嶺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慱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爐滅久矣。」

孫芹葦建忠貫日月祠堂，趙汝騰記曰：「竊惟蹈不測之禍以徇國者，決非全軀保妻子者所辦也。至若絶漠不毛之地，中國之音問隔絶，歲月推遷，瀕死數四，卒全其志節而不可奪，是非天資忠義絶人，死生禍福一毫不足以動其心者能乎？在漢則蘇中郎武，在國朝則忠宣公是也。然武爲之猶易，蓋匈奴不過漢一大縣，漢威德又足以懾服之，是雖欲置武於死地而終不敢，故齧氊茹雪，卒賴以全。若忠宣所值，中原潰裂，國威茶甚，金虜席卷之勢方張，使在其間，凛凛白刃之加頸，況公義不受爵，言不避禍，其去死者幾希。由今觀之，冷山之遞，甚於海上；雪薪之盡，過於掘草。粘罕僞齊之脅，暴於衛律；韓昉換授之迫，峻於李陵。雖在悟室之館，而持論枘鑿，又若於軒之愛武也。❶是忠宣在虜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朝廷，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燕地之覲於顯仁，又數以虜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能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

❶「若於」，張本作「不如」，似較長。

賦詠以羨之。公歸，虜猶以七騎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不尤難於武乎？武歸，僅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翰林權直。武不過不爲霍將軍所知耳，公乃大爲秦檜所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公銓封事，張公浚名望，檜甚不悦。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悦，遂出領鄉郡。其後坐宦者向鍔言公宜在相位，❶檜怒甚，遂竄公於英州，竟客死，身没而謗始白。其坎壈視武轉甚，然直氣又加於武矣。武有子，罹上官之禍；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爲相，次樞府，次内翰。天之報公，其不百倍於武乎！」

張邵

字才彦，和州烏江人。宣和三年，登上舍第，旋丁外艱。建炎元年，爲衢州刑曹，兼檢法。三年，召對，會遣泛使，公請行，假禮書，特轉五官，直龍圖閣，使虜。十年始歸，除祕撰，主管沖佑，改崇道觀。十四年，丁母憂，吉，奉祠。十九年，除敷文待制，宫祠。二十五年，起知池州，復請祠，道由廣德軍。六月丁酉，公生朝，先一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

詔中外士民直陳時事。公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争中

❶「宦」，原作「官」，據張本、洪本改。

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川、廣之資，❶以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

九月，公改承奉郎。召對，會遣泛使，公毅然請行。假禮書，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武臣楊憲副之。二弟祁、邴皆補官，仍添差祁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公即日引道，見虜監軍郎君韃懶於濰州。逼公拜，公不可，執寘昌邑，尋徙密州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夏，公聞韃懶過密，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理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其後僞楚僭立，群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人心天意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韃懶得書執付豫，使用之。公升階揖豫，以舊官呼之，爲陳君臣大義，辭氣激裂。豫怒，繫之獄，憲遂降。閲半年，豫知不可屈，復以公送虜，拘之燕山圜福寺，紹興元年也。公又爲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而飛耳，終非大國之利。」欲以間豫。守者密以告虜，取其書去，益徙公東北千餘里之中京。後又北徙會寧府，去燕三千里。先是，元顔旻死，傳其弟晟，晟死，旻之孫亶立。三世頗厭兵，慕文教，後生從公者皆習絃誦，執經授大義，爭饋錢穀布帛，公自分終焉。虜嘗肆赦，許我使者自便歸其鄉，人人占籍淮北，幸得稍南，惟公與洪公、朱少章實言家江南。十二年二月甲子，虜忽召三人者改

❶「川」，張本、洪等及周必大《平園續稿》卷二五《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邵神道碑》均作「閩」。

館致饋，許之南歸。公以四月辛未至燕山，洪公先在，五月，朱自雲中至，六月庚戌，同發永平館，七月壬戌，次汴京都亭驛。道中有《輶軒唱和集》，公爲之序。八月庚子，對行在。

上書言：「臣使北時，道遇秦檜，教臣堅持使節，臣得奉以周旋。又醫官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語臣云，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移書粘罕，述海上盟約及用兵講和利害，結好基此。」會曹勛繳進其書，詔付史館。初，公出疆，遇檜於昌邑，以忠義相勉。故公在喪，相與通問。公因歷敘虜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其遣使迎請，秦浸不樂。

公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常以功名自許。方車駕留江上，强虜逆臣，連兵入寇，公冒險出使，人皆危之。及被囚拘，略無悔懼，賦詩作文，考詳史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納忠于朝，將有施爲，以償素志。既不遂，歎曰：「身在異域，視死如歸，爲國事也。今士大夫有告言連坐之風，一或抵罪，家破名滅，竟亦何裨？」悉取舊藁焚之。惟晝夜潛心經典，學道日以有得，無田無廬，未嘗過而問焉。高宗更化，方且進用，而公無意斯世矣。

朱弁

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學，補內舍生。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建炎二年正月，請使金虜，補官，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大金通問副使。寓虜庭，不屈。紹興十二

年歸，上高其節，俾易文資，秦檜忌之，奏换右宣教郎，直祕閣，主佑神觀。有司校考，十七年當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次年四月六日，卒。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宫安否，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自獻。詔補官，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受命日，即與王倫行。遇粘罕于白水濼，邀説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壬子歲，虜忽遣宇文虚中來，言和好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虚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公亟受書歸報，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宫，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及倫行，又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

逆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

虜又迫公换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换其官哉？吾受本朝官，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

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 要當舍生以全義耳。」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强。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𢡟鬱愁嘆，無憀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號《聘游集》。

丁巳歲，虜諸酋相繼死滅，公得河陽人，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之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後王倫復歸，獻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鱗而莫逮，淚洒冰天。」上讀之感涕，顧張忠獻喻以密旨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

公歸，上引見，勞苦嘉歎再三。公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虜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后，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監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有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留神焉。」上納之，賜

予益厚。

朱文公曰：「國家自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禄，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鑕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凛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深照其衷，褒嘉賜賚，前後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又曰：「建、紹之間，强虜憑陵，兩宫隔絶，天子不勝晨夕温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惰畏縮，無肯行者。獨故魏公良臣與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旜，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庭。魏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公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徇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册，傳之萬世，特兩家絶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六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叔夜　忠文公

字嵇仲，耆之曾孫，信州永豐人。以蔭調蘭州録，知襄城、陳留二縣，潁州倅，舒、海、泰三州守。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以事忤蔡京，貶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遷禮侍，以徽制出知海州。拜徽猷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加龍圖直學士，知青州，徙知鄧州。四道置帥，爲南道都總管。進延康殿學士，加資政殿學士。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虜既議和，命彈壓京城事。二聖北狩，扈從北去。卒年六十三。訃聞，高宗遥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公喜論兵。蘭州本先零故地，最寒，惟恃河爲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冑累月，不得息。公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乃博考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嚮。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

政和間，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

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黄」。公極論其弊，始立法禁。劇賊宋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鬬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山東群盜競起，公發精卒擊之，盜帖息，一方晏然。

靖康初，虜騎過河。公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

公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公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鬬而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公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禄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鋭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令提兵守城。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公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鬬，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虜議和，欽宗再出郊，公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會虜詔立異姓，公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李忠定曰：「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顔真卿；朱

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犯闕，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以自全，獨公總師南道，❶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爲之流涕。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媿哉！」

又曰：「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胸次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尉以笏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爲裒集遺事，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敘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託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爲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爲祭文、墓誌，常寘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惟自全之爲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仗節死難之臣，不能無愧於古人也。如公卓然所立如此，吁，可畏而仰哉！」晦庵曰。見鄭驤後。

❶「南」，原作「西」，據洪本改。

張克戩　忠確公

字德祥，耆之曾孫。以蔭補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河間縣。又知吴縣。治有聲，擢衛尉丞。從弟克公爲御史中丞，嘗論罷蔡京。及京再相，併坐廢。踰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京畿倉。陛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出守汾州。以守城功，加直祕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修撰。虜陷汾州，自引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

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粘罕遣其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公畢力扞禦，晝夕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公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祖父，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公募士間道走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矜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

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督取降書。公臨陴大罵不絶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虜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公朝服南嚮，焚書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八人。

晦庵曰：「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又得觀公之汾州家問，❶尤深敬仰。竊惟國朝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

❶「之」，原作「子」，據洪本改。

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某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閑，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内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耶！」

鄭驤 威愍公

字潛翁，信州玉山人。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建炎元年，除直祕閣，知同州。金虜陷城，死之。事聞，贈官。與張忠文公並立廟本州，廟額曰「旌忠愍節」。

晦庵曰：「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絶，遂以身徇。予讀其遺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徇國，死其官守如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録，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

南軒曰：「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其書辭，胸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後也。若一毫私意間

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凛然可貴哉！」

誠齋曰：「近世培溉人材，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姦邪，挫揠消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大臣之所消泯不盡者邪？嘻！慶曆、元祐之『奸邪』，顧可少哉！至於消泯而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晦庵曰：「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張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鋭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絶食，而以身徇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闚關陜，所嚮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鄭公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猋鋭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

向子韶　忠毅公

字和卿，開封人，忠簡四世孫。元符二年，與國學薦，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調保州法。改承事郎，監在京炭場，以親嫌改授荊南府節判，

滿，知蘇州吴江縣。大觀三年，除開封右曹。次年，轉朝散大夫。坐李彪言蔡京事，追三官，停任。四年，敘朝散郎，監保州税。五年，以赦復官，提點太霞宫，尋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外宗室財用，七年，徙南外，復舊任。宣和初，知虔州、建昌軍，未上，改夔州路漕。六年，還對延和殿，知蔡州。八年，主明道宫，俄知徐州。靖康初，除京東運副。丁憂，起知淮寧。虜至陳，不屈遇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

生有異禀，莊重如成人。比志學，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爲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强學自勵，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後能安其學，❶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强勉而自惰乎！」伊川門人如劉安節輩，訝其「衰替」之語，因問之，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爲忘年交。

漕京東，户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偉之。❷

❶「後」，原作「徵」，據楊時《楊龜山先生集》卷三五《忠毅向公墓誌銘》改。

❷「偉」，《楊龜山先生集》作「韙」，較長。

蔡州闕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人矣。乃起服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子弟，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動，戟手罵之，遇害。

諫官疏曰：「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褒詔子韶忠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以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踊躍奮厲，爲陛下盡死節乎？」

公爲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篤於睦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爲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衎衎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爲辭章，典雅温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爲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爲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七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孫昭遠　忠愍公

字顯叔，其先居眉州，今爲鄭州管城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調長沙尉。丁外艱，服除，主興國軍永興簿。辟河東經幹，爲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知亳州譙縣，改解州安邑縣，兼鹽池，皆不赴。爲永興撫幹，再任都大茶幹。宣和二年，倅滑州，攝守，除河北運副。靖康初，召爲水部員外郎，除祕撰，西道副都總管，許便宜從事。高宗即位，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改京西北路制撫使。二年正月，爲叛兵所害，享年五十八。詔贈徽制。

幼警敏力學，喜屬文。❶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新法者，皆在末甲，公其一也。

虜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彦質乘傳招集。彦質言：「汾州潰兵二萬過河津，乞選朝臣，同陜西帥臣招集，仍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猶冀有功。」又言：「長安、河中，不可不爲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公至，督其進，且

❶「喜」，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二九《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作「善」，較長。

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官得廢置，財得移用，急則援王室。今京師圍急，且莫望救至，逗遛，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徧檄諸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遇虜於石壕、千秋間，戰，敗績。致虛還京兆，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陝。虜併兵攻陝，陷之。時兩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計，止之河池，藉以募兵，得精鋭數千，軍聲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詣大元帥府。建炎初，上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内鄉賊尚虎擁數萬餘，公遇而破之。

爲都總管，悉以所提西兵數千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河北，合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爲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隸，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强虜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爲念。」十二月，虜兵來攻，公悉衆扞之，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即命將官王仔等，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虜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

報國，今將何爲？」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

天資孝友，輕財重義。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以誠，未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纚纚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士論惜之。

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説流遁，蠧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虚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

郭永　勇節公

字慎思，大名府元城人。以祖任爲上黨簿，改丹州法。擢清河丞，尋宰太原太谷縣，調東平府録，倅鄭州，除本路漕，移河西倉，河東憲。丁憂，詔力起之。建炎二年十一月，虜破大名，罵賊不降，遇害。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學士。

公天資雄爽，氣剛直。身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焉。

杜充守大名，名甚盛，公晝數策遺之。一日見公，公問其目，曰：「未暇讀也。」公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虚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

太原帥多用重臣，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以給之，太谷民富，其斂尤亟。公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膚血也。以資觴豆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脱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迕。公械致之府，府爲并他邑追還。

燕山之役，公漕本路，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敺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王安中莫敢問。公白：「安中不治，且難制。」公請見而顯責之。乃見藥師曰：「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遇之者無不至，而未有寸功報上。今乃縱部曲殘民，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公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胡也。」

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争出魚，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虜再犯京，中外阻絶，或以兩宫北狩告公，公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强一飡。忠義蓋天性也。

駕幸維揚，命宗澤守京。澤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公與杜充、張益謙相爲犄角。公得檄大喜，即日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彦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没州縣皆叛虜響應，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

澤死，益謙代杜充守京，裴億爲漕，皆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彦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師

攻之。公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❶或勸益謙委城遁者，公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援至。柰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先爲備。虜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公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行城，拊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衆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雨城中，❷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公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公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兹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迎降，虜曰：「城破而不降，何也？」雜然以公不從爲辭。虜遣騎召，公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公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公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爲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公而降之。公嗔目唾駡曰：「無知犬豕，恨不醢汝以報國，何説降乎？」虜惡其言，麾之使去，公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悉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

公博通古今，得錢即以買書，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録，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

❶「間」，原作「闔」，據洪本改。

❷「雨」，汪藻《浮溪集》卷二〇《郭永傳》作「擲」。

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

汪藻贊公曰：「烏乎！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鋭，消耎盡矣。一旦爲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汙辱之地而不悔。公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

楊邦乂　忠襄公

字希稷，吉州吉水人。政和乙未，上舍解褐，調歙州婺源尉，改蘄州教，滿，授廬州教，除南京宗博。會省官，改建康教。辟攝溧陽宰。建炎三年，詔舉文武全材，當路舉之，除建康倅，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事。虜陷建康，不降，遇害，年四十四。次年，贈直秘閣，立廟建康。紹興二年三月，復贈朝奉大夫，賜謚，廟號「褒忠」。七年四月，上幸建康，復贈徽猷閣待制。

二聖北狩，群盜蠭起，公攝宰溧陽，訓民爲兵，五里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閉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閱民兵，繕軍實，申號令，刻日趨府討叛。賊畏公威聲，亟白部刺史，從招諭。發運方公，會諸郡之兵于城下，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偉之。已而群兇授首，傾邑請留於太守，尋命爲真。

初，兵之叛也，溧陽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

羽檄往戍他所，乘隙離次而歸，劫巡檢爲魁甲而趨溧陽，將屠之。邑人大恐，慮無以禦。時有私販摘山者趙明，坐縣獄，公引出至庭，欲誅之。因謂：「嘗閱爾簡記，所與甚衆，且悉里中豪健。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赦爾罪，當上功畀爾官。」明即請所與偕往，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曰：「第傒吾殄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詣賊紿而執之。於是諭富民出財，以須給賞。賊就擒，公悉斬于市，留其首二人上府，以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非吾志。」邑人德公，肖像祠之。

建炎三年閏八月，李成剽江北，杜充擁兵六萬保建康。十一月，充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偶會金虜大至，與成合，我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復戰，不利，潰而入，無復紀律。居數日，虜知充無鬭志，進營于南門外鐵作寺，❶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充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驚懼不知所爲，即日率父老出城迎降虜酋，亦强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爲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啟曰：「通判素有瞑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令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説之曰：

❶「作」，四庫本及楊萬里《誠齋集》（四庫本）卷一一八《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行狀》作「佛」。

「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禄，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爲？」公曰：「兹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辭費。」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僞知府事號張太師者及邦光召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生與犬豕均飽者！」流血被面，憒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以出，虜酋命拘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出，至庭，邦光降階語曰：「事固無可柰何，願少回意，毋爲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復幾何時，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團練劉」者，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簪筆側立者，即取筆書字曰「死」。虜酋怒，復拘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虜酋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砦，問公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虜耳。」四太子甚怒，公乃大罵曰：「我食趙氏禄，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乃使我從汝？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劍汝頸，吾爲死怖耶？」遂裂巾褫衣，以祈速死。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

方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苟去，城誰與守？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

火。」乃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日城陷。

公被害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公爲傔，至公被囚，陳在傍不去，罵四太子，陳亦舉甓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有主山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絶人，時號爲「賈山砦」，亦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爲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閽人索之，事覺，虜磔其父子於市。

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温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於以身徇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淩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

逆亮寇江，建康震擾，人皆禱于公廟。楚巫占之曰：「吉。狄主其殂，狄旅其逋，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

贈直祕閣，告詞略曰：「懦夫每生，名不稱於没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禀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誓不屈於番酋，寧自甘於血刃。口不絶罵，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顔常山之節。」云云。

紹興七年，上幸建康。上曰：「顔真卿異代忠臣，朕尚官其後。楊邦乂爲朕死節，可不厚加褒録？」❶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胡馬之絶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絶音，死而後已。朕

---

❶「録」字，原脱，據洪本補。

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凛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

葉夢得撰《褒忠廟碑》歌詩曰：「天生裔夷，以限四極。有不能虔，乃嚙上國。既殄我民，爾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捨旃。在昔肅氏，厥篚砮矢。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揭楊侯，梗其喉牙。萬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憑我抑。誰謂爾殘，我唾我斥。天子曰『嘻，惟我有臣。曷不贖之，人百其身』。屹屹崇岡，侯安于域。桷梴旅楹，侯有廟食。惟皇上帝，命侯來歸。顧瞻山川，申我王威。侯食而康，旗纛旖旖。百靈齊發，從侯北指。侯車轟轟，于我故疆。覆其穴巢，何有虎狼。告功帝閽，帝笑爲喜。四方其平，侯祀百世。曷慕匪忠，曷畏匪死。簡于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自今。有流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

復撰改葬祭文曰：「嗟夫！❶不死子糾，孔子不病管仲之仁；而餓死首陽之下，則稱伯夷、叔齊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天下不以死爲難，而以得其死爲不易。嗟夫！君之節壯矣。方虜之毒是邦也，聞以十萬衆而屈者矣，未聞以一身之微而能抗之者也。云云。君棄其生，不顧其

❶「夫」，原作「天」，據洪本改。

家，既棄其家，不顧其身，尚何有此既腐之骴哉！惟天子正大義于天下，揭而示之曰：『吾有臣如此！』而後之人聞君之風而畏者亦曰：『此吾大夫楊君之藏也。』則天子之寵與君之節，將與玆山並存而不泯也。」

吉守李彌遜立公祠于郡庠，杉溪劉才邵撰奉安祭文曰：「陰虹吐氛，暫翳圓景。斗於星中，孤光炯炯。洪河潰溢，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屬時多艱，遠歷中否。乾維坤軸，臲卼軒輊。彼蠢蠢而貪生，望賊兵而風靡。堂堂忠襄，鐵石肝腸。矯矯兮人中之龍，其肯屈節於犬羊？蹈九死而不悔，豈憚夫凶鋒之與逆鋩？卒抗憤而玉折，激勞烈以遐彰。云云。建炎己酉，虜騎渡江。主將宵遁，守輒屈降。虜欲脅公，百計俱設。書字於紙，示以死活。公直奮筆，就死不慴。虜知公心，終不可回。遂肆殘毒，梁壞山摧。勁氣旁徹，地裂天開。萬身莫贖，嗚呼哀哉！相彼泰華，攙天獨出。烈日秋霜，下肅萬物。惟公之節，冠山跨日。奸顱逆胔，生死愧恨。忠胸義膽，聞風爭奮。惟公之功，啟迪興運。云云。」

游九言爲吏金陵，再拜墓道，爲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罥荒榛兮頹隧，野鳥怨兮清音。噫丙午兮燕安，藹搢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兵釁生兮召戎，傾大地兮塵蒙。粲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宮。我踰邪兮梁山，蛇荐食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雅拜兮後先。公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爲鬼兮趙氏，肯湼淄兮虜庭？肴醴飼兮苟哺，弗自知兮貌赬。握

玉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羶腥。豈曰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堦下，氣烈動兮清寧。凛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頹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烝嘗。」

東山楊長孺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乾坤翳翳，衣冠毅毅，鈇鉞易易。棟撓鼎欹，無虎無貔，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鴻筆。犬羊雖粗，知大丈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松溪先生李天麟言：「公未第時，處郡庠，足未嘗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館，紿以爲己之親戚。公淳實，信之不疑。坐定，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閉户號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後果能立節奇偉。」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

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第八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吕祉

字安老，建之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釋褐，主信陽簿，未赴。中學官，改鄧州教。建炎初，召爲審察，除詳定一司刪定勑令。明年，監鼓院，除右正言，倅明州。丐祠。紹興初，湖南憲。尋直祕閣，召爲淮南宣參。除直徽猷，辭不行。改直龍圖，知建康，除督參。五年，召爲檢正。八月，權兵侍，兼權户侍。十一月，除給事中，刑侍，督參。六年七月，遷吏侍。七年，除兵書，仍參議。酈瓊叛，守節不從，遇害，年四十六。慶元間賜廟額。

奏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創業之君，如漢高、唐太是也。漢高任蕭何，主筦籥，給軍食，張良侍帷幄，運籌策，韓信則握兵在外。唐太時，房謀、杜斷，王、魏議論，英、衛善兵，亦各效其力。願陛下廣高祖之大度，法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唐諸臣，同心協力，以濟艱難。」

又曰：「自古得天下以人心之同，失天下以人心之異。自王、蔡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耻之道喪。望下詔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正路，杜私門，則中興之業可圖矣。」

中丞張守論張浚不宜西去，吕頤浩難以專任，移禮侍。侍御王庭秀亦論頤浩差除不公，罷職與郡。公奏曰：「陛下信任大臣以圖治，委曲覆護，固爲善矣。然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果有失當，誰復敢言？願加聖慮，務兩全之，以協公議。」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善持養之，則聰明日益，而天下蒙其福；不善持養之，則聰明日損，而天下受其禍。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有損於聰明者去之。

公除淮南宣參，未至，上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爲帥，至是特有此授。公既至，對于内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條具十事：一曰形勢，二曰軍政，三曰守將，四曰屯田，五曰通貨，六曰省費，七曰謹賞，八曰民兵，九曰斥候，十曰間諜。「虜若自洛、孟渡河，入陳、蔡，則壽春乃要害處也。若自京東入淮陽，則宿、泗、濠皆要害處也。若自武關入襄、鄧，順流而下，則武昌、九江皆要害處也。除武昌、九江當備水軍戰艦，合於沿江措置外，要當於諸道要害處堅守。蓋虜多用詐謀奇計，如去歲遣范瓊、世忠行，只由一路去，已先爲彼所料矣，彼乃於我軍相近處置虚寨，設疑兵，却遣輕騎，由間道日行數百里，使我罔測，望風披靡，而後大兵襲之。要須監此而預爲之備，若擊其輕騎，

以挫其鋒，則彼自却矣。」「西北以山河爲險，故山河之表裏，當加意焉。東南以長江爲險，故長江之表裏，當加意焉。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非胡騎蹂踐，則賊馬燒殘。❶累年諸處，間有軍馬，然上下不接，去來無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詳矣。七月中，曾具奏論此，及繳進昨來東南形勢劄子。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流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今欲復關陝，必固四川，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則共奬王室，❷有磐石之固矣。」

公治建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拊循之惠，軍民畏愛。與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建康根本論》，凡四篇，具圖獻于朝，所以覽盡内外，敷陳條具，規模形勢之言也。是年冬，淮上有警，江左戒嚴，獨世忠統鋭卒在高郵。虜陷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遂犯承州。❸公上言「宜遣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公再言：「置江北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因極陳守禦利害，「唯當急遣諸將，❹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駕幸平江，虜已遁去，悉如公策，人始服焉。

❶「燒」，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下簡稱《繫年要録》）卷六八紹興三年九月壬戌引作「騷」。
❷「奬」，同前引作「奠」。
❸「承」，原作「成」，據洪本及《宋史》卷三七〇本傳改。
❹「唯」，原作「雖」，據洪本及《宋史》卷三七〇本傳改。

「凡北人不得志於南方，而南方所以能立國者，惟水軍戰艦是賴，多用江南白丁，以我所長，攻彼所短也。蓋水戰必用舟，陸戰必用騎。舟有舟師，南人所長；騎有騎士，北人所長。水戰無舟，猶陸戰無騎；舟師用北人，猶騎士用南人。俱非所長也。云云。今中原失守，駐蹕吴會，諸將重兵不屯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於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充之兵不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自爲治，明遠斥候，則胡馬不復南向矣。」

時論推公疏通練達，因命兼權户侍。乃言：「財爲國家先務，今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臣所憂也。然有三説，一曰節，二曰爲，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爲者，亦有不可不爲者。内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姦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節其可節，爲其可爲，何患財不裕哉！」

又奏：「國家養兵，仰給東南數路而已。取有限之財，供無極之費，正當講求利害。然方今財用，悉出民力，而邑令乃近民之官也，令得人則一邑足，守得人則一郡足，漕得人則一路足，諸路足，則朝廷足矣。」

時大臣喜程氏學，然瞢真僞，且尚勢利。故群小競趨，風俗愈壞。臣寮論其弊，有詔戒諭學者。公奏：「程頤學，於《中庸》以爲入德之要。是『君子之中庸而時中』

也。靖康以來，其學頗傳，其徒楊時，驟躋要近。小人歆豔之，遂變其巾服，更相汲引，曰『此爲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而欲擠排之，則曰『彼爲王氏之學，非吾徒也』。然所謂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夷攷其行，有市井所不爲者。是小人之中庸，無忌憚者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中外交賀，以爲聖有謨訓，使自今學者，不迷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

上知公謀慮精審，命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屯楚、泗、廬州，始用公計，將幸建康。駕至平江，聞劉麟、猊率數十萬衆，分兩路入寇，凶燄甚盛。光世退保當塗，世忠過淮北，久之亦退保山陽。於是執政大臣皆請上還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公獨抗議，「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于再三。天意既回，遂用公策，而執政猶復留身進説，云：「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宸斷不惑，亟命公往視師江上，以馳入光世軍中，而督遣其進戰也。光世尚遲疑不即行，公復以利害喻之，令其將佐亦皆曉然，始悉過江，爲擊賊計。時駐蹕吳門，而都督府慮光世難倚辦，乃遣殿前楊沂中往泗州，與張俊合。光世令王德進軍，遇劉麟兵，敗之。翌日，又敗之。德既再捷，氣乃稍振，衆皆踴躍赴敵。俊遣沂中、張宗顏等俱進，猊、麟敗走。中興破賊之功，無此之盛也。

「大江之險，所當固守。守江之策，有三節焉：江之北出諸江河口，一也；江之南諸洲渚，二也；江之南諸口岸，三也。近歲守江，盡屯江之南諸口岸。殊不知江之北出諸江河口一不守，則賊船得以出

江，江之中諸洲渚一不守，則賊船得以近岸。己酉建康之禍，正坐此也。臣謂江之北出諸江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列鋭兵，施强弩，量艤戰艦以拒之，使賊船不得出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岸。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

「夫京東全盛之地，財賦所出，劉豫所恃，虜所必援也。今世忠、俊、沂中三軍，列戍淮東，與之相拒，如物之有首也。大梁者，宋之京師，劉豫竊據，以爲根本。光世屯淮西，岳飛屯京西，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左右翼也。關中者，形勢之國，軍馬所聚，劉益僭稱留府，撒离曷孛堇兵所駐也。吴玠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尾也。物有首，首動，左右翼隨之，然後尾應焉。善用兵者，無以異此。臣以爲今日之計，當令諸將各張出兵聲勢以牽制，使備我者非一。其進討也，當令世忠、俊、沂中首先併力，以取京東。三軍之進，又有次第。世忠當先渡淮，與舟師泝清河，水陸並進，沂中次之。兩軍相繼，直趨淮陽、彭城，於三二十里内擇利地，下連珠硬寨，不必攻城，俟其援至，更互出兵擊之。我數勝，彼數挫，則兩城不攻而自下，然後引兵襲之。張俊一軍，却自宿州進，與世忠、沂中，連衡于沂、密、濟、鄆等郡，則山東自平矣。山東既平，大梁必震恐，光世、岳飛軍可進矣。光世自陳、潁進，飛自襄、鄧進，與世忠、俊、沂中會于京師，則京畿定矣。京畿既動，關中必摇動，吴玠之兵可出矣。山東既定，京畿既定，黄河一帶，分兵列戍，簡其精鋭，數路並進，

以援吴玠，則五路可復。如是，兩河之外，忠臣義士，奮臂而呼，西北諸國，聞風而應，小小女真，烏合之衆，患起心腹，變生肘腋，必有倒戈而攻，開門而降者，吾之師不待渡河，而天下定矣。」

命公往合淝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不報。留行朝再浹旬，上令執政諭旨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鞍馬、犀帶、象笏，公拜賜，退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妻孥對泣，如訣别然，以事有牙蘖，往不保還也。七月，除王德都統制。酈瓊軍皆盜，光世紀律不嚴，殊無忌憚，所畏者唯德，然與之舊皆等伍，耻受其節制，乃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乞迴避。府謂德直，寢之。瓊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復訴於公曰：「不合亟惱朝廷，今日未知死所，告尚書救取某等。」公慰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况此小嫌疑乎？當爲辨之，保無他慮。」衆皆感泣，拜於庭下曰：「誠如尚書言，誓當效死圖報。」乃密以利害聞于廟堂。尋有旨召王德，諸將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先乞吴錫一軍屯廬州，備緩急，又遣運判韓璡詣建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儻有他議，則必愈乖。煩賢運判白知丞相。」時督府機宜蓋諒，别因一事過合淝，璡問公：「蓋幕歸去，曾一説否？」公曰：「亦曾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言。璡行至和州，亦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聞德留都督府，爲

都統制，且賜予甚厚，瓊等皆觖望，曰：「初，我訟彼罪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不保矣。」❶始萌叛意，逼公與趙康直北行。公猶於馬上諭瓊等「無忘國家之恩，無失忠孝之道」。至三塔，距淮僅三十里，公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公上馬，公又翻身落地，大罵曰：「我不比你幾箇負國賊，天地不蓋載，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人？劉豫逆臣，不要隨酈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傷感，咨嗟涕泣。又有人云：「吕尚書説得是！」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摇動衆心生變，乃急策馬先渡淮，令王師晟、尚世元亟害公。

初，王德與酈瓊交惡，德乃劉光世愛將，遂命德統其軍。瓊等大噪，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德亦交訟。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統制，命公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公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韓璡，舊在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公聞瓊等反側，密奏，乞殿前司吴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且遣璡詣建康促之，仍乞罷瓊及靳賽軍權。書吏漏言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公所言軍官之罪。詰朝，諸將晨謁，公坐定，瓊袖出文書，示統制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公見之大驚，瓊執之。云云。令統領尚世元殺公，世元以刃刺公，且顧統領

❶「首」字，原脱，據洪本及《繫年要録》卷一一三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引補。

王師晟，師晟不肯，公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

時有得公括髮之帛歸吴中者，其妻吴氏，持之自盡以徇葬，聞者傷之。

公不務保其身，而務身盡其節，故死之後，非特瓊等叛將不能侵邊，僭逆之臣，不討而自滅，雖睿謀有道，而公折衝禦侮之狀，仗節死義之烈，足以激昂人之善意，殆不爲無補也。

公爲人質直明白，好賢疾惡，忠言至論，未嘗不服也。於學唯求實用，於文不務空言。初除兵侍，自草謝表，有「願爲志士，殺身以成仁；敢效鄙夫，既得而患失」之句，可以見所養也。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一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李綱　忠定公

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二年登進士乙科，相州教，易鎮江。四年，召除國正，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九月，除監察御史兼權侍御。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八年五月，除常少、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初，同知舉。六月，言水災，責監南劍州沙縣税。二年，復本等差遣。三年，丁，六年，吉，知秀州，未赴。七年，除常少，除兵侍。

靖康初，除行營司參謀官，除右丞、親征行營使，罷。尋復右丞，充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辭。尋知密院，除河東、北宣撫使，罷，爲觀文殿學士，守揚州。言，落職，提舉明道宮，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責寧江。高宗即位，召復元官，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除左僕射。罷，觀文學士、提舉洞霄，再論，鄂州居住。二年，移澧州，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三年，次瓊州，赦，放還任便。紹興初，除提舉洞霄，復資政殿大學士。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三年，復祠禄，居福州。五年，復觀文大學、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召赴闕，兼本路營田使。七年，丐祠，加金紫光禄大夫，復

罷，宮祠。九年，除湖南大帥，守潭，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師。

宣和初，六月，京師大水，公獨異之，上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重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閤門，令公先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

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公與給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是也，而建牧，非也。巨盜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爲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徇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固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閑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分之一

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仍刺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吴敏等對，至日晡時，内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次日，淵聖即位。

淵聖召公對延和殿，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宫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公敘謝訖，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之事，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料之，大概有五：一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二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三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敦示和好，不較財帛，姑如元數可也；四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五欲割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爲浮議所摇，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靖康丙午，斡离不陷濬州，上皇如南京，白時中請上出狩襄鄧。❶時從官以言邊事者皆非時賜對，公爲兵侍，待班延和殿下，語知閤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即具奏，詔引公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

❶「鄧」，原作「定」，據《梁谿先生文集》附録李綸撰《李公行狀》（下簡稱《李公行狀》）改。

之而去，可乎？」上默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❶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内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公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公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强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公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公右丞，命公留守。内侍王孝竭奏曰：「中宫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公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宫國公。上顧謂公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公入朝，見禁衛擐甲矣。公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公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斡离不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李鄴來。鄴先使其軍求和。汭見上倨甚，李邦彦等專主和，惟公言擊之便。上是邦彦計。虜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公督將士拒

❶「能率勵將士」至下文「李棁鄭望之使虜」條之「金五百萬兩」數百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公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乃退。何灌出戰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虜于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

李棁、鄭望之使虜，斡离不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欲尊其主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爲贄，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達朝廷。尋乃以書付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與棁來。詔以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李鄴、高世則齎誓書俱行。時公力争，以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上默然，公求去。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款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公留三鎮詔書不遣。

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1]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

[1]「用」下，《李公行狀》有「行」字。《易經·謙卦》：「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狄，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勤王兵既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爲所敗而還。公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虜所殲。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親征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爲行營司，罷公以謝虜也。以蔡懋爲京城守禦使，虜使復來，遣宇文虛中齎公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彦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虜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彦入朝，乃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檛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亟入奏，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❶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公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并内侍數十，擘裂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公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公右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蔡懋，衆遂散去。

虜之退也，師道請臨河要擊之，公亦謂：「金人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絶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並不從。公乃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彦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公尋奏

---

❶「開」，原作「聞」，據四庫本改。王時雍時爲開封府尹。

曰：「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今宜飭武備，修邊防。」於是爲上條具備邊禦敵者凡八事：一謂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如唐建爲藩鎮，又宜分濱、棣、德、博、横、海軍爲一道，如諸鎮之制；二謂兩河保甲，今宜遣使團結訓練；三謂復祖宗三十六監牧馬之制，權時之宜，則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所以限隔胡騎，比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低下處可益增廣，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遣使督治之；五謂兩河州縣，城池多圮塞，宜徧修治，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措置樓櫓之屬；六謂兩河州縣經殘破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卹之；七謂河東諸州，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八願復祖宗陝西解鹽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計議，其間所論異同，公力争之不能得。

自公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公力争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遥護之而已。

詔公奉迎上皇於南京，公至，道君曰：「虜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❶語既浹洽，乃曰：

❶「宗」上，《李公行狀》有「爲」字，較勝。

「行宮止遞角等三事，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公因奏：「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鑾，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公。道君初渡江，吴敏、耿南仲朝夕撼於上前，謂童貫等將邀道君復辟於鎮江，或陳唐明皇「與我劍南一路自奉」之語。上憂且疑，遣宋喚賫書至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道君喜，即還。又批令吴敏、李綱二人前來，遂詔公行。

初，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宣諭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謂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公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上從公議，爲再援之計。南仲等以公堅執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宜以綱爲宣撫使。」上欲用公，召對睿思殿，公自陳書生，兵非所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

上録《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寖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

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雖古帝王，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却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答之。

宣撫司得兵三萬人，公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公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彦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公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擅，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專權拒命之人爲之，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陳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公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政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

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賜御筵於瓊林苑，勞問甚渥。

公先具奏，略云：「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獻説者不過和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衂，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説，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

公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言：「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勢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諞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公初陛辭日，爲上道聶山、唐恪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

且誤國，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

公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

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篦籬，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旨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略曰：「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解太原之圍，防託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臣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

於此也？今兩河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竟不報。公遣解潛等分屯，皆去太原五驛，公兵未進，而潛等兵皆遇賊而敗。公力丐罷，有言公十罪，遂責授節副，安置夔州。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彦、黄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虚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上之相公也，顔歧言：「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顔歧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歧語塞。」公乃赴堂治事。

公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竊謂漢太公爲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

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讎，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於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李德裕相武宗，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爲中興。然則於艱難多故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寵，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

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公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後先之序。

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爲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方鎮，俾自爲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因薦張所、王玃、傅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玃爲河東經制使，亮副之，皆賜錢鈔三百萬緡市軍需。因遣使臣賚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及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税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

○及潛善並相，張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界，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公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

公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弩手法，寓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爲教閲。會公去位，皆不果行。已而亮以母病歸同州，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

廢矣。

公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内侍石如岡素凶悍，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公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

初，潛善等白，遣傅雱爲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未行。公爲上言：「今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公草二帝表，付雱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于粘罕。

公上三議，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强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又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即張行中所創也。

時群盜祝靖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公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緑林、黄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及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之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

李昱、杜用、丁順等皆不可招，公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憚，勢難遽平，乃白遣王淵等分討之。

公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内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乃命中書省條具。

公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公間爲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宫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公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公草詔頒行兩京焉。

汪、黄欲奉上幸東南，上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公留之，極論其不可，因言：「今縱未能幸關中，當駐襄、鄧，以係天下心。」乃詔委守臣修繕鄧州城隍，又降鹽鈔錢帛，令漕臣儲糧草，又命江湖綱運由襄漢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上雖用公議營南陽，而朝臣多附汪、黄東南之議，多以爲不可。

初，公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宫嬪爲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公曰：「見鞫之，必得其情。」公又曰：「靖康之禍，吴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秉哲先已散官安置，乃貶時雍、幵、儔，並安置。

公舊爲起居舍人，論京城水災，謫沙縣監

稅，遂與邑人鴻臚主簿鄧肅尤相善。宣和間，肅進《花石綱》詩得名，靖康間，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傅亮軍。至是爲右正言，首論在圍城中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乞寘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乞於遠小處編管。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三字，御史臺鞫之，賜死。或言齊愈論公不已，公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位，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公罪而罷之。浚章不下，潛善密以付朱勝非行詞，公相凡七十五日。鄧肅言：「陛下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其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無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宦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夷狄横；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

初，上聞太學生陳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論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言切直，凡三上。潛善憾之，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撫州進士歐陽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有及宮禁燕樂事，上語大臣以澈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啟

誅澈，併以及東，遂皆坐誅。

浚再疏論綱罪狀不已，竄鄂州居住。中丞王綯劾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竄之嶺海。移萬安軍。

虜陷揚州等處，潛善建陳，欲罪公以謝虜。乃大赦，惟李綱不赦。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汪、黄等，不能奉承，乃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復指結余覩殺邦昌爲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洗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建盜范汝爲竄回源洞自殺，餘黨走邵武，韓世忠遣將擊之。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公，公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公爲湖廣宣撫使兼判潭州，行至衡陽，招降曹成及馬友之將步諒。尋入潭，漸易置權攝官禁擅科率者，又遣郝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吴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内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楊么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公命諸將分屯以備之。湖南無水軍，公乃拘集沿江綱魚户，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兵討蕩。

公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

❶「綱」，明刻補修本及四庫本作「網」。

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虜僞分道入寇，上詔親征，公上疏陳禦賊之策，大略謂：「僞齊悉兵東下，其境内必虚，宜擣潁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爲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爲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合綱之意？」命降詔奬之。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公亦在福，浚與公會，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浚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公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嘗爲公辟客，亦爲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公辭，上手書諭之，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公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公入覲，上疏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又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户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内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世忠、岳飛爲京東、西宣撫，未有

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虚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又言：「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不給，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南、北流移之民，明出榜文，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户，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概也。」

上詔前宰執，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於是，公言：「備禦之宜，則當料理荆、襄、淮甸，以爲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徐議營田，使之贍養。攻戰之利，當責諸路大帥，分路收復。措置之方，則願駐建康。綏懷之略，則願先自强。」又曰：「近年群臣之誤陛下，其説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

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大運有開，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矣。」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夤畏天戒。其略謂：「士風尤薄，陛下得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議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詔耳目之官，❶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是誣人之罪。願降明詔，以戒士風，使變而從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趙鼎、秦檜協議移蹕臨安，公在江西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消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亂臣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公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臺諫交章論之，命奉祠，公自是不復出矣。

公在宮觀，上疏略曰：「竊見王倫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

❶「詔」，洪本及《繫年要録》卷八七等作「設」，較長。

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料之，虜爲此名，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攽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從其一，大事去矣。縱欲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單車入覲，或使親迎梓宫，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蠲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矣。」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❶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宫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宫嬙，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自厚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享客，殽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檐。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贐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粧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吕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户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吕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❷既而頤

❶「器」，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一八引朱勝非《閒居録》（以下簡稱《閒居録》）作「品」。下「器」字同。

❷「其家政」至「三孺人者遂」二十三字，原脱，據《閒居録》補。

浩爲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爲驕侈，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没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熹序公奏藁後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没，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内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

公不疑，遂却强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争爲割地講和之説，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叩反復，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説，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廹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烏乎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閑

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忠定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一個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公亦以此去位矣。」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忠定，後有張忠獻而已。並朱子語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二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❶

呂頤浩　成國忠穆公

字元直，齊州人。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末，漕河北。靖康中，以宫祠居揚州。建炎初，加徽學、淮東安撫，知揚州。上幸揚，權户侍。次年，遷户書，尋同僉院，爲江淮兩浙經置使，治江寧。後拜右僕射、御營使，尋罷，爲觀學，提舉崇福宫。俄除江東安撫、兼知池州。紹興初，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加特進。三年，罷爲觀文大學士，提舉洞霄，居台州。五年，知潭州，兼帥。八年，加少傅，鎮定江軍節使，知建康，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營留守，力辭，罷爲醴泉觀使。尋除西京留守，屬疾力辭。薨，年六十九。贈太保。淳熙十四年，配享高廟。

公漕河北，奏：「燕山開邊，其勢難守。」上怒，詔王安中以公沮抑疆事，唱難守之説，以疑衆心，可面詰頤浩。此後應副有缺，或爲國生事者，坐以軍法。

公奏曰：「今虜騎漸逼東京，若人心一摇，淮南望風而下。望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税與公私積欠，以收民心。今百辟皆言强弱不敵，臣願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寇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强弩，以俟

❶ 此署名原無，據卷一補。以下不一一出校。

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頤浩以僉書樞密爲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子摭爲兩浙運幹，遣蠟書來言傅等叛逆之詳，頤浩即走介入杭伺賊狀，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乃決策舉兵。頤浩至丹陽，浚等偕會，浚見頤浩，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傳檄中外。

苗、劉之反也，王世脩爲之謀，時頤浩軍已次吴江，世脩聞之，至軍中云：「上已處分。」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頤浩軍次臨平，苗翊等出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二兇引兵開門出遁，頤浩引勤王兵入，都城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

初，勝非求去，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吕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麄率，浚喜事而疎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遂以頤浩爲右僕射。

頤浩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尚

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於是頤浩同平章事。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漢文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草澤天文耿静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已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虚也。」

日蝕僅四分，未幾退。上謂宰執曰：「太史初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觀之，蝕淺而退速。何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頤浩奏事畢，曰：「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始，張浚建武昌之計，頤浩是之，有成説矣。及浚宣撫川陝，未幾，江浙士大夫摇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

率皆言岳鄂道遠，餽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群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嚮不一。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上曰：「張守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曰：「善。」遂決吴越之行。

上次平江，諜報金人將由海道以窺江浙。乃命劉光世兼節制圖山等處。頤浩請自平江督諸將拒戰，上以頤浩未可去行在，乃命周望爲兩浙宣撫守平江。

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上曰：「朕倚雍之强，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爲盜區，皆非國家有矣。」

頤浩聞虜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鋭兵，策應韓世忠，庶幾必擒兀朮。上納之，乃下詔親征。

時除頤浩爲建康大元帥，上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爲相，當收天下之材，而獨私其鄉曲，非公道也。」頤浩過闕，見上言：「自去國，不知金虜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虜人多詐而難測，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

望鑒去歲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江東，或據水鄉，或阨山險，邀而擊之。萬一今冬虜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揺青、齊，分二萬由淮陽以撼鄆、濮。蓋虜之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

公復相，首言：「先平内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清兩寇，非久即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公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絶。江淮之地，尚有巨賊。要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漕運不至艱阻。」至是，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

公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持，乃白於上，下詔戒朋黨，蔡京、王黼門人，有材者聽舉用。

上謂公曰：「劉光世於卿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因以廉、藺事爲戒。又曰：「君相本是一體，不須避形迹嫌疑。」公具奏致怨本末。

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之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公等仰贊：「聖

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爲當記。

公與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檜請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公等感歎，詔書而退。

公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公，共專朝權。❶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專當協力恢復京師。公信之，屢嘗請因夏月舉兵北嚮，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𤫉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鋭。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一作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温、閻皐，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

---

❶「共」，四庫本作「以」，較長。

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争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鋭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窥川、陜。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陜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當如種、蠡分職。」而檜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上乃命公總師，開府鎮江。公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及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上諭公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公惶恐奉詔。

公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光世討平之。公稱疾不進，尋召還。

公進呈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公曰：「卿爲相，當識人物，如大智，擕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

公言：「祖宗官制，内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囑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上注擬，❶士人失

❶「上」，《繫年要録》卷五三「紹興二年閏四月乙卯」條及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〇作「占」。

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初，創沿海制置使，以仇悆爲之，建司於浙西。公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説，事愈不決。」公曰：「誠然。」上曰：「朕自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脱難？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公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公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

時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虔，請分遣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强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歷，回日攷其殿最，以著賞罰。

公自江上回，欲傾秦檜，而未得其便。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公大喜，遂引勝非還朝。勝非知紹興，公薦之同都督，乃奉京祠，兼侍讀。復自内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如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邊報王倫來歸，侍御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遂免檜，仍榜朝堂不復用。

公言今歲必稔，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石，以備軍用。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

萬，分作三軍，何事不成？ 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時召試館職虞澐、沈長卿、石公揆三人。上謂宰執曰：「館職試人，當取實學。朕親覽其程文，如長卿尚懷朋附。」公曰：「惟澐答所問，而公揆文辭荒略。」乃除澐校書郎，餘不預選。

宰執奏，戚里高士曈乞落階官。詔除權四方客省四方館公事，❶仍轉一官。上曰：「士曈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躐等。高爵厚禄，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公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

自宇文虚中使虜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王倫、洪皓、朱弁輩，皆爲所拘。既而粘罕在雲中，遣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至是，公議當再遣使以驕虜意，乃命潘致堯爲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并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以路由東京，令公作書，且以果茗、幣帛遺劉麟。

公與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樁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樁錢，自紹興二年始。

初，李綱爲湖廣宣撫，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公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

❶ 上「四方」二字，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一四敘同事無，疑此處衍。

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勝非曰：「榷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可見長久之利。」

詔前宰執條上攻守之策，公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虜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以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爲援，不可深入，惟敕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齎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爲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吴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❶去歲賊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户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争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 九論海船以閩爲上，廣次之，温、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執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之而已。

紹興五年夏，旱，湖南尤甚。公爲帥，究心荒政，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

❶ 「仙」，原作「金」，據洪本及吕頤浩《忠穆集》卷二改。

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僧牒，誘上户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税亦就秋併輸。全活甚衆。

摭以朝散郎直祕閣，秦檜追恨公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亨求其家陰事。會摭懼罪陽瘖，乃以衆證定罪，梧州安置，於是一家破矣。

或問朱文公以公何如人，曰：「這人麄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朱勝非　忠靖公

字藏一，上蔡人。高宗朝拜右僕射。

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刑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述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于色。公曰：「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黄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二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公曰：「越海征燕山之事可戒。」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

公奏：「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蔡京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家，父子同途。』宰

相劉正夫、王黼之子，尤懦弱，或始十餘歲，而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爲『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爲名言。」

王淵除僉書樞密，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劉正彦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又苗傅以淵出其下，尤不平。上之在維揚也，内侍康履頗竊威福，諸將皆嫉之。傅等脅所部以叛，執淵并内侍數十人殺之。勝非等急趨樓上，苗、劉與其屬列樓下，皆被甲露刃。康允之請上御樓，百官咸在，三軍洶洶，傅乞誅履，上命執履付苗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復請上爲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相，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幕屬將佐曰：「諸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爲國耶？或有他圖？」皆曰：「忠義爲國。」勝非曰：「若果忠義爲國，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李邴亦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兇燄少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群兇殺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附履者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計。」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

動心者。」兩宮以爲然。太后語上曰：「賴用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遂幸睿聖宮，以杭州顯慶寺爲之。太后臨朝，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論機事，不疑矣。呂頤浩、張浚等約共起勤王兵于平江，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年號似可從，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臣俟所召兩使來，諭之力辭，先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此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盧益辭行，二兇之議遂息。張浚以書與二兇，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逆賊，所不能堪。勝非恐生他變，即奏貶浚郴州。先是，浚遣馮轓見二兇，爲陳成敗。勝非奏授轓兵部員外郎。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至是，二兇聞勤王之師來，甚恐。轓知二兇可動，白勝非議復辟事。勝非令轓與二兇議，二兇有許意，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傅無語，正彥尚以爲疑，勝非曰：「勤王之兵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於

是勝非乃使王世脩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及召李邴、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丁未，文武百官詣睿聖宮，迎請復辟。四月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勝非，對曰：「卷簾當先降詔。」乃令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卷簾，并復建炎年號。又奏：「二兇未有以處。」乃並除淮南西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朝廷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康允之謂勝非：「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夜二兇開門以出，倉惶而遁。勝非因力請解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詔江州鈐轄張忠彥受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瑴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爲。故古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

初，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自一碩輸及五六碩。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檐夫、贍軍等，❶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爲姦，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掠之利，故多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紹興二年，公知紹興府，頤浩薦之同都督荆襄諸軍。上曰：「勝非入相之日，值苗、

❶「免」，原作「兑」，據洪本改。

劉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與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公以傾秦檜，遂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公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公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使。

初，因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上諭公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才，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公頓首謝。

上與執宰論北方事，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公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

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爲固耳。」

公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方其争論新法之際，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上詔前宰執條上邊事。公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内外勁兵三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僞，二曰守禦淮江，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虜勢。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三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浚　魏國忠獻公

字德遠，唐張九皐之後。六世祖徙居緜竹。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幹，調恭州録。何㮚薦，召爲審察，除太常簿。光堯即位，除密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建炎三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除禮侍。召對，又除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陰軍馬，除知密院。詔充川陜宣撫處置使，加通奉大夫。二年，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本官提舉洞霄，福州居住。尋以資學提舉萬壽，兼侍讀，召知密院，江上視師。尋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密院，都督諸路軍馬。紹興初，除金紫光禄大夫。七年，加特進，辭，九月，得請，授觀文大學士、提舉興國。言，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九年二月，大赦，復宣奉，提舉洞霄，復資政大學士、知福州，兼帥。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政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秦檜怒，論罷，以特進提舉興國，連州居住。二十年九月，移永州。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已在苫塊矣。三十一年，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十月，復觀文大學士、判潭州，改建康，兼留守。四月，被旨兼措置兩淮，尋兼節制建康、鎮江、江池、江陰軍屯駐軍馬。孝宗即位，召，除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隆興初，除樞使，開都督府。三月，召，降授特進，宣撫江淮。八月，復都督號。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使，仍都督。二年四月，除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除醴泉觀使。二十六日薨，贈太保，加贈太師。

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幹辦。公到官，偏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浚乞於沿江置强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

浚爲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赦書至平江，浚即走介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頤浩寓書於浚，約共起兵。鄭瑴亦遣所親謝嚮，微服至平江見浚，令嚴備而緩進。浚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捂，乃令張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吴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

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説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轓有舊，遣之見二兇，爲陳逆順。先是，二兇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宫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言浚見詆以逆賊，内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他變，乃奏貶浚郴州安置。時兩宫音問，幾不相通。太后遣小黄門密至睿聖宫，❶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啜羹，不覺羹覆於手。頤浩自江寧至，浚乘小舟迓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已發之日。」是夜，共宿城外，頤浩呼其屬李承造草檄文，浚爲潤澤之。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等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内外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欲何爲？」對曰：「某麤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後有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二兇聞勤王師來，甚恐。轓知可動，乃白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

❶「睿聖宫」，原作「睿宫」，洪本作「睿聖」，據張本及《繫年要録》卷二十一敘同事補。

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主上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總兵征伐於外，此最得策。」遂拉二兇同議都堂。初，浚戒轓，乞以鐵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轓遂奏，太后許之，議遂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丁未，駕還行宮，衆情大悦。尋除苗、劉爲淮西制置使、副。時浚兵次臨平，苗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是夕遂開湧金門出遁。浚等引勤王兵入都城，人聳觀，以手加額。浚既見上，召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以浚知樞密院事，時浚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❶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乃以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爲所部。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初，虜寇京東，命范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公奏瓊大逆不道，上以其事付公，公退與劉子羽謀，夜鎖吏於公府中，作文

❶「俊」，原作「浚」，據張本、洪本改。

字皆備，僞遣張俊以千人渡江，❶若捕他盜者。因召俊、瓊、劉光世赴都堂計事。俊將衆甲以來，瓊從兵滿堦，意象自若。食已，子羽坐廡下，遽取敕黄紙，詣前麾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公數瓊罪，瓊愕眙，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以八字軍付王彦，餘兵分隸御營。衆軍頃刻而定，賜瓊死。

浚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時劉錫、趙哲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傅雱、馮康國、王彦、何佯、甄援與俱。❷康國將行，往别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重，自邊事外，悉當奏禀。」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上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爲京西制置，假以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

浚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浚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計，開言蜀民已困，惟榷利尚有贏餘，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偏四路，尋變鹽法，置合同場，收引税錢，與茶法大抵

❶「俊」，原作「浚」，據張本、洪本改。下三「俊」字同。
❷「佯」，《繫年要録》卷二三等作「洋」。

相類，而嚴密過之，來者無所施其巧。

浚至秦川，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即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吴玠，浚與語大悦，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上諭大臣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量賜以答其意。

撒离曷及黑峰等寇邠州，❶浚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虜人因目曰「啼哭郎君」。虜引去。

浚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上不許。

浚聞虜大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虜退，乃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吕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則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韃辣及兀朮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兀朮躊躇淮上，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浚皆不聽。劉子羽争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

❶「寇」，原作「冠」，據張本、洪本改。

欲復歸陜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議遂塞。浚乃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復永興軍。虜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陜西，與婁室等合，而浚亦劄諸路兵，合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以與虜戰。

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虜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虚。浚乃檄召諸路，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劉錫爲統帥。諸軍行至富平縣，將戰，詐立曲端旗以懼虜。虜酋婁室曰：「彼紿我也。」浚時已罷端兵柄，安置萬州。癸亥，婁室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劉錡身率將士，殺虜頗衆，勝負未分，而虜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望見塵起，驚遁，諸將軍亦退，虜遂乘勢而前。

富平戰敗，諸軍還，浚至邠州，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誤國有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檛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以黄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脱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陜西人情大震。

浚以關陜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罪詔須蚤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者。亦有人言其過，

朕皆不聽。」命放罪。

浚聞虜入德順軍，遂移司興州，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録善咎己，人情龘安。

虜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令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

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絶，師徒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初，浚以曲端在陝西，屢嘗挫虜，欲仗其威聲，乃辟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先是，朝廷以端欲殺王庶，疑其有反心，遂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浚入辭，獨以百口保之。及端有白店原之敗，庶乘此譖之，吴玠亦以彭衙之敗憾端，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

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焉。

《西事記》曰：浚之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慎，有志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桀驁。端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廢之。又曰：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摇足則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初，兀术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繼移寨，欲窺蜀。公令吴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兀术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玠遣吴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虜稍却，則以奇兵分擊，斷其糧道，又劫破賊寨，與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术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堇，及酋領三百，甲軍八百，殺賊衆，横屍滿野。是役也，兀术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攜以歸。兀术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僞守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

《西事記》曰：浚之敗，賴吴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能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人疑不實。蓋陝西之敗，皆浚爲之，然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先是，宰執奏：「浚今居閫，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

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既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職仍舊。

公上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

公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乃以王似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詔與浚相見，同治事。浚尋上疏言：「鎮重寬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爲身謀，恐未可仗。且外而劉子羽、吴玠之徒，與虜爲讎；内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皆嘗立破虜之功。各望照知，寖加任使。今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臣慮子羽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終至敗事。臣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大駕，以復中原。❶而或者相爲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

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

先是，監廣州鹽稅吴伸上疏，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

❶「復」，原作「福」，據洪本改。

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將群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御史常同、辛炳俱有論列。疏入，不報。浚既入見，遂赴密院治事。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臺臣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

浚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僞暫和，心必未已，大略謂：「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官，除吴玠、王彦、關師古外，如吴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等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能知人。

初，浚知虜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朝廷已議講解，乃極言其狀。及劉麟引虜兵入寇，上思浚前言之驗，而趙鼎亦乞召浚，既入見，遂命知樞密院。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

從之。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以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令韓琦、范仲淹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若不專責，事無由集。國用亦須委一大臣。」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之，必有效。若今日行，明日罷，徒紛紛無益耳。」松年時僉書樞密院事。

詔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魏良臣等自虜軍回，浚遇之，問以虜事及大酋之語。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等再使。」浚密奏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再往。

浚在鎮江，時兀术擁兵十萬于淮陽，世忠移書與之，爲言「張樞密已在此矣」。初，虜諜報浚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术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兀术見浚書押色動，即强言：「約日當戰！」浚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浚奏捍賊次第，且言：「相持已久，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剋敵者，無不爲也。」上曰：「浚措置如此，虜必不能

遽爲衝突。」參政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虜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媿王導！」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浚仍兼都督諸路軍馬。初，浚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秋上奏曰：「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於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繫天下人心，不可以不蚤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

浚復奏事，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彼其專於自營進身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

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至鎮江視師，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仍關送尚書旨揮。行府關三省旨揮始此。

浚謂：「湖寇楊么據洞庭，實爲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上許焉。初，席益得么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浚至醴陵，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令蚤降，皆懽呼而往。會岳飛兵至，復令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至是，降賊將楊欽乘勝急攻水寨，么窮蹙，赴水死，湖寇悉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屯荆、襄，以窺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入見，上勞勉之，賜賚甚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禄，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内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

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❶『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自不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爲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爲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座隅。

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逮公與趙鼎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

時以雪寒，命賑濟。上謂公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宜早措置賑濟。」公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易惑，多畏則

❶「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作「六」，是。

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澄心静氣，保養天和，庶幾利害紛至而不疑，中興之業可成矣。」

浚以虜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公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公，以示至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僞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公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虚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捂之不暇也。」

初，公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爲用。

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公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禀於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上禀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

公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皆感悦。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

上謂宰執曰：「近日金星犯畢，《占法》『邊有敗兵』。當諭與張浚，令諸帥戒守邊者，天既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

公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内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進屯泗州，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公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會諜報豫有南窺之意，公復往江上視師。

劉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金主聽豫自行，至是分道入寇。先是，劉麟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爲群，人皆疑之，以爲虜僞合兵而至。公奏：「虜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

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趙鼎、折彦質皆移書抵公，欲飛兵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虜騎，與訛里也孛堇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公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公：「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公奉此詔，異議乃息。時劉光世舍廬州而退，公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羊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衆數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❶張俊拒之。楊沂中爲俊統制，公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敢私。」又遣張宗顔等自泗州來，爲其後繼。猊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衆以出，縱大軍乘之，大破賊衆，横屍滿野。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

❶「已」，原作「以」，據張本、洪本改。

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奬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癖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

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自不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哉？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虜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公乃出行淮上撫諸軍，且築廬州城。五月還。

初，以道君皇帝遠在沙漠，公奏遣問安使何蘚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公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鈍，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内重外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資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公獨以身任之，人情賴公以安。每見，必深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圖治，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公草

之。四方災異，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良否。」上曰：「然。」浚曰：「物猶易知，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上曰：「邊事未靖，軍需取於諸路者尚多，斯民重困。他日兵寢，當一切蠲之，雖常賦亦與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實臨之。」浚曰：「聖意如此，天必助順。」宰執奏事，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是險不足恃也。」浚等歎服。

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修身致治之本，薦尹焞置之講筵。有旨促召赴闕，會旱災及酈瓊之變，公力求去，而周祕等交章論之，遂罷職奉祠。祕等復論公跋扈不臣等罪大，乞遠竄。上批浚散官安置嶺表。鼎營救之甚力，且以公母老爲請。上意稍解，遂命分司居永州。

初，朝廷命趙鼎出使，如公故事。將行，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

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功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乃其母妻，甚者指爲跛扈，抑何甚哉！」

時以金國使來講和，大赦。浚在永州上言：「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内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自堯、舜以來，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前後凡五上疏争之。

公知福州之明年，奏言：「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還梓宫，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幸今虜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奇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又明年春，獻緡錢六十萬助軍費，詔獎之。

浚在宫觀，因天申節繳奏《無逸篇疏略》曰：「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高宗，周文王，非徒自享安榮，而有國長久。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是以罔或克

壽。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周王遠甚。」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檜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鑱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歎息。下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今安在。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檜恐公復用也。尤忌公甚，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公，至目爲國賊，必欲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君錫爲湖南提舉以圖公。❶又令張常先爲江西運判，箋注張宗元與公壽詩，亦興獄株連及公。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公

❶「汪君錫」，洪本及《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等作「汪召錫」。

等謀大逆，獄上而檜病不能書矣。

檜既死，上始親庶政，公復官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乃復奏，大略謂：「向者講和，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其豢於富貴，聚斂珍貨，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啟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湯鵬舉等交章論公，「名係罪籍，唱爲異議，以動國是，乞行竄逐」，遂謫居永州。

陳俊卿間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聞其失陜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敞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尋命浚判建康府。

逆亮之斃，其餘黨尚據鷄籠山，而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

上至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首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上嘉納之。

上欲付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楊存

中爲江淮等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録黄，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爾。」乃寢存中宣撫之命，俾專措置。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者，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

浚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

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强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强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

金人圍海州，詔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爲書勉子蓋以功名，子蓋即馳赴之。遇敵于石湫隘，子蓋率精鋭先入，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浚以去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以下公共保明，有冒濫者重罪之。

孝宗即位，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

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宜輔朕初政。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遂就道，至即引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公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于上。

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於是除公江淮宣撫使，復往江上。史浩議欲城瓜洲，下公議。公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虜以削弱之形，怠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政，公所規畫，浩必沮之。

公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爲吴璘之援。上召陳俊卿等，問公動静、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摇奪。」制除公樞密使、開都督府，時虜將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

公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發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

時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以趨虹縣，公自往臨之，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

左右。顯忠圍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虜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邵與李不相能，遂引而歸，虜亦解去。公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公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待罪。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

詔議講和，公累疏争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召公赴行在，公沿途復上疏争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而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内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又曰：「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强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裒吾民膏血，以奉讎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説固曰：『吾將欵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

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欵之，而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貪其富貴，豈復以國事爲心哉！」

先是，朝廷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命使副。公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爲虜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及至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四州不可割之意。虜械昉等，上聞之，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以湯思退與公爲左右僕射，公仍都督。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之。

初，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爲陷公計。俄詔公行視江淮。自公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亦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領節度，且以

檄諭契丹，虜益懼。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罷督府，而以錢端禮、王之望代之。湯思退令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又令穡論罷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

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消息盈虚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静莫違焉。中其至矣。」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西山真德秀跋曰：「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

『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旨。後之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嘗作詩曰：「群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以後並文公語又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虚静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又曰：「公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爲和説，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偪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耻，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

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

論誅范瓊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始也。」

「杜甫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熹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難得。」勉齋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乃正當。」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

宋子飛言，張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賓客盤膝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爲常。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縝密，無疏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疏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上集卷第四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趙鼎　豐國忠簡公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爲樞密計議，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密院，罷，提舉洞霄。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江西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參政，數月，遷知院，川陝安撫處置使，俄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留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院。五年，守左僕射。六年，罷爲觀文殿學士，浙東帥，知紹興。七年，復左僕射。八年，加特進，罷爲浙東帥，知紹興。又罷爲醴泉，爲洞霄，知泉州。十年，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又責清遠軍節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移吉陽軍。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時傳虜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公請遣使督王瓊進軍宣州，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虜歸路，及詔劉光世駐軍蘄、黄，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爲聲援，并爲邀擊之計。或會充于楚、泗，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漸退軍。如尚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

除侍御，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鼎所言四

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初即位，即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紜。願罷之，復舊平糴之法。」

公言：「吴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陜，右視京洛，在三國所必争，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軍於襄陽，前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頤浩在位顓恣，鼎率其屬論之。頤浩聞之，移鼎翰林。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乃詔岳飛掩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又曰：「三省常爲虜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爲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

「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始至建康視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軍府中，多招安强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旅通行焉。

初，詔李横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使夾擊。江西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以横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横與牛皐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横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絶，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

虜僞兵犯襄陽，京西招撫使李横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横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横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横猶未入，而公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公復以銀犒横之衆，且檄黄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横大喜。

有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僉書徐俯以爲恐妨和議，欲斬澤送首劉豫。公固争之，乃命澤以官，且給閒田，處其衆於淮西。

公參政，上令公薦進人才，公即以朱震、范同、吕祉、陳槖、吕本中、林季仲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鼎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

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吴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吴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陜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川陜、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著，已自過人。」

鼎將行，奏云：「陛下軫念西陲，宵旰以圖勞來安輯之方，故遣大臣往將使指，是宜上下勠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惶惶，協濟厥事。若但爲僥倖嘗試之圖，其實何補？今臣備員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所謂兵者，不滿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癃跛倚，吁笑可憐。所賚金帛，至爲微少，猶控顔瀝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令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賓僚，有靦面目。士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體重，有名無實。若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蹤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

公自入參，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壹步，庶可脱。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公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公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公不遣入蜀，以公久有此議故也。公以俊爲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公之策遠矣。

公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

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爲誰，明日拜公右相，朝士相慶。

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鼎曰：「累年退避，虜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乃詔張俊所部往援韓世忠，又令劉光世移屯建康，定日起發。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動搖，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虜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虜僞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侔。然漢敗王尋，晉敗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吴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

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虚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等敢不竭駑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争鋒？兵家以氣爲主，❶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

公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終不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上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擿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

❶「主」，原作「良」，據張本、洪本改。

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别君子小人用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二月回鑾，始議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樗語録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説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沖待士，犯顔敢諫，凡内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託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公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❶

❶「頤」，原作「顔」，據張本、洪本改。

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㮰耶！乃敢託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爲尊魂；居正爲强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嵲，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内高品黄彦節也。」鼎即呼彦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

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者，庾、與求皆不能平，曰：「三省、樞密，乃奉行行府文書耶？」明年相繼以疾求出。

御書《尚書》賜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又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攘夷。」鼎等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佛舊例，立爲轉員之法。

上曰：「范温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内帑絹二千匹賜之。」公等曰：「陛下内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宫中未嘗妄費，雖内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時貴州防禦使從玉從爰。在宫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强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宫門内，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宫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

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致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沖、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沖，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

地震，詔罪己求言。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一殿，而常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事，今費用大而科斂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蚤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既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説，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

鼎上《神宗實録》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黄，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上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卿等當留意擇守令，庶幾百姓樂業。」鼎曰：「臣等敢不躬聖訓。」

上又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來之路。」公曰：「彼乍歸無所居，尤當賑助之。」

上曰：「邦用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揀三十人出之。」鼎曰：「節省之道，始自宮庭，此陛下盛德事也。」

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遠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鼎曰：「願少寬聖慮，强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爲叢冗。至是鼎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爲姦矣。

上與宰執論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必賞必罰而已。淫刑以逞固不可，苟有罪，豈可以不刑？」鼎曰：「近時贓吏，雖不棄市，亦杖脊刺配，且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爲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初，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宰執進呈，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緝治之力。」

内侍盧公裔致仕在蜀中，自請赴行在，上謂宰執曰：「斯人極不良，今若歸内侍省，必欲侵外事，若與外任，必陵同列，只宜祠觀。朕宮中小黄門數十輩，聊備灑掃趨走，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及近時之變，不得不防微杜漸。」公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❶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

❶「浸」，原作「侵」，據洪本改。

「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時久不雨，上以爲念，謂宰執曰：「昨晚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重祐。」

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爲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鼎曰：「陛下以仁宗爲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然若符節矣。」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絶，始不爲巨猾所制矣。

户部言，知閤門事潘永思添破食錢不應法。上謂宰執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之何。」鼎曰：「知閤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横行，故俸差厚，永思官小，月得

四十餘緡，所以用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禄以賞戰士。」於是鼎等再三稱道聖德。

上諭鼎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則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爲諫書耳。」

先是，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吕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意在恢復，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鋭，當使展盡底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朝，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公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迹。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張浚求去，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觀望，故因上問及之。

鼎至，屢辭，且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吕本

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

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静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鼎上重修《哲宗實録》，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

朱震卒，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甚惜之。」鼎曰：「尹焞可繼震，震亦嘗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只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爾。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伯諸侯。

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上數令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初，劉豫軍既遁，張俊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寇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静不動，使罔測，渠未必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苦甚，還未閲月，居處種種未定，仍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虜廢豫乃已。淮上卒不遺兵，竟亦無事。

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異日咎今失此機會，乞召諸將。」上曰：「不須恤此，今須與虜議和。梓宫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吴國長公主入見，留宫中三日，仍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上語之曰：「官爵豈可私予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當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蓋主乃哲宗之女，上之姊也。上以語宰執，鼎曰：「陛下行家人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詔修《徽宗實録》，以公兼提舉。公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

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公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

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贓吏一身取錢爾，繆吏爲州爲縣，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於贓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贓。」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

公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蓋照臨如此。❶

上謂宰執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公曰：「假使虜人與我

❶「蓋」，原作「益」，據張本、洪本改。

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

虜使烏陵思謀來，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虜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豈不見效！」鼎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虜定之期矣。」思陵等見上，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鼎接之，如見從官之禮。

侍御史蕭振，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與鼎合議，以爲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摇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時檜力勸上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嚮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説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群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則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

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召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

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嘆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説何事。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不然也。

王庶謂鼎曰：「公欲去，蚤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❶乃就津亭設筵，鼎至，即一揖，登舟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公「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公「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没官錢十七萬緡」。章三上，責散官，興化軍居住。諫議何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中丞詹大方論公，移吉陽軍。時公子汾力乞侍行，公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吕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吕顧其子

❶「檜奏」，原作「檜秦」，張本作「秦檜」，洪本作「檜奏」，《宋史全文》卷二〇中敘其事同洪本，義較長，據改。

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吕之意。」微仲，大防字也。

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之，遣人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而卒。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

公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吕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公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公之能知人也。

戊午歲，張九成爲禮侍，吕本中爲中書，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檜爲變色。及公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爲言檜語，因曰：「秦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公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所謂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

乎？」公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政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公言非人所能爲，信哉！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如何？」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概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老草和了。」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五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州，加祕撰。虜陷京，詔爲兵馬副元帥。康王即位，加徽猷待制，知襄陽府，又知青州。李綱薦爲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殿學士。建炎二年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

窩离不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構奉淵聖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既出城，雲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爲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張皇賊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之，雲憾公。王至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公説王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磁人遮王馬，諫毋北去，從臣皆勸王回相州。會京師使人齎蠟詔，命王爲兵馬大元帥，公副之，速領

兵入衛。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王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彦等執講和之説，請王移軍東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公進屯開德，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合，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兵至韋城，與虜大戰，敗之。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公言：「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衆議不可。公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併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康王大悦。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彦等以公爲狂譎不情，公亦詆伯彦等爲失策。公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詣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賊有詭謀，❶即援兵已到，無能爲也。」伯彦等執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王許之。

澤自朝廷徇虜意，❷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㮚請上於輔衣屑礬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遣張澂以蠟封詔行，澂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

❶「詭」，原作「跪」，據張本、洪本改。
❷「澤自」二字，疑不當有。

兵。公怒，命將士射之，澂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陳淬曰：「虜方熾，未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乃命淬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長垣。澤既敗虜，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澤爲書與諸道勤王帥，勸督兵入援，趙埜、范訥皆以爲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虜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祖宗基命之地，柰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闕，綱爲薦公，上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人情麤安。

有虜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公時即白留守械繫之，且以聞于朝。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虜使于別館。公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欵何其厚，而於國家訏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强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虜使，未達朕心。」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襲衣金帶。

汪、黄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群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

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欲棄之以遺海䧿一狂虜！」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汪、黄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争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撝請行，公大喜，即以鋭卒五千授之。撝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即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弈，寮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逵，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鋭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遇虜大戰，爲虜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以無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虜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虜游説，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

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死以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虜中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群盜聚城下，❶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餘皆脅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賫詔書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

❶「群」，原作「郡」，據張本、洪本改。

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爲牓文，散示陷没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公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故請上還京尤力。

公聞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制置兩河。彦所部勇士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主」。號八字軍。彦方繕甲兵，約日趣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公憂憤，疽作于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虜，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公没，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之。

公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

潁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所招群盜，復去爲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即可整頓，乃爲汪、黄二相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群盜四出，爲山東淮南劇賊。」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六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楊沂中　和國武恭王

字正甫，[1]　崞縣人。高宗賜名存中，除太傅，爲醴泉觀使。孝宗朝都督江淮軍馬。

李成叛，時江東大帥吕頤浩駐軍左蠡，以守其境，而江南招討使張俊方會諸將，議所以破賊，皆欲分道而進。王時爲右軍都統制官，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不相下，岳飛亦密爲之定計。俊乃急趨南昌，與賊夾江而營，飛請自爲先鋒擊之，王由上流徑絶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鋭卒數萬來犯，王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攻其前。」王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前後夾擊，大破之，俘獲數萬。俊以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盡殺之，遂復江州。王追成於江、均、蘄之間，與統制官趙密合擊，又大破之。

上謂宰執曰：「朕已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之兵，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爲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牧圉，未半歲，軍器果張，上益眷之。

[1] 「正甫」二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存中職殿巖，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遊弈、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爲天下冠。存中又製諸軍戎仗，以剋敵弩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發，而此三發矢矣。

初，張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世忠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至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兵爲患。趙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

宰執閲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吴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吴進聞之，刺「好漢吴進」作褙心，每閲兵，則披以示衆。

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侍御張絢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宫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柰何中軍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遊觀之美。衆目所視，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欲望體問因依。」詔沂中坐罰金。

《事實》曰：前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并力討滅麟、猊二賊，然後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諜言二賊之後，虜騎不斷。知兵者亦謂虜使麟、猊爲前驅，以

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枝梧不暇矣。鼎復移書與浚云：「使張、楊協軍掃蕩之後，虜騎未必不望風而退。」蓋兵家之勢如此，樞密院折彦質亦書言之尤切，鼎爲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也。」

時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沂中爲俊統制官。浚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又遣張宗顔等自泗州來，爲其後繼。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至藕塘，與猊遇，遣吴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宗顔等亦俱進，賊衆大敗，横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與孔彦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右司諫陳公輔言：「濠梁之急，浚遣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又沂中之勝，以吴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朝廷亦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加俊三鎮節度使，沂中加保成節度，主管殿前司。

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

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兵，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胡世將請因此風勵諸將。

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沂中別選軍代之。」

上謂大臣曰：「屢戒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耗蠹國計。」

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爲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以劉錡兼領，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領之。

先是，存中以少師，趙密以使相，並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事。起居舍人兼中舍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浸如石顯之比。於是樞臣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制，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乞各爲班著。」故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請假，則立西班。

存中領殿巖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其過，存中亦累章告免，乃以趙密代之，存中進太傅、同安郡王，奉祠。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

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爲法。」

逆亮入寇，遠近大震。上召存中同宰執對于内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虜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秋。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以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逆亮在瓜洲鎮，上急差存中措置守江，存中與虞允文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泊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尤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亮聞李寶焚其戰艦，而成閔方順流而下，愈忿，乃還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乃謀弑亮。

存中、允文等黄旗奏報，已殺虜酋完顔亮，朝野相賀。時存中、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虜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絶江而北。上嘗謂陳康伯及湯思退曰：「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孝宗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其祖宗閔，爲永興軍總管，戰殁。祖母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

卒爲名將。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爲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韓世忠 蘄國忠武王

字良臣，延安人。年未冠，以敢勇應募，始補守闕進義副尉，累遷武節郎。欽宗朝轉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正任單州團練使、嘉州防禦使。高宗在濟，扈蹕如南京。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始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平苗、劉，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授武勝軍節度使，江浙制置使，除檢校少保、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除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加太尉，餘如故。又除江東西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除開府儀同三司，❶淮東西宣撫使，泗州置司。四年，以淮東宣撫使鎮江置司。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安撫處置使，駐楚州，兼節制鎮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横海、武寧、安化節度使。九年，授少師，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秦檜收其權，拜樞密使。上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上格其奏不下。連疏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十二年，封潭國公。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

❶「開」下，原衍「封」字，據張本、洪本删。

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册拜太師。八月四日薨，年六十三。贈通義郡王。乾道四年，追封蘄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嘉泰四年，立廟鎮江府。

王風骨偉岸，目瞬如電，蚤年鷙勇已絶人，有日者嘗言其當作三公，怒其侮己，歐之。

銀州之役，夏人嬰城自固，王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俄以重兵次蒿平嶺，王鏖戰，解去。忽一騎士鋭甚，王問俘者，知爲監軍附馬兀唦也，躍馬斬之，賊大潰。

方臘反，江浙震動，王從王淵討之。至杭州，賊張甚，大將惶怖，王請以二千兵伏擊之，乃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賊據睦州清溪洞深巖，王前行溪谷，❶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擣其穴，格殺數人，擒臘以出。

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王與蘇格等五騎，❷逢虜騎二千餘，❸從者失色。王遣列于高崗，戒勿動。值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勢。王躍馬薄賊，迴旋如飛，虜分爲二隊，據高阜，王出其不意，突其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譟，虜大亂，追斬甚衆。

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武鬍及徐進、青社張先等，皆萬人，王次第擒滅，振旅而歸。

勝捷軍潰於河北，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爲亂，宣撫使李彌大遣王襲擊之，臨陣斬

❶「前」，洪本作「潛」，較長。
❷「五」，洪本作「五十」。
❸「二」，洪本作「三」。

福，餘衆猶滿萬。王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真定失守，王知王淵守趙，遂亟往。虜至，聞王在，攻益急，粟殫援絶，大雪夜半，王將三百人擣虜營，虜大亂，盡遁。後自虜來者，始知大酋被創死，故衆不能支。

高宗初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次南京。虜逼城，人心恟懼，王據西王臺，力戰却虜。翌日，酋帥領數萬至，王兵僅千人，遇之，即單騎突斬酋帥，虜大潰。郡守率父老迎謁感涕。還濟陽，因扈蹕如南京。

上幸維揚，王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王獨入其壘曉之，悉聽命。

王微時，王淵待之絶等。苗傅殺淵爲亂，王奮發討賊尤力，乃即海道赴行在所，張浚等知王至，❶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常熟，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張浚曰：「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人甘言誘賊矣。」王兵寡，浚乃分張俊兵二千借王。二凶矯制召王，王乃陽爲好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凶許之，時俊亦遣兵於吴江，有步將安義，陰結二凶，欲伐俊奪其兵，❷斷吴橋以應賊。俊乃遣王屯

❶ 「浚」，原作「俊」，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三趙雄撰《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原勳之碑》：「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據改。下五「浚」字同。

❷ 「伐」，張本同，洪本作「代」，較長。

秀以伐其謀。王至秀，乃稱病不行，而造攻具，二凶始駭。呂頤浩亦來，王郊迎，呂問曰：「賊計無它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時王妻梁氏及子亮質傅軍，王不顧。會隆祐太后宣見梁氏，執其手泣曰：「太尉來救，可令速清岩陛。」傅先遣其弟翊伏赤心軍于臨平，伺擊勤王之師。王曰：「乳臭兒乃敢爾耶！」翊招王兵出戰，王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之。」翊等敗走，苗、劉引兵出遁，王入城擒賊黨王世脩、吴湛，皆戮之。

王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等。傅等寇浦城縣，王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王使統制官馬彦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王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正彦。有舉人程妥者，崇安人，時擄在傅軍，乃爲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入，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妥及其愛將張政，西走劍鋒村，爲土豪詹標所邀。苗留數日，妥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于朝。

賞王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爲國夫人，給内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

上召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同議駐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以爲當往吴越，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令内侍押三人就都堂議，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

欲往吴越，吴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之湖南。」頤浩曰：「誠如聖訓。」

頤浩奏請益兵以討李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不能及。」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世忠軍爲助。」上曰：「虜騎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邊防未息，朝廷不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破膽矣。」

世忠先屯焦山寺，以邀虜歸。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毋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虚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❶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脱，詰二人者，云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壻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韃辣在濰州，乃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爲兀术聲援。

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黄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术

❶「喜」，張本作「兵」，亦通。

求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兀朮語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

先是，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宫，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篷，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兀朮乃得絶江而遁。

有詔：「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嘉擢。其告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册。」

世忠爲其子亮請換文資，詔許之。諸將以文資禄子孫始此。

上謂宰執曰：「朕爲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嘗與世忠議此否？ 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至四更不寐。朕與卿等固有定議，可更召侍從官，日輪至都堂，給札條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頤浩曰：「謹奉聖訓。」

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置司池州。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賈、寇事戒之。

世忠遣杜琳、解元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金人已約和矣，可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宰執奏：「乞以世忠所報蕃僞兵犯承楚事付奉使魏良臣，往軍前商議。」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儻得淮南百姓安業，即内帑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户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内帑所有，專一養兵。」沈與求曰：「陛下爲民之故，捐内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

遣魏良臣爲奉表通問使以使虜，虜已定議出師，而朝廷未知。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奬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虜僞合兵入寇，上以御札賜世忠，略曰：「虜氣正鋭，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

淮東宣撫韓世忠奏已過江拒賊。上曰：「世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户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其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遥制！」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

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世忠置酒與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术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揹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孛堇撻也。兀术走還泗上，乃召良臣，責其賣己，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虜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亦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陳桷與旻等具舟載之，獻于行在，且言使臣戰没者三十餘人。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韃辣在泗州，而兀术屯於竹塹鎮，嘗以書幣遺王約戰。王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持橘茗爲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

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時虜師既爲王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兀朮夜引還。虜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世忠與光世等入覲，世忠奏「虜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争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及朝辭，趙鼎等侍立，上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吞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蔽，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劉豫紿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懽。虜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烈士當以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昔寇、賈深憾，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憾結歡。」二人皆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嘗有違言，至於安國家，不敢分彼此，況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丁寧訓飭，臣等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上詔内侍出内金盤尊斝，賜二帥酒一行，并以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上曰：「光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爲朕削平僭叛，尅復疆土。」

都督張浚出勞師，至鎮江，召王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王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上，移屯楚州。上以手札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

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時山陽殘破之餘，王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而耻之。軍壘既成，王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奬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

上幸建康，次下蜀鎮，謂宰執曰：「道中閲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應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聽命。」上然之。

秦檜當國，堅主和議，王以爲不可，伏兵洪澤，詐令爲寇，候金人使至，欲劫之壞其和議。爲其將郝辨密告于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方使金國，昉密白肖胄，故肖胄及金使由淮西而去，王不能劫。檜甚銜之。

宰執奏世忠、俊皆入覲，檜曰：「臣嘗謂世忠、俊兩大將，上倚之如兩虎，各能守藩籬，使寇不敢近。」上曰：「此喻未切，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

世忠圖上淮陽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温濟諗于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禀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人，人不以爲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

世忠引兵趨淮陽城下，爲虜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虜易與耳。」復乘鋭掩擊，賊敗去。尋賞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横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自此始也。

上令世忠移司鎮江，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皇太后回鑾，以北方聞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上謂宰執曰：「世忠欲獻一駿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辭『無用，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已和，豈復有戰！』朕曰：『不然。虜雖講和，備何可弛？和議豈足恃乎！』」

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内紛擾，淮陽兵所屯，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虚襲之。」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夷狄守信義乎？」

時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中丞王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張俊之於劉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李、郭以忠義泣别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

王遣統制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虜入

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又遣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僞守王山，并獲虜人押至行在。父老請裒金帛以犒師，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上謂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

上命俊、飛如楚州，撫定世忠之軍也。飛視兵籍，始知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

王在淮東與虜戰，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有趙榮、王威者，以宿、亳二州來歸。及王倫抵東京，兀朮首問榮、威，必欲得之。尋詔遣還，王以書與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

王既不主和議，又切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之。言者因奏世忠罪，上留章不出，王乃力丐閑。除太傅、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

得見其面云。

王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慓悍絶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强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鍪，連鎖之甲，斧斤之有掠陣，弓之有剋敵，皆王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强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絶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

晦庵曰：「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厮挡出來耳。」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上集卷第七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劉光世　鄜國武僖王

字平叔，延慶之次子。宣和二年，以平方臘功，爲鄜延路兵馬副總管。康王發濟州，以所部兵來從，以爲五軍都提舉。上即位，以爲御營使司都統制，後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平張遇等寇，加檢校少保，加太尉，御營副使。後除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度使。紹興二年，加寧武軍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五年，加少保，静武、寧國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後趙鼎言論罷，爲太一宮使。九年，加號「和衆輔國功臣」，復陝西五路宣撫使，封雍國公。後臺論罷宣撫使，改萬壽觀使。十年，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十一年，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于行在。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有四，贈太師，謚武僖。開禧元年八月追封鄜王。

韃辣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公守鎮江，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人，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詔遣仇悆往鎮江，究乏糧之實。上曰：「光

世一軍，月廢廩給萬數，❶如此宜速謀屯田。」富直柔曰：「辛道宗具陝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宗尹曰：❷「容細議之。」

公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之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也。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爲虚言，當見之行事。」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歎上馭將得其道，因其言而誘掖之也。

上下詔親征，時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而三大將權均，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矼、田如竈往分之。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仍進屯太平州。

賊軍東路劉猊所統既敗，引數騎遁去。西路劉麟所統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公乘勝追擊，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須之物，不可勝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遣公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公兵所圍，勢蹙乃降。

張榮敗韃懶於泰州，獲其壻盆葦，俘馘不可勝計。榮聞公在鎮江，乃遣人獻捷上功狀，公聞于朝，尋以榮知泰州。

❶「廢」，洪本作「費」，較長。
❷「宗」上，洪本有「范」字。

公爲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絶倫，一以當百者。又自出新意，造尅敵弓，斗力雄勁，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税、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七千緡。轉運劉景真告乏于朝，詔通融應副。宰執進呈，光世乞與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豈容有異！」又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更汰其使臣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待作手書與之，不用文飾，只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遂賜光世手書及玉帶。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光世軍儲抑省，則國用少紓矣。」

又罷平江府織御服羅。❶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金虜犯淮，公遣酈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池，乃輕兵間道，徑趨光州急攻，城欲破，僞知州許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

僞齊分道入寇，公駐兵廬州，與楊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將精卒安豐出謝步，❷遇賊將，皆敗之。

僞齊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公遣王師晟破之，盡俘其衆而還。加公三鎮節度使。

---

❶「羅」，张本作「局」。

❷「安」上，《宋史》卷三六九《劉光世傳》、《繫年要録》卷一〇六敘其事均有「自」字，較長。

張浚入見，因獨對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上令與趙鼎議，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及鼎去位，浚必欲罷之，而命吕祉先往淮西撫軍。詹至遺浚書曰：「吕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與酈瓊輩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擇軍中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爲德副。」會祉還朝，而瓊等訟德于督府，乃命德還建康，而復命祉往節制之，祉密奏罷瓊而被害。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可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秦檜退而稱上馭諸將深得光武遇功臣之意。

公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於四更。朕於宫中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舊賢勞爾。」詔以光世爲萬壽觀使。光世蚤貴，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咎之。

張俊　循國忠烈王

字伯英，秦州三陽人。少爲弓箭户。政和七年，爲都指指使。❶ 靖康

❶「都指指使」，四庫本及《宋史·張俊傳》作「都指揮使」，當是。

中，加武義大夫。見上於元帥府，擢後軍統制，轉榮州刺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貴州防禦使，進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上即位，除御營前軍統制，權秦鳳兵鈐，帶御器械。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寧軍承宣使。三年，平苗、劉，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❶四年，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加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尋改江西招討使。紹興初，改江淮招討使，拜太尉。四年，爲浙西江東宣撫使，屯建康。尋改淮西宣撫。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江東宣撫使。六年，改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屯盱眙，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充淮西安撫使，屯廬州。八年，賜「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進少師，封濟國公，兼河南招討使，兼樞密使。十一年，加太傅、廣國公，進益國公。十二年，罷爲醴泉觀使。後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十六年，改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二十一年，拜太師。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王初勤兵從梁揚祖勤王，大元帥見其英偉，擢用之。張澂自京師來，賫蠟封，詔大元帥以兵付副帥，還京師。上以大計問王，王曰：「此虜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乃天授，豈可徙彼？」因請進兵。上許之，遂之濟州。已而聞京師陷，王勸進，上涕

❶「制」，原作「招」，據洪本及《宋史·張俊傳》改。

泣不許，王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上乃過應天即位。

建炎初，王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

虜犯明州，王自越州領兵至，時已無船可載，王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虜。王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歲餘，賊至，王令統制官劉寶先與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横衝之。既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舍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

王爲江淮招討使，討李成，入辭，頗言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爲朕攻一郡若何？」王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爲？」俊大以爲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王曰：「臣何爲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誓必擒成以獻。

宰執奏張俊行軍事，李回曰：「俊軍極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奬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赤，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矣。」

王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王追殺之，成遂遁，於是王軍有鐵山之號。

趙鼎因奏事言：「比張俊遣使臣來，説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

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王爲神武右軍統制，發所部屯婺州。有司請合用錢，理須樁辨，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祖宗以來，行於諸路爲便。詔户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王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禄子孫，自此始。

王爲江東宣撫，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之。

王爲淮西宣撫，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用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須極愛惜。王嘗奏：❶『軍中費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趙鼎奏王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

❶「王」，當作「張俊」，此爲高宗語，下文「朕語之」可證。《中興小紀》卷二三、《繫年要録》卷一一四等記高宗此語均作「張俊」。此處所引當爲張俊行狀、碑、銘一類文字，稱張俊一例作「王」。

卒。此朕之深意也。」

王引兵還建康，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羡於光世，何耶？」王惶懼頓首，至流涕，誓以死報。

上召王至宮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争利，勿興土木之工。」王悚息承命。王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

樞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王軍下張宗顔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三千人屯太平州。

《默記》曰：「戊午夏，庶視師江淮，移偏師張宗顔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悦。大理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卿能爲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王之言。

王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徑往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虜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賊營，降僞守馬秦，乘勝趨亳，與王會，又下之。王軍

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王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爲多。

王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王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享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

兀朮復犯泗州，詔王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王命其姪統制官子益提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賊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虜久不至，王以問鎮江守劉子羽，子羽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也。」

王與副使楊沂中爲腹心，而與淮北宣判劉錡有隙，故拓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時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王，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諸將議班師，王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王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王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洲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相妨。啟行纔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益急，王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

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兀朮，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兀朮可也。澶淵之役，韃覽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是日沂中渡

江，遂歸行在。王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洲。王兵八萬，皆强壯精鋭，爲諸軍之冠。

上遣王與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虚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遣二將，使按閲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閲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莫將等使虜回，上曰：「將等來，虜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爲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常與之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王因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不在朝廷，在將帥。」王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者，有守營者，凡所謂戰功者，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王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密院，以王爲樞密使。王奏：「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乞撥屬御前。」時王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王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上未許。至是邈又言其過，王乃求去，遂罷職，加三鎮節度，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

上臨王喪，謂秦檜曰：「張俊遽亡。曩日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斂，命内

侍張去爲護葬事。王麾下將佐，如楊沂中、田師中、王寶、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帥，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衆。

上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吴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上集卷第八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岳飛　信國武穆王

字鵬舉，相州安陽人。靖康初，隸宗澤軍，轉武翼郎。建炎初，上即位，上書忤用事者，奪官。尋詣河北招討司效用，與王彦不協，復歸澤軍，爲留守司統制，以奇功轉武功郎。三年，轉武經大夫，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尋充神武副軍統制，權留洪州，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紹興二年，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湖帥司都總管。三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召，九月至，引見，詔落階官，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又除江西舒、蘄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又除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辭，不許。移屯鄂州，加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五年，入覲，加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封公，荆襄招討使。六年，兼營田使，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駐襄陽。丁母憂，即日起復，命職位中增河東路、節制河北路。召，七年正月入見。二月，起復太尉。三月，扈從至建康，又令節制光州。夏，詣督府議事不合，上

表乞解兵歸廬山。上連詔還軍，力辭，不許。以和議成進秩，不受，三詔乃拜，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加少保，兼河南北、陝西諸路招討使。有詔班師，上章請罷致仕，不許。召。十一年，秦檜主和，召授樞密副使，請還兵，罷宣撫使。入覲，檜益憾之，力請解兵。万俟卨章再上，不報。羅汝檝六章，亦不報。八月，授萬壽觀使，奉朝請。檜譖之，囚於棘寺，賜死，年三十九，一家皆遠徙。孝宗即位，追復元官，改葬，録其子孫，立廟鄂州。

天資敏悟，强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吴《兵法》。家貧，拾薪爲燭。爲文初不經意，人誦則辯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者。

初見上於元帥府，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兵相持滑州南，虜兵至，王迎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

上即位，王上書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親率六軍，迤邐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招撫河北，一見王，與語大悦，待以國士，補官俾將中軍。因問時事，王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争關，是以虚名受實禍。今爲招撫計，直有盡取河北地，以爲京師援爾。」

從王彦渡河,至衛州新鄉縣。王約彦出戰,不進。王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舞而示諸軍,諸軍鼓譟争奮,遂拔新鄉,擒千户阿里孛。又戰,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又破之。益北擊虜,戰于太行山,擒拓拔耶烏。居數日,與虜遇,王單騎持鐵鎗,刺殺虜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號者,走其衆三萬。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説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充不聽。金人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王扣寢閤諫之,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竟不出。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王敵虜,戰方酣,王瓊先遁,獨王力戰。暮後士卒乏食,諸將皆欲叛去,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兀术入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六戰皆捷,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砲車器械,乘其亂交擊,大敗之。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軍來也!」争來降附。

虜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戰于清水亭,虜大敗,横尸十五里。兀术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人混虜中,擾其營,虜驚,自相攻。兀术次於龍灣,王自牛頭山馳至南門,與戰,大破之。兀术奔淮西,王入城撫定,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久之。王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

嘉納。

紹興初，上命張俊討李成，俊請以王軍同討，王至鄱陽與俊合。三月，次洪州，俊召王計之，曰：「某與李成數戰不利，爲我計之。」王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出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願爲先鋒。」俊大喜。王潛出賊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王以紅羅爲幟，刺「岳」字其上，白之。平明，選二百騎，建旗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大敗走。賊將馬進走成所，成怒，引兵來，王遇之樓子莊，大破之，殺馬進，成走降僞齊。

曹成亂，執向子諲，據道州、賀州。命王捕之。王入賀州境，夜焚賊寨，成奔桂嶺，竄連州，嶺表悉平。三年，召至行在所，諭令係金帶上殿，賜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

虜侵淮，圍廬州。上賜札曰：「淮報緊急，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王遣牛皋渡江，自提兵趨廬州與皋會。僞齊五千騎逼城，皋以所從騎遥謂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見犯！」虜衆愕視，及張岳字旗、精忠旗示之，虜衆自潰。王令皋追擊，虜相踐及殺死者相半，廬州平。

上賜札，令王具守禦策。公奏曰：「金、豫皆有可取之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來春即可措置營田。陛下欲屯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六州之屯，且以正兵二萬爲固守計，就撥湖南、江西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攻守皆利

也。」襄陽重地，既爲僞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莫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爲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上命飛收復襄陽，飛率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沈昭遠往總軍餉。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虜，虜、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既收復襄、郢，粘罕聞之必怒，況今已是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儻虜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若依前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也！」

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董先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虜、僞合兵，屯鄧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邀擊，大破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軍聲大振。捷奏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飛自池州來朝，召見，加鎮寧、崇信節度，賞淮西之功也。

飛爲荆湖襄陽制置使，主兵八萬，至鼎州，討湖賊楊太。太爲其下所殺，楊欽領其

衆數十萬以拒命。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爲防秋之計。會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爾。」浚曰：「恐妨防秋之備。」飛請浚少留，限八日擒之。乃遣飛往。初，任士安、王俊、郝政領兵二萬餘，慢王瓊，不稟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小舟入水寨。賊將陳瑫内變，劫僞太子鍾子儀船，獲金交牀與龍鳳簟等，詣飛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殆盡，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千餘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誠，果應「飛來」之讖。於是浚言：「除楊么就戮外，招到黄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

李龜年記録《楊么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爲之語曰：「有能害我，須是飛來。」蓋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值大旱，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爲巨筏無數，賊不意，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汊已滿，舟爲所礙，不能遁，戮死外，盡招降之。「飛來」之讖，於是乎驗。

飛謂出軍每以乏糧爲患，京西、湖北平，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戍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

逆豫有南窺之意，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

張俊既城盱眙，遂進屯泗州，飛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上發臨安，先詣上天竺寺燒香，道旁有執黄旗報捷，乃飛遣王貴、郝政、董先攻下虢州寄治盧氏縣賊衆，獲糧十五萬石。上至臨平鎮，於舟中與宰執論飛之捷，上曰：「飛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勝計，然兵家不勝，惟慮敗耳。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

上詔公入覲，參謀官薛弼亦移書促公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公以手疏言儲貳事，銜風吹紙動摇，飛聲戰，讀不能句。公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小曆》所載，按飛《家集》乃云：詔飛援順昌，時將發，手書密奏，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視毋忘復讎之意。」張戒《默記》曰：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計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悦，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

弼又曰：「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飛字鵬舉，故隱其語，但曰「鵬」云。

飛陞宣撫使，因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餘隸飛，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上疏論恢復，略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劉豫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悉復。至於東京諸郡，❶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惟願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鋭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啟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也。」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會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議遂寢。

飛奉詔詣督府與張浚議，而淮西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飛曰：「王德

❶「東京」，《金佗粹編》卷一一作「京東」。

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統制，仍命吕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等夷，素不相下，吕尚書雖通材，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爲念耶！」飛去夏以内艱奪情莅職，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憲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上速詔飛還軍，飛力辭。詔屬吏造廬起之，飛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❶浚竟用王德統淮西軍，而以吕祉監之，果召變。

上與宰執言飛未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陜，欲併統淮右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于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雖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王庶出視師江淮，飛以書與之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虜人敗盟，公遣將李寶、孫彦與虜人戰于曹州，屢敗之。大戰于宛亭，敗之。寶又及虜人戰于宛亭縣，敗之。又遣牛皐戰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黄河上，又敗之。又

❶「宗元」，原作「宗言」，據張本、洪本改。

遣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❶敗之，復潁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政戰潁昌府，敗之。又遣將王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其將劉政劫之於中牟縣，敗之。又遣將張應、韓青戰河南府，敗之。又遣將楊遇戰南城軍，敗之，復河南府、南城軍。又遣將粱興、董榮戰絳州垣曲縣，敗之。興又戰孟州王屋、濟垣兩縣，敗之。公與兀术戰堰城縣，敗之，再戰，又敗之，殺其將阿李朶孛堇。張憲又戰臨潁縣，敗之。王貴、姚政與兀术大戰于潁昌府，敗之。又命張憲、傅選、寇成戰臨潁縣，敗之。公屢獲捷，方欲深入，而宰相秦檜陰助虜人，勸上累詔班師，公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尋復失之。和議成，公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韃辣、兀术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見之。時世忠、岳飛、吴玠、吴璘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虜得其蠟彈旗牓，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繼來，❷而暗遣姦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酋相視無語。

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

❶「制」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❷「繼」，原作「係」，不通，據洪本改。張本作「既」。

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

公既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又詔爲宣撫使。時淮東、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張俊皆已立功，而公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公先皆屈己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公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悦，而俊益忌之。公參謀官薛弼雖每勸公調護，而幕中之輕鋭者，復教公勿苦降意，於是公與俊隙始深矣。

初，上詔公以兵援淮西，公念前此每勝，復被召還，乃以乏糧爲辭。及濠州已破，而公始來援，故俊與檜皆恨之。

《小曆》載飛先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虜之入寇，上命飛以兵援淮西，飛力疾即日就道，上賜詔奬之。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爲言，飛不爲止。時賜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糧餉之艱，卿不復顧。」俊疑飛漏其言，歸朝，乃倡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爲辭。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守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歸，復反其言，謂飛欲棄山陽，與檜謀，令万俟卨劾飛對將佐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始有殺飛意矣。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于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乃密奏上，以拓皐之捷召世忠、俊、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公獨後。檜與參政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宴具。如此展期以待

至六七日。及公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使，公爲副使。惟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也。

王次翁《敘記》曰：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韓皆欲先事深入，唯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温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其年拓皐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至，而飛獨未來。檜爲相，先臣參政，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爲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受元樞之制，既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檜，謀之已久，雖外示閑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脱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自兀术復取河南，飛深入不已。兀术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爲河北

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置飛於死地矣，先以淮西、山陽之事罷之。右諫議万俟卨言：「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提重兵十餘萬，無横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摇動，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其言如此，朕何賴焉？」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之知也。」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故部曲也。張俊知貴、俊於飛、憲有間，遂誅俊告憲謀還飛兵柄於貴，執憲歸于張俊行府，院吏以爲密院無訊囚法，俊不從，自鞫之，使憲誣服，以爲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械送行在，下之棘寺，逮繫飛父子。初命何鑄治其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遂誣飛父子致書于憲、貴，令虚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皆已焚矣，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評所指淮西事爲言，遂以逗遛詰飛，而所賜飛之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而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考掠，亦無服辭。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竟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籍没貲産，徙家嶺南，官屬坐罪者六人。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慶。

先是，張憲之獄未成，万俟卨爲御史中丞，

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勘，而飛與子雲，皆係獄矣。初，公之在湖北也，辛次膺舟行過鄂，公燕待之。既而延入小閤，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公悟昨夢乃辛中丞也。❶

初，檜居永嘉，祕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門。又卨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卨。至是治飛獄，弼雖爲公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世忠嘗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世忠曰：「『必須有』此三字，何足使人甘心！」因爭之，檜不聽。公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先計後戰，屢勝强虜，號爲良將，其死，天下寃之。

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爲額，從州人請也。

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没，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乃獲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御札數四，强之而後起。自有狄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讎虜爲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將士莫不感奮。聞車駕所在，未嘗背之而坐。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吴玠嘗

❶「辛」，洪本作「新」，是。

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爲營兵第於行都，❶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爲！」故起復制詞有「厲嫖姚辭第之志」之語。每與士卒最下者絶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爲要。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止兵休舍，輒課士卒藝程。注坡跳濠，皆被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而馬躓，怒欲斬之，諸將力祈乃免，猶鞭之數百。約束必明簡，而使人易從。行師秋毫不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衆十萬；其戰兀朮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之對壘，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起於西蕃，飛善用之，皆以一當百。郾城之役，兀朮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雲領背嵬、遊弈、馬軍，直貫其陣。初，兀朮有勁軍號「鐵浮屠拐子馬」，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命步人以巨斧入其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躓，則餘皆相躓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死如山。兀朮大慟曰：「自初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其出奇制勝，多類此。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其伐叛也，常以廣上德意爲先，而釋其餘。好禮下士，恂恂如諸生，未嘗言功伐。襄漢之役，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爲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

❶「兵」，張本同，洪本作「其」，義長。

師始至。飛奏乞先賞光世。諸將或有功多而賞薄者，必爲之開陳；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子雲屢立奇功，匿不以聞，或自朝廷舉行，猶辭不已。初以上書失官，從張所補官，所以謗謫，行至長沙，盜劉忠欲劫以叛，所不從，遇害。飛訪求其子鞠之，奏補以官，且爲所申雪死難之由，人皆義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九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九成　崇國文忠公

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紹興三年，狀元及第，授宣教郎，鎮東軍僉，除常博。五年，改著佐。六年，除著作，尋除直徽猷，浙東憲，固辭，言丐休致。八年，除宗少，除權禮侍，尋兼侍講，權刑侍，除祕撰，提舉太平觀。奉祠既久，毀之亦甚。謫守邵州，丁，謫居南安軍。二十六年，復祕撰，知温州，以疾祠。己卯夏卒，年六十八。復敷文待制。寶慶乙酉，贈太師，封謚。

公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傍，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麤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十歲擅文，時儕稱雄。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服膺勿懈，若與神爲伍，乃更相警服而師尊之。

公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虜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

將見權臣争强，篡奪之禍起矣。」又曰：「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奸，皆其本也。」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宫别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宫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宫之在北邊，鑾氈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宫得無憂乎？狐裘温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宫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宫，必撫几而歎曰：『穹廬區脱，兩宫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鑾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小蟲，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户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

書之旨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閹寺之言，乃狐狸夜號而鵂鶹晝舞也。」上感其言，擢寘第一，❶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失回屈，不能爲也。」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鵂鶹，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牓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衆爲寒心。公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牓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

公歸海昌，簦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有詔經筵官分講讀經史，公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

公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

❶「一」，原作「十」，據張本、洪本改。

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公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

上問：「籲俊尊上帝如何？」公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迺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爲禮侍，嘗從容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公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公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於是言者論公與宗杲謗訕朝政。

上在經筵，嘗問高閌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

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閎曰：「説《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閎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禄。」

公謫居南安，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公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 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公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公在南安，或問公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 秦公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公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横浦居士」。

晏敦復

字景初，元獻公曾孫。登大觀三

年第。宣和末，除吏部外郎，檢正吏侍，歷禮、工部，權吏書。紹興十五年薨。

時伊川道學爲天下宗師，公不遠千里而見焉。先生一見奇之，由是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

上方鋭意恢復，爲内修外攘之計，公進「治本」之説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天下治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

上命宰執諭旨，令條具防秋利害，乃上疏曰：「臣竊以淮甸實今日朝廷之藩籬也，經營固不可後。分屯諸將，措畫營田，未爲失計。惟進退之計，不可不審。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今日所當務者。云云。臣又聞自古用兵，必由内重而外輕，然後根本固而理勢順。今諸將在外，朝廷猶當增飭守衛，都督府亦當於江上固守，爲諸軍聲援，明州等處海道舟船，亦宜嚴爲防備，無使妄動，使虜爲盜，來不可犯，去無所得，斯足矣。其他不可輕議也。」

時用兵不常，公慮朝廷輕舉，因言於上，謂：「天下之事，所宜謹重而不可忽者，莫大於兵。蓋兵凶器，戰危事，一舉而勝，猶懼後悔，舉而不勝，後將若何？且以越王勾踐事吴，未嘗一日忘之也，然必謀之二十二年，國之父兄請報者再，而後勾踐許焉，勾踐欲謀者四，而後范蠡許焉。在我者，惟人事修而天時至矣。又必在彼者，天人之際，皆有滅亡之兆，乃始蹶而趨之，以務及時。彼其所以卒能

滅吴而雪會稽之耻者，誠以必勝之策，出於萬全故也。今國家恢復之計誠不可後，舉兵北嚮，必欲有成，則不可不謹重而後發也。」

秦檜爲相，制下，朝士皆相慶，公退而有憂色。或謂公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悦，何耶？」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公言爲過，其後乃服。

胡銓之貶昭州也，臨安遣人械送，范如圭、方疇同見公，爲銓求援。公曰：「頃嘗言檜之姦，諸公皆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公即往見知府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亦不如是。」澄媿謝曰：「即追回矣。」

公素剛嚴，爲世所憚，及居天官，秉心益公，執法甚固，請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即却之不納。惟務抑僥競，清流品，甄序人物，區别賢否，一時銓總，號爲平允。中興以來，凡曰選格法，多公所裁定，士無淹滯之歎。上嘗歎曰：「晏敦復凝重剛方，當公介然，衡總有序，擿發清明，事無姦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厭兵革，且謂南北軍兵久困征役，姑欲屈己就和，以紓目前之患，乃降御札，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公奏言：「臣竊以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世皆有之，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强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

也。然所謂屈己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爲也。倘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别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臣又切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虜之詔令有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虜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時宰相方以和議爲己功，力贊屈己之説，以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群起，計雖定而未敢必行。群臣有附宰相而求進，乃説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群議横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之，則公之事遂矣。」宰相納其説，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横榻。公私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爲姦臣所誤，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爲盡言之乎！」乃上疏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宫之未還，念兩宫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對，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以爲一身進取之資，不卹君父屈辱之耻，核情定罪，大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

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 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 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 而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爲！ 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 《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曰：『小人成群，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將輩，漸已成群，豈國家之福哉！ 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群枉之門。」

公爲吏書，即罷知衢州。 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檜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 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檜卒不能屈。

公凡論奏，上未嘗不嘉納，嘗面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十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觀間，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徽宗即位，授閤門祇候，尋差潼川廉訪使者。靖康初，授閤舍。九月，知洮州，兼洮東安撫。建炎二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熙河都監，餘仍舊。四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略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馬。二年，統制成都弓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龍州，尋復開州團練使，充宣司統制官，緜、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參議。四年，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江東總管，駐建康。六年，差權提舉宿衛親兵，尋充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復主管馬軍司，扈從幸金陵。七年，差兼督府咨議軍事。八月，充淮西制副使，守廬州，兼淮西安撫。八年，充密院都統制，駐京口。九年，除果州團練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十年，除濟州防禦使，仍舊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順昌戰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都承旨，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沿淮制置

使，淮北宣撫判官。秦檜惡之，罷知荊南、湖北帥。二十五年，知潭州，兼帥使。二十七年，除太尉，知荊州。三十一年，召，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東招討使。疾甚，召除萬壽觀使，遣使宣醫，知不可起，許致仕。是月，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興十年，公赴東京副留守任，又以兵戍陳、汴，隨軍家口留順昌。公乃帶王彥所刺八字軍以行，絶江淮至潁上，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守臣陳規得報，虜騎已入東京，規以示公，時公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幼輜重，相去尚遠，公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公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守。」規曰：「有米數萬斛。」公曰：「可矣。」規亦力留公共守。公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公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沿檄至行在，公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有，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候，及募土人作鄉導閒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纔畢，而賊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公豫設伏，擒其千户阿黑殺等

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淌下寨，距城三十里。」公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既而葛王襃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公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朮矣。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己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己所部兵守之。時虜衆圍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閭充，以鋭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髪者殲之甚衆。既而報兀朮親擁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宫，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皆欲效命。公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作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汝。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虜酋問我何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爾。」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其言。兀术喜，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公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公取焚之。兀术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可見。」兀术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蚤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虜併兵攻城，凡十餘萬，而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公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公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以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公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彦舟、酈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極暑，我居逸而彼暴露，蚤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公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公遣屬扶歸。士殊死鬭，入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

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横屍滿野。兀术乃移寨于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公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兀术之未敗也，秦檜奏，俾公擇利班師。公得詔不動。至是兀术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而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褎守歸德府，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公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去。

《順昌録》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賊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先，上賜公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

有功者。公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虜之始至也，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公加厚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公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公還。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兀术遁去，其功卓然，自觀察使便除節鉞。即自降制。」上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兀术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入寇，陷壽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命公自太平州渡江援淮西。公兩至廬州，巡其城曰：「不足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公兵以爲安危。公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虜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兀术陷廬州，次侵和州，公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皐，其地坦平，虜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公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時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公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

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公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兀术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與沂中揮兵先薄其右隅，❶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公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詔：「光世、世忠、沂中、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建康留守葉夢得亦奏：「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詔奬之。

拓臯役之明日，俊至，諸軍皆會。俊之姪子蓋，指揮諸軍，公呼子蓋語之曰：「爾安得擅揮吾軍？如此，號令將安出！他日當以軍法從事！」俊聞之，不悦，自是與公有隙。初，諸軍之捷，議當並以奇功奏，俊獨抑公功。數日，内侍至，勞賜諸軍，公獨不與。又數日，諸軍復廬州，班師，忽濠州王進告急，俊以諸軍往解圍，至黄連阜，距州十里，頓兵不進，濠州失守。公謂俊曰：「我軍乏食，不如退軍就糧。」俊不從，意虜兵且退，欲以收復濠州爲功。公曰：「賊得一州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又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遇伏而敗，時大雨水潦，公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趨宣化。公軍方食，俊遽至曰：「虜有兵來，奈何？」公語俊「無恐，某自以步人禦敵，願宣撫觀之」。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探者之妄也，乃俊所遣戚方殿後之軍爾。」公與俊益不

❶「沂」，原作「師」，據洪本改。

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公軍，擒得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公往見俊，俊怒曰：「俊爲宣撫，爾爲判官，何得斬俊軍人？」公曰：「不知宣撫軍人，但斬劫寨賊耳。」俊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劫寨。」呼二人出對，公正色曰：「某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及班師之日，俊、沂中皆先渡江，公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詔許乃渡，俊、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三軍進退皆主於俊，而沂中，俊之腹心也，軍旅之事，二人謀之，公不與聞。俊、沂中既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爲相，主其説，罷公。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爲可取。」上以公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罷其兵。張俊深忌公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公戰不力也。飛請留公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聞除公荆南，竊語人云：「譬之弈棋，此著最高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吴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公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遂以公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尋命進屯揚州。

公引兵屯揚州，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

見也。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填擁。

公發揚州，時公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公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公遂行，日發一軍，時病已不能食，惟啜粥而已。

先是，虜萬户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公提大軍禦之於清河。寇以氈裹舟載糧，挽而上，公募善没者，鑿舟沈之，虜大驚。公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賊犯楊子橋，欲以邀公，公以兵保瓜洲，賊騎逼江，公遣麾下設伏於皂角林，與賊報戰，誘賊入，張弩俄發，賊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公在瓜洲數日，無日不戰，公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公專防江上，會公病已劇，遂肩輿渡江，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大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公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户從軍，公之勝，兀术之敗，亮所親見，故其出師也，欲自當公，而卒不果。

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廄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上集卷第十一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其先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孫相承，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充第六將，知同州，密爲恢復計，志不就，遂奔西夏。紹興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爲三京招撫使司前軍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除保信軍節度使，淛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住。二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次年，改選鋒軍統制。二十九年，除都統制。亮渝盟，充御前先鋒都統制，尋除御前諸軍都統制。三十二年，授淮西制置使，京畿、河西、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授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孝宗登位，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初，兼淮西招撫使，自靈壁還，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又移撫州，歲餘移信州。乾道初，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尋復隨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六年，除侍衛馬

軍司。七年，復太尉。九年，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淳熙四年，召，除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五年七月朔，薨，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嘉定二年賜謚。

公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聞之，請觀之，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劍七，弓矢鎧甲各一，寘母左右，夜未半，雞鳴犬吠，必生也。」果然，公生立於蓐，火光粲然，一族異之。

公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倜儻有遠略。忠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藉門蔭耶！」

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蜀，將距渭水，共爲恢復之計。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玠，冀出兵外應。時撒离喝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移疾不往。撒离喝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人，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离喝作色誚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离喝，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謀迎北狩之還。❶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臯、拓跋忠等近百人，決

❶「還」，張本作「轅」，亦通。

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伍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憩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离喝謂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絶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离喝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隳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幸，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离喝聽命唯謹，次第折箭，且曰：「如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离喝，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离喝歸朝，值洛水汎濫，無舟可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兹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虜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强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自延安來報，自公之西，虜人即飭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

恨不即死以復讎。❶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內，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讎，楊惻然。翌日，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我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野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鋭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譟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者金冠鐵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叉。少選，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騮，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叉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叉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野叉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悦，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爲復讎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爲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

❶「讎」字，原脱，據張本補。

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而有捕二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虜人既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屬南望拜赦，郡人安堵。

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説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强，但取願從者，得三千餘人，❶公鄜延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内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説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怒，遂擒樞，同時領衆歸朝。高宗賜對便殿，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錫賚，恩意甚渥。時公年三十也。

兀术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拓皐，兀术大敗，公追至孔城，獲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

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强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其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參政錢端禮、賀允中，兩府

❶「三」，《琬琰集》下集卷二四張掄撰《李公行狀》作「二」。

曹勛，郡守蕭振，日爲棋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廢閑色。時岩壑朱敦儒亦居是邦，群公每有勝政，❶朱必以詩詞紀之。○時虜使言公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析。會公上恢復之策，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逆亮犯順，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公領趙康年、曹高麥、韋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人洲，首挫其鋒，乘勝掩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淝，又擕張師顔馬司精鋭，由安豐花壓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慄，至則拔之，擒王千户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淝，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參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將軍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輩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亮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黄旗，中張黄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爲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

❶「政」，《琬琰集》下集卷二四作「致」，較長。

港中伏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振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皐、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賈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日，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撒离喝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絶江，陣于和之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章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岢峩巨艦，舳艫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僞詔，遣校尉張千秩拏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過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絶其冀望。」雍公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試，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不用命，致楊林

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且日各備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絶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爲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

孝宗登極，公陛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岩。會都督張浚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爲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五月渡淮，僞都統蕭琦領兵拒戰于陡溝，張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啟行。五左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顔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横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洎僞官相繼出降，遂復靈壁。

初，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己，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賊降相公耳。」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

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顔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今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軍？萬一摇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占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静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吴温館伴。甲辰，公軍傅於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蚤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齎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蚤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争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内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宏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先是，都督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軍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

功矣。

僞元帥孛撒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實者見之，爲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爲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州，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士豪數萬爲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遥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爲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爲然。辛亥遲明，親援枹鼓，激勵士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孛撒退却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鬬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世雄，陽爲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

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千百人，將士争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櫑木矢石，積屍齊羊馬牆，濠水盡赤。虜既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既扇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幾里，而能遽至是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三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

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强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户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户、百人長及正甲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户、柳葉千户，城内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聲大振，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内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

欲内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於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

公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録前功也。未幾，引病丐祠，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閲五年，上思之，詔奉朝請，中使勞問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繼又出内帑金賜之。

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爲戲，不舍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頷于地，後騎争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公雖不喜文飾，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亹亹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

靖康間，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术於拓皋，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

亦足暴白於世矣。

公逮啟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囑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十二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劉子羽

字彦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辟爲浙東機宜，爲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之。尋除直祕閣。丁，吉，除祕撰，知池州，改集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張忠獻入蜀，辟爲參議。紹興四年，除徽制，拜利路經略使，兼知興元。除寶文閣直學士。尋責散官，安置白州。忠獻入相，召除集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顧親年浸高，力請歸養，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責散官，安置漳州。會江上擇守，起爲沿江帥，知鎮江。秦檜忌之，復以祠禄歸。十一年十二月，卒于家，年五十。累贈太師。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衆人惶撓失措，公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爲政，發姦摘伏如神，所治不畏强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振人乏絶，傾貲倒廩無吝色。許國之誠，至没而不懈也。

自虜入梁、洋，蜀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撤离喝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

谷去興元。公與吴玠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撒离喝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即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撒离喝書，以大義責之。虜糧匱，死傷者十五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栅。虜之喪失，莫甚於此。

張忠獻富平之敗，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脈不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備。柰何爲此言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知我有備，引去。公謂：「虜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栅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約二將，彦頗易公之説。是歲十二月，虜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彦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

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麤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與決，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據山角，坐胡牀。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撒离喝、兀术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屬，安集勞來，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益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

始，吴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悦，使盡護諸將。公徙白州，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

公在鎮江，會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既而虜騎久不至，樞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爲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脅公。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聞公治狀，及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劄子》八事，論江北戰守二策曰：「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闤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共之，虚聲所摇，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栅，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則大勳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臣聞善弈棋者，不争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强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吴會，

北據漢沔，昔人以爲用武之地，故三國戰争，皆出於此，得之者强，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兵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分遣别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闞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蚤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争之，固已難矣。」

論禁衛曰：「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强京師，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寮，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陜；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于三衙，訓練精嫺，故能坐制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吴王提重兵以爲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王豈不知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陛下遠鑒吴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爲統帥，則威聲所憺，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强本固基，爲社稷長久之計。」

論守江曰：「臣竊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

强根本，外固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鋭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乏絶，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説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寇，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説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❶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子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埸妥安。我既出於上策者矣。」

論舟船曰：「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暫駐吴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事畢而已。陳利害者以爲常談，習游泳者以爲末技，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

❶「所」，原作「不」，據張本及劉子翬《屏山集》卷七《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改。

長江，攻群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扶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没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鋭，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者也。」

論南兵曰：「伏覩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乃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横加箠辱，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因知逃亡非其本心。況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❶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爲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論吳蜀曰：「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洋，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蜀無重敵。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岩險，冒

❶「代」，洪本作「域」。

濤江，蹈必死必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吴、蜀爲異邦，然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剋期，表裏相應。况今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接，乃西南之交，吴、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陜、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上流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亢擣虚，互爲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論募兵曰：「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係道，然鏖兵酣戰，殺傷殆相當。臣聞自昔戰争之時，裒兵益衆，固非一塗。或取之内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缺，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爲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是也。❶

❶「是」字，原無，據劉子翬《屏山集》卷七補。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上集卷第十三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胡銓　忠簡公

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登進士第，授撫州判官，未上，以退虜功，轉丞直，權吉州僉。丁父憂。紹興五年，張魏公辟湖北倉幹，改湖南憲幹，召赴都堂審察。吕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改通直郎，樞密編修官。上書乞斬檜，除名，編管昭州，責監廣州鹽倉，改威武軍僉。十三年，羅汝楫論之，除名，責新州，守臣張棣告其訕上，再責吉陽軍。二十六年，檜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自便。壽皇即位，首復官，知饒州，召至，即日賜對，除吏侍，遷祕書少監，又遷起居郎。隆興元年，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除宗正少卿。請外，不允，兼國子祭酒，除兵侍。二年，除措置淮、浙海道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尋除在京宮觀，兼侍講，權工侍。尋即真，辭，力乞老，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旨復留，改佑神觀，兼侍讀，辭，不允。會詔舉人，以所舉非是，論坐貶秩二等。三求去，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外祠。以郊恩封開國子。除龍圖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壽恩，進開國伯，

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進郡侯。乞老，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淳熙六年，召，辭，力乞老，不許。引疾，提舉太平興國宫，力疾辭，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❶薨，謚忠簡。

公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許時，可謂無辜。朕自知卿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不同，陛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如十朋非朕之私，其人實可用也。近日除臺諫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公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爲賣直。」上曰：「此語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朕在藩邸時，見有臺諫論事，不復辨曲直，尋即報行，每以爲不然。故近日與張闡説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

公當對，直前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

公知泉州日，朝辭，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説。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説禮之

❶「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十一字，原缺，據張本補。張本眉校云：「舊本『乃加』以下空落，今補。」

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宫觀，兼侍講。

虞允文奏：「胡銓崟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爲能及？ 今縱有小小過失，謂宜闊略，録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 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宫觀，留侍經筵。」

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 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❶是欲劉豫我也。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❷父子爲虜。 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❸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❹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 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

❶「我」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❷「捽」，原作「猝」，張本同，據洪本改。
❸「倫」，原作「而遠而」三字，據張本、洪本改。
❹「至」，原作「無」，據張本、洪本改。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説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

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疇同見晏敦復，爲公求援。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啟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安遠令死焉。

公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

用惑群聽，除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庭珪者，棄官養志幾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痴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邑大夫歐陽識使人訐之，除名編隸辰州。

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公不自省循，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公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公。是時諸道望風掊摭流人，以爲奇貨，惟趯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隆興元年，公爲起居郎。孝宗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公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❶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褚遂良以爲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以爲不可。國朝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歐陽脩爲起居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更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

❶「曰」，原作「者」，據張本、洪本改。

筆，乃復進史，沿習至今。何謂立非其地？唐制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不與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官立於御座之後，歐陽脩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脩罷，修注者乃復立於後，後乃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不過録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矣。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論文彦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

公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饍，蝗蟲滅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逐日禱天，蝗蟲遂滅。安可不至誠！」公奏曰：「陛下

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悦爲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爲『賣直』，此德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爲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醜虜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爲之！況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爲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

公爲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虜講和，可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蘺，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絶中原之望，四也。竭民膏血以奉虜，民愁盜起，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地，虜叛盟劫執允迪等，遂詔親征，虜復請和，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必反側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嘗謂王旦云：『切勿與虜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爲不可，況今

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醜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矣。」

公因轉對，爲上言：「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綱獨斷；❶追回使者，絶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公争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悦，遂命公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❷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爲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公親持鐵錐斸冰，士皆奮。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臨安，❸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拏北行。言者併指爲罪，與穡俱罷。

❶「綱」，原作「剛」，據洪本改。

❷「謝」，張本作「射」。

❸「臨」字，原脱，據張本補。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三〇《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敘同事作「穡使浙東，置家於京」，「京」即臨安。

公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除工部侍郎。公遂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藁曰：「澹菴先生，借尚方劍，以斬欲帝秦之書。❶當其一封朝奏之時，虜酋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藁，纔尺紙耳。盈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況真藁乎。」

又序公文集曰：「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和戎，公上書乞斬宰相，在廷大驚。虜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爲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强，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觝斥時宰。誕寘嶺海，愁狖酸

❶「秦」，原作「豢」，據張本、洪本改。

骨，飢蛟血肝，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世間人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窣，鉥劌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廋，槁癯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庵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一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李邴　文肅公

字漢老，濟州鉅野人。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尉德州平原，滿，濮州鄄城丞，外艱，吉，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宣和初，特除校書郎。二年，擢尚書禮部員外郎。三年夏，進起居舍人，冬，試中書舍人。五年秋，遷給事中，閲月，權直學士院。明年秋，爲翰林學士。高麗入貢，充館伴，提舉鴻慶宫。七年冬，除徽制，知越州，坐落職，主崇福宫。高宗初元，復右文殿修撰。踰年，召爲兵侍，再直學士院。三年，除翰學，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遷尚書左丞。六月，依祖宗舊制合三省官，改參政，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辭，仍本職，提舉洞霄，未閲月，起知平江，視事三日，請祠。以兄帥越失守，連坐落職。明年，復端明。紹興初，還舊職。十六年五月，薨於泉州居第，享年六十二。累贈太師。淳熙初謚文敏，後易「敏」以「肅」。

車駕南渡，駐蹕杭州。苗、劉反，露刃宫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趨前責叱二兇，兇燄稍息。又諭殿帥王元擊賊，元唯唯。公扣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傅等皆在，公反覆鐫詰，人爲公危，公無懼色。退勸勝非密引

外援制賊。又謂傅所聽者正彦，正彦則倚王世脩爲謀主，宜陽許世脩侍從以間之，蔑不濟矣。

太后垂簾旬餘，勝非遂奏變故以來，從官能助朝廷者，惟公及鄭瑴，協心于内，誦言于外。乃除公翰林學士。

張浚等義師起，公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顔。」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慚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録。

上反正大赦，公草赦文云：「斷鼇立極，開闢功成。取日授龍，神明御正。」四方誦之。

公天姿高明，積學深至，早歷清要，號稱文士。猝遇國難，大節凛然，爲廊廟之器。嘗奉詔編類《平江勤王及奏請本末》，付禮部鏤板。公既列上，即匱藏元牘。後自泉南繳納省中，子孫始知，一時定計，具草手疏，皆出公及朱丞相之手，他執政著名押字而已。罷政十七年，避時相不復出。讀書作文，雖病不廢。延納後進，教誘無倦。稱人之善，覆護所短。若親舊行己未至，則質問再三，使歸之正。奉養簡薄，振恤宗族，治家嚴而恕。每愛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爲人，晚棄世故，深造以道，夫子所謂朝聞夕死者，公蓋得之。

周益公曰：「濟水貫兖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爲十藪之首。鍾英炳靈，今於公見之。始以淵源之學、華重之文

藻飾王度，中以剛大之氣扶顛持危，晚以超卓之見居安資深，允所謂間生之賢者也。」

朱文公序公文集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名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切有感於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争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太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宫祉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闢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者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俗世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群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諭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太上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覥顔』之語。烏乎！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以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絶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欿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

炳如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淺哉！」

權邦彦

字朝美，河間人。崇寧四年，賜上舍及第，釋褐授青州教，歷睦親西宅，除太博，改司業。奉使契丹歸，除集撰，知易州。欽宗即位，召爲左司。靖康初，改宗少，直徽猷閣，知冀州。尋除天章待制，改知東平。建炎三年，以寶文閣學士知江州。明年，改知建康，改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紹興初，入爲兵書，兼侍讀。明年，除僉樞，尋權參政。三年，薨于位，年五十四。贈正議大夫。

公家儒學三世，自兒童時嶷如成人，七歲聞講《毛詩》，退能爲家人説大義。自是力學，至忘寢食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巍然。張庭堅與公之父光禄公遊，❶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

爲太博，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顔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王黼銜公異議，故報之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知冀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卿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

❶「張庭堅與」四字，原無，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四《樞密兼參知政事權公墓誌銘》敘此作「張庭堅與光禄公遊」，據補。

逢士夫有自大名歸者，語公北寇兵興，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知江州，日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寇。請朝廷分兵守武昌、襄陽，則表裏之形成，賊不能窺我矣。

爲發運使，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董婾懈，檢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陸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億萬計矣。詔嘉奬。

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大，❶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弈，争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用其次而已。

建中興十議：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東南。二謂駕馭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説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己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

❶「侵」，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四《樞密兼參知政事權公墓誌銘》作「浸」。

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内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❶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不可獨歸之數。

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

公風骨奇偉，胸次恢廣，學術才氣過人數等。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吕廣問、梁揚祖，皆爲世名臣。

張守　文靖公

字全真，一字子固，晉陵人。進士第，歷外任久之，爲監察御史。丁憂。建炎初，除監察御史。二年，除侍御。三年，除起居郎，遷中書舍人，遷中丞。六月，除禮侍，入翰林爲學士，除端明大學士，同僉。四年，除參政。紹興初，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六年，除資政大學士，參政，兼權密院。八年，

❶「京」，原作「荆」，據洪本改。

復領洞霄宮。

公言：「本朝之兵，自高俅、童貫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嬰城以叛。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

公上防淮渡江六事，大率以遠斥候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其一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軍絶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絶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蘄、和、黄、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岡，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望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夙夜盡力扞敵。再疏，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

急之務，付之都司。汪、黄滋不悦，乃請遣公撫諭京城，公即日就道。

吕頤浩建議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公與滕康皆持不可。公曰：「東南，今日之根本也。」康語公曰：「吾曹當以死争之。」

「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墮。比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皆賞罰失當以致之。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等差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怨歸朝廷，於是群下解體，鮮復自效。臣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别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量留空紙，以書功績。總計其數，從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獲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籍，策勳之際，隨保奏狀上之，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則濫冒之弊，十去六七矣。」

公言：「聽言之難，從古所患。伊尹言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❶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悦，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群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況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

❶「志」，原作「心」，據張本、洪本改。

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

公嘗進修德之説，疏凡三上，有曰：「願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席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苦；操予奪之權，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

公知福州，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爲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産，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公與士大夫謀爲實封之説，存留上等四十餘刹，以待高僧，餘悉爲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公言：「明詔四事，莫急於措置，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禄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

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攷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

又言：「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賓，莫先自治。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

公參政，張浚一日盛暑坐東閤，公突入執其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養，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競，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使檜也，浚亦以爲然。

上將還臨安，而公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强敵，可爲别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公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公曰：「何如？」公曰：「昨日都省已與鼎言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公引疾求去，遂出知婺州。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二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❶

陳康伯　魯國文正公

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丙科，調平江長洲簿，改京畿運屬，爲太學正。建炎初，除敕令所删定官，書成，賞改秩，倅衢州。紹興六年，爲常博，尋江東提舉。八年，爲密院計議，歷屯田、户部、司勳郎官。十三年，爲戎監、吏侍。假尚書，報聘金人。十五年，接伴金使。尋知泉州。秩滿，主興國祠，連三任，起知漢州，中道召還，仍吏侍，兼禮部、刑部。二十七年，兼權尚書，除侍讀，拜參政。二十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十一年，陞左僕射。九月，加特進，封信國公。十二月，授少保，❷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判信州，改醴泉觀使。明年八月，起，判紹興府。尋召陪祠，復拜左僕射，進魯國公。乾道初，以少師致仕。薨，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配享廟庭。嘉泰初改今謚。

太上皇帝臨御寓内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己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恃其强暴，裒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

❶ 此署名原無，據卷一補。下文不一一出校。
❷ 「授」，原作「投」，據洪本、四庫本改。

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凶燄焱迅，遠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箠而笞，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

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江瀓節制荆襄，知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洶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

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皇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公知上意雅欲視師，

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公初與參政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爲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

紹興十五年，公接伴虜使。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于洪澤。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欲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卻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使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之，知泉州。

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婞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

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王，賜玉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炤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爲天

下賀。」

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諸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公曰：「今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潚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

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

公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

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倘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頃年虜母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上皇倦勤，初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册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

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已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

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特垂諮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

上諭公等曰：「虜能以太上爲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爲敵國，皆聖德所致。」

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宣召，切勿辭。」詔宰執餞别，百官郊餞，恩禮殊絶，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

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

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痾卧家，必不肯强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輿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怜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淺爲丈夫也。

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

輿至第薨。

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絶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觖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音。蓋天資沖澹，類皆如此。

皇太子服履袍，内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

范宗尹

字覺民，襄陽府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甲科。靖康初，爲開封儀曹，尋除校書郎，監察御史，爲侍御，尋除右諫議。冬，除集撰，提舉崇福宮。建炎初，召爲中丞。三年，參政。四年，右僕射。紹興初，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除知温州，乞祠。五年，卒。

公奏：「方今天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

遠矣，然趙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是以天下而欺一人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起，而朝廷不知也。❶陛下明目達聰之時，臣下尚有肆爲欺誕者。願明詔諫官，有已敗未敗，悉仰彈奏以聞，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深仁厚澤，得以究矣。」詔牓朝堂。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數萬人，朝廷力不能制。公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曰：「昔太祖與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事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爲不可，上決意行之，遂以公爲相，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本朝，宰相未有如是年少者。

張守參政事，公語之曰：「今日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篤，稍施駃藥，必有顛仆之患。要使設施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戮力，啟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公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

❶「朝廷」，張本作「陛下」。

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復權侍郎，時建炎四年也。

公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依舊置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内州縣官許辟置，知、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寇立功，當議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

以公兼樞密院事，罷御營使，以其事歸密院機速房。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始此。

公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

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公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方除從官，可除從官，方除省郎。則選高而真才出矣。」上曰：「然。」

公言：「張浚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知人之明也。」

太史奏日有黑子，公曰：「此在陛下修德以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當罷。」上曰：「日爲太陽，人君之象，豈關卿等！惟君臣同心，行安民和物實事，庶幾天不爲災也。」

宰執奏邊事，公曰：「虜未必再渡。」忽諜報虜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趙鼎謂公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公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

則可。」鼎曰：「相公定道着。」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强人意。」

秦檜之入虜也，從二帝之上京。至是赴行在，自云殺虜之監己者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公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上舟次台州，宰執奏駐蹕之所。王綯曰：「蜀自秦至本朝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入蜀未可謂之便也。」公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

上謂宰執曰：「昨令西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先是，公嘗造膝有請，於是公曰：「此陛下萬世根本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艱危，零落可憫。」又曰：「朕亦令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順序。」富直柔曰：「宫人有人可託否？」上曰：「朕已得人。若不先擇宫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公曰：「陛下審慮至此，實宗廟無疆之福。」

公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争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吏侍高衛初以圍田改官，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爲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乞削秩罷政。」上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❶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

❶「不」，原重文，據四庫本及《繫年要録》卷四六紹興元年秋七月癸亥條删。

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掛吏議，即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上顧諭公，公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非。」又詔武臣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命既下，上終以爲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公堅以爲可行，即力求去。公始建議，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之。

朱倬　忠靖公

字漢章，七世祖避地于閩，遂爲閩人。以鄉舉至京，補内舍生。宣和三年，復鄉舉法，以選登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張忠獻薦，召除廣東倉幹，改檢察建、廣財用所屬官。後以忤秦檜，除越州教，除諸王宫教，改潮帥參謀。滿秩歸，避秦禍，奉祠十餘年，倅南劍，知惠州，除國子監丞，浙西倉，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月，進侍御史。冬十二月，進中丞。自典舉還，遷參政。明年，拜尚書右僕射。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敕令。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三十二年，金亮入寇，扈從親征，得疾，歸，引年致仕，不允，請至三四，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興國宫。隆興元年六月，薨，訃聞，贈特進。

虜將寇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澇于郡，郡委公閲實，公爲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

捃治之，既知公秉志堅確，乃俾攝屬。明橐爲宣諭使入廣，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薦甚易，謂之曰：「宜興寇至，脱民於死者非公耶？民至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爲憂，因賜對，策其必敗，高皇大喜。

知惠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皇曰：「記得記得。卿久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朝廷遠，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問大臣曰：「前日之對，誰爲薦之？」曰：「守臣陛辭，常典也。」上亟令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

除國子監丞，公聞命還。視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輪對，建請勤恤民隱。尋除提舉浙西常平，忽特命自今在内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公設也。公首登對，上曰：「近年内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出爲部使，人皆知内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卿。」遂除諫官。

自爲諫官，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不爲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懾。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嚴抑配，禁州縣科借，凡以興利除敝，無慮數十條，率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上，多所稱善。

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朝夕思之。」虜勢浸迫，公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

妄意絶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公所料。

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公皆有力焉。陳福公、王魯公及王之望、芮公曄諸人，亦公所薦也。

公知舉，有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奏久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迨建王正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上事無大小，必以咨問，矧揖遜大事，蓋熟問之。

孝皇倦勤，❶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疏。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先以觀文學士主祠，詞臣承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不知君臣之間，未嘗有異也。授受之意，屢形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典舉，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鄰扈從出入，與聞政幾，脱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啟，不過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君之至者，高皇決不以爲忤。而孝皇仁孝篤誠，未嘗志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爲疑也。陛辭之日，高皇諭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孝皇謂大臣曰：「朱某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大臣以訃聞，上曰：「可憐可憐。」

❶「孝皇倦勤」，洪本「孝」作「高」。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賜特進謚文靖朱公神道碑》作「孝皇升儲」。按此條實出《神道碑》，而改「升儲」爲「倦勤」，似有誤。當時「升儲」者爲孝宗，「倦勤」者則高宗也。

恤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然後人知兩宫果不以爲忤也。

魏鶴山曰：「了翁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蓋授受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没身不見録。王岐公與子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爲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修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爲德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爲悦，不以位爲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説，則淺淺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以不辯。」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三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燾　忠定公

字子公，饒州德興人。以門蔭補太學齋郎，陞上舍。政和八年，廷試三人，❶授太學録。宣和初，除博士。三年，連丁内外艱，吉，再爲博士。靖康初，李綱爲京城守禦使，辟兼機幕。遷正字，以越職言事，送吏部。高宗即位，例復行營及宣司官屬之責降者，倅常州，改湖州，以論事不報，請祠。駕回臨安，以吕頤浩薦，除尚書司封員外郎，改起居舍人。秋，以祠禄歸。六年秋，再以起居郎召，尋權給舍，改兼外制。七年，真拜中書舍人，罷，主祠。尋加集撰。八年，召，拜兵侍，兼權吏書。冬，兼史館修撰。九年秋，除寶文閣學，知成都府。十三年冬，主江州太平觀。二十五年，帥鄉部兼行宫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召還，感疾，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再移病歸。尋促覲，正除吏書。三十年，充館伴金國賀正使。疾復作，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冬，再帥本路，復主興國祠。孝宗受禪，除同知。隆興元年，遷參政，以老病不拜，除資政殿大學

❶「廷試三人」，按《宋史》卷三八二本傳作「進士第三人」，當有「第」字。

士。三年，薨，年七十五。

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不能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卑詞厚禮，祈還二聖，未有以感動敵情。豈胸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雜進，大臣惟親舊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横，乃欲實粟京師。疎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職安在？」

又請置御營司，分諸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又言：「欲知敵情，當厚設爵賞，募間探，事皆預備，毋蹈往歲維揚之失。」

又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爲國。遷都，大事也，朞年之間，方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命相之制者十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上曰：「非不欲立規模，正緣宰輔數易耳。」

虜廢豫，使來議和，秦檜主之，朝論籍籍。公請詢可否於衆，上乃令侍從、臺諫即日條奏。公疏數百言，大概謂：「天方佑宋，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知。」又率侍從極陳失計，嘗面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昔薦七人，後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墜虜計中，他日必然背君親矣。」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黄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

在我，遷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和議成，復河南、陝西境土。九年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淪異域，詔公同光山軍節度使判太宗正事士㒞修奉灑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己巳陛辭，自武昌、信陽入蔡、潁；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諸陵；庚寅，修奉畢；辛卯，由鄭歷汴、宋、宿、泗州、淮南以歸。六月，入對，公奏：「頻年陵下石澗涸竭，使至而水流如故。」上驚異久之。又陳使事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捐，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上悉嘉納。

公往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栢城，披荆履蘖，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公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成都謀帥，上語宰相：「張某高明練達，和正有守，可寬西顧。但朕惜其去耳。」臺評朝論，亦謂當留。公力請行，因奏：「蜀困征繇，臣當宣布德意，寬一路之民。」上曰：「豈惟本路，凡四川寬恤，悉以付卿。」

公奏：「主和者，韃懶也，今爲其姪兀朮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因得觀形勢利便，謁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

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爲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虜果敗盟窺蜀，吴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蓍龜先見。」蓋謂此也。

公開府適承歲旱，大發積粟以振飢民，撫存黎雅蕃部，禁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税，決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理，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乖崖祠。政無不舉，蜀人大悦。

有旨促覲，公奏：「兩郡王名分宜早定。」上曰：「朕懷此久矣，人所難言，開春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公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奬再三。

又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賚，耗蠹不貲。」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虜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來，公館伴。宜生素聞公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公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公，頗漏虜情。公密奏之，且言宜早爲之備。上深然之。

再帥江東，完顔亮已深入，人情兇懼，公不敢辭。亮死，褒復求和。詔沿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至幽燕，公獨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無功。

公外和内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

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録也。

鄭瑴

字致剛，建城南鄉之龍池人。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信陽尉，用賞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税，除臺簿。高宗即位，除監察御史。建炎二年，除司諫，又遷中丞。三年，苗傅誅，反正，升僉書樞密院事。七月，薨于位，享年五十。

駐蹕錢塘，苗、劉逆亂，以上爲睿聖皇帝，册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謂逆焰熾甚，非結外援不可爲者。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

遷中丞，二凶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奏：「乞告示傅等，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刑。」又言：「近日差除，多出二人之意，又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虚日。其所以敢爾者，必恃兵之强也。王莽之兵非不强，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加害，臣死職不避也」。章下，傅等果出怨言，謂直疑其爲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矣。

聞二凶以樞密召頤浩，以禮書召浚，又分俊之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命，俊不分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皆其姦謀，假朝命，使

外無强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奏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遣所親謝嚮變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毋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宫，此爲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執呈諸人以爲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内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宫也。嚮至平江，以詩徧呈浚等，莫不嗟嘆，感激奮勵爲赴難計。

忽宣詔，以上爲皇太弟、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爲，具章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

滕康

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擢崇寧五年第，調通州，秋，晉州推，❶興元教，除正字，著佐，尚書工部員外郎。歲餘移禮部爲司業，連丁艱。靖康二年，除常少，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

❶「調通州秋晉州推」，句有疑，汪藻《浮溪集》卷二六《滕子濟墓誌銘》敘同事作「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疑「秋」乃「秩」之訛。

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罷，除集撰，提舉洞霄。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左諫議，翰學，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密院。無何，除權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太后奉神主之江表，至洪遇虜，渡江退保虔州。論罷，提舉明道，責授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薨，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上開元帥府於濟州，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公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

公精忠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於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祖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義者，内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内侍之干政。登極恩各遷官一等，義乃以御寶批降，驟遷五等，觀此有異於墨敕斜封乎？」凡再降重令行下，終不從命。人皆重公有守。

駕幸平江，陛對，奏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❶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

❶「官」，原作「宫」，據張本及汪藻《滕子濟墓誌銘》改。

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憂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

建炎三年，吕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争。」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三日而決此大計乎！」

諫官袁植請誅汪、黄，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悦。

王庶　敏節公

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進士第，除慶州法，秦州察推，改司儀曹，兼秦鳳路提僉，宰涇州保定縣，倅懷德軍，涇原經司機宜。言，免。靖康初，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使，歷京西漕，改知懷州，直徽猷，陝西都漕。建炎初，除龍直，鄜延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陞集撰，龍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制置永興軍路。以延安失守，自劾

去。俄丁母憂。張浚宣撫，奏知興元，授參議利路經撫使，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五路，加徽直，知成都，又改嘉州。俄奉祠，被宣撫使劾，提舉太平觀。復起爲參謀，改知遂寧，辭，復宮觀。再召，除湖北安撫，知鄂州，復顯制，改知荆南府，荆湖北安撫使。七年，復徽直，除兵侍。八年，遷兵書，除樞副。視師江淮，虜使來促還，以疾乞罷，以資學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明年，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十二年，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冬，卒貶所。隆興中追復資學，左通議大夫。

金人入寇，公方調官京師，李邦彦問計，公曰：「朝廷宿將名動夷夏者，無踰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入援，然後遣使諭河北、河東州守，各置兵並河要害處。或果敢疾驅渡河，犯畿甸，可詔兩河州縣，各部勒軍馬，邀截其歸路。京師持重固守，出奇兵絶其樵採。不過兩月，使無疋馬隻輪之返。」邦彦未能決，明日以告樞密院蔡攸，曰：「陝西豈復有兵，有亦安可用？」公曰：「某近以涇原幙屬罷，本路步騎號十餘萬，備邊外尚可得十萬，不兩月可集京師，他何慮哉！」不能用。

建炎初元，詔公治延，爲鄜延經略，力辭。八月，麟、府、丹等州告急，❶遂分遣兵將，自府州而南，沿河至馮翊，據守要害。賊乘冰渡河，犯晉寧，繼侵丹州。公遣別將捍賊，屢克。明年，賊至馮翊清水河，渡兵破潼關諸處。公初聞賊渡河，檄諸路約共討賊，而迄無應者。獨遣劉光烈斷河橋，

❶「告」，原作「各」，據張本改。

與賊戰于窟泉，乘勝破大散關。賊犯鄜坊，公迺并河東援兵，從間道據守要害。時急危報至，公掃壁赴敵，將至靈時，賊火康定而去。虜有自熙河還者，併趨龍坊。公復進兵，同官檄劉延亮設伏于神水峽，邀其歸路。賊知公至，一夕而遁。

知延安，以涇原統制曲端爲都統制。公政嚴，多誅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虜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公召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爲援。公退屯龍坊，虜乘虚陷延安。數日，端至，以兵衛公，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公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公而併其兵，因問公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旨，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可自爲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公以故忿端，欲殺之。

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曲端及公之言可用。公時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公地近，先至，會浚於平涼。適慕洧西叛，金人侵軼不已，衆議退屯川口以俟變定。浚連夜西還，公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納。浚承制復公龍圖待制，知興元。時虜已逼河池，浚謂公曰：「不早聽公，勢果乃爾！興元屏翰四蜀，公能爲我保此乎？」公曰：「某獨爲相公疎遠客，請先所親。」乃復徧詢張深、程唐、劉子羽、孫

渥輩，皆屏氣失色。公毅然起曰：「諸公平日自言以忠許國，事危，皆逡巡私己，忠國家者如是乎？」公遂受命。羽書益急，張深、劉子羽徑趨小益，行府移閬中，而興元帥事草創，留統制司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公守。公募民爲兵，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廣張聲勢，示之閒暇。虜慴公威名，遂略階、成、鳳三州而退。相繼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日，有精兵二萬。

公又籍興元府、梁、洋諸州邑及三泉强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户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閲武於縣，月閲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閲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改京秩。張浚言于朝，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公知荆南府，兼湖北經略安撫使。公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因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公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公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吴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

時荆南屢爲盜殘，公至鎮江，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闤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公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

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公爲兵部尚書，論「制狄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爲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搢紳無一言及民，何也？敵之强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群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歎曰：「大臣才也！」遂除公樞密副使，三辭，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

自酈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紹興戊午，命公視師江淮。公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公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時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繫其統制吴錫，户侍向子諲謂錫可用，公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遂以張俊前部張宗顔將七千駐淮西，巨師古將三千屯太平州，取韓世忠兩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相爲聲援，劉錡軍鎮江，爲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劉時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公聞

之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❶

公初論虜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及見上，又六疏，有曰：「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讎，忍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爲心，其將何以爲容，其將何以爲説？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爲我有，何用和爲？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及虜使至，公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尅復故疆，鑾輿順動，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宫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事夷狄乎！」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説，公語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公又抗章求去，遂以副樞出知潭州，尋詔落職與祠。

檜怒公異己不附和議，諷言者論其居江州强奪民田，責授節副，道州安置。後卒于貶所，其子之荀、之奇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❶ 下「一日」二字，原脱，據洪本、四庫本補。《中興小紀》卷二四、《繫年要録》卷一二〇敘其事均有。

沈與求　忠敏公

字和仲，❶湖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常博。建炎末，爲侍御史。紹興二年，除中丞，遷吏書。三年，提舉太平觀。七年，以龍圖直學知鎮江，召爲吏書，兼權翰學，兼侍讀，除參政。五年，兼樞密院。六年，除資政學士，知明州，未幾，提舉洞霄。七年，除同知密院，尋知院。六月，卒，年五十二。

公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又言：「先務之急，莫如兵。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密院及兵房兵部，❷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益修軍政，助成中興。」

公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貫之。公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敕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爲詔令。」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寳故事，使參政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詔三省以次施行。

公言：「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

❶「字和仲」，疑誤。《宋史》卷三七二本傳、劉一止《苕溪集》卷三〇《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等均作「字必先」。

❷「雖」，原作「須」，據張本及前條引行狀改。

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爲福耳。」

逆豫於京東造舟，則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公言：「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儻於此爲備，益拘水手，養之以待用，則虜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

上飭近侍出金盤樽斝賜光世三帥酒一行，并以所飲食器賜之，陛辭而退。公曰：「將軍，國之爪牙，推轂受帥，則聞之矣，天子御坐賜巵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待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寵榮如此，必思所以圖報。」

公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公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

汪澈　莊敏公

字明遠，饒州浮梁人。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新喻簿，改吉州教。憂，吉，改沅、衡二州教。二十六年，万俟卨相，薦爲正字，遷校書郎。二十九年，擢監察御史，尋進侍御。三十年，知密院。八月，遷侍御。明年，除中丞，荊襄宣諭。三十二年，入對，拜參政。六月，視師荊襄。隆興初，入奏，乞祠，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言罷，居台州。明年冬，復端明學士，知建

康。乾道初，召知密院，升樞使。二年，引疾，以觀文學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内安撫使，改知寧國。四年，改福州，帥本路。七年，告老。八月，薨，年六十三。

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求釁于我。公因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公爲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静；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禄，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閲之，使有鬭心而樂爲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公上言：「昔慶曆之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

紹興辛巳正月夜，風雷雨雪交作，公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公言：「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帥江

上，而專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而守其要害；嚴備海道，而遏其牽制。然後以不共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

公爲中丞，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用。」又言：「軍旅將起，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公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自鄂渚至襄陽，撫諸軍。御前都統制田師中握兵久，且耄，公恐緩急不可仗，奏罷之。議者又欲置襄陽而并力守荆南，公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户，不可棄也。」

壽皇登極，命公督師荆襄，公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别選偏將，分據要害。又請賜皇甫倜軍號官爵。初，蜀師頓德順軍，爲虜所圍，公欲以兵助倜牽制之，會上命中使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虜方併力拒西師，宜分遣趙樽、王宣，潛師襲洛，仍令兩淮掎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上以議和，喻旨未宜遠略。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昔之沃壤，彌望荆榛，乃與漕臣議，因古長渠，築堰通流，募閒民，汰冗卒，十人爲甲，五甲爲隊，三隊爲屯，受地給牛，❶各有等差，

❶「地」，原作「屯」，據張本及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三〇《樞密使賜金紫光禄大夫汪公澈神道碑》改。

付之種穀，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穀官以緡錢市之。晝爲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虜勢遂張。蓋隆興初年也。

周麟之

字茂振，祖居成都，後爲海陵人。策進士，尉常州武進。中宏博第一，宣州教，不赴，授學録，兼祕省校勘，勑令所删定，改正字，尋權中舍，責徽州倅。高宗更化，除著佐郎，兼禮部員外郎，進大著，起居舍人，復攝西掖，真拜中書舍人，兼實録院同修撰，直學士院。上《徽宗實録》，兼同修國史，拜兵侍，南郊，充執綏，徙給事中，除翰學，兼侍讀。使金還，兼吏書，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年，同知樞密，再命使金，力辭，責祕監，分司南京，居端州。孝宗登極，沛恩復故官，沮之者特許自便。隆興二年薨，年四十七。

南渡三十五載，虜亮渝盟，天子茹威未討，議遣使賀還，謂「是役也，將覘國厭難，視常時萬不侔矣」。公囊嘗修好，爲所敬禮，即出節命之。受詔治任，行有日，會天申節慶使至，持嫚書，❶指名將相大僚，且索兩淮、襄漢地，中外噫嗚，人自爲忿。翌日，公入奏言：「猾虜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静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公對曰：「議信之始，❷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

❶「持」，原作「特」，據洪本改。
❷「議」，張本及《繫年要録》卷一九〇等作「講」。

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如公計，其人果無語。

上既奮然濯征，獨玉帛之舉，朝論未一。公語所親曰：「死國，臣子常分，況吾素志耶！借殺身而有益國事，其甘如飴，顧今不可耳。」遂上疏極争之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平是已。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群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在陛下審處而應之爾。臣當竭智畢力，恊贊事機。儻使摇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耻之。」疏入，上大怒。陳康伯見公，以國事勉之，公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某，聞命即行。」公卒辭之。

詔撰張俊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覽再四，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爲寵。

公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笥，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四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葉夢得

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尉丹徒。崇寧元年，除婺州教。三年，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遷祠部員外郎。五年，徙起居郎。大觀初，爲中書舍人，兼實録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爲翰學。三年，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政和五年，除顯制，知蔡州。六年，復閣職。重和初，知潁昌。宣和二年，提舉鴻慶。七年，召爲吏書，再提舉鴻慶。靖康初，知潁昌。建炎二年，召爲翰學，拜户書。三年，遷尚書左丞，資政學士，提舉中太乙，兼侍讀。紹興初，爲江東帥。三年，祠。十年，召除建康留守。十二年，知福州。十四年，授崇信軍節度使。十八年，卒于湖州。

爲編修，纔六日，蔡京亟薦之。召對，論：「自古帝王爲治，必先自治其心。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曰：「公言得無意乎？」公曰：「此某所學也。」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内輕外。且今之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

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别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内爲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内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内，不畏處外，内外去來，各適爲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

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爲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己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治矣。」

京初欲以童貫爲陝西宣撫，取青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以八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今又以執政之任付之，青唐，朝廷所必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乎？」京有媿色。既得青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貫。京沈思未有以答。公曰：「節度使上，惟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否？」京曰：「恐未至是。」公曰：「甚幸，外人以爲必進此官矣，某憂不能寐。前爲節使，某不當制，無可言；今若進使相，萬一某當制，決不敢命辭。然亦不敢逃謫，勢必過嶺。倘相公念之，得一善地足矣。」京笑曰：「公慮事每過，好相戾，此人亦何可犯衆？竊公者多，

何不自畏禍？」公曰：「幸不至此則已，設或有之，今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之間！」

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者，特以爲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以爲過也。自石公弼附張康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非其人。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爲之黨者。京再召，公見之，問：「還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天下者，權太盛，意太果，以喜怒爲賢否，以恩怨爲廢置耳。方公居位時，士以諛説日獻不暇，何敢輒逆耳！幸今出外踰年，公所聞必亦多矣。惟虛心平氣，求抵於是而已。然今有大患。自童貫用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宦者，今則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踵貫而起，宰執用捨，多出此曹。公不能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廷，雖公之喜怒哀怨，且不得騁，況求其是乎！宰相，公嘗爲之，得失亦何計！」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爲無罪。」因論俞㮚頗力學，有志於遠大，似與目前稍異。京曰：「某亦知之。」既相，即用㮚爲中丞。而㮚首陳六弊，無所顧望。又發劉炳爲舉子時，爲富人竇盌代筆取貸事。炳方自拱州道見京，教京盡除居中等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皆復，得召爲户書，京方得倚爲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謂蔣猷曰：「前爲其屬石公弼，今爲其薦俞㮚，兩敗吾事。」遂有相惡意。而劉炳等從而媒蘖曰：「夢得蓋欲自爲門户，素何嘗以公爲是？」炳與其弟煥、蔣猷、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人，皆居中所逐者，相繼召用，

獨公不召。

爲户書，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巡幸。上曰：「自揚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尚未晚。」公曰：「鄆河僅通一舟，❶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

公言：「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潁、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還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虚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

宰執從臣，議幸杭州未決。吕頤浩及公以首叩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虜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爲是。

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兵無所給，乃詔發運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税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是公言：「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税額，并賣契紙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弗强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税額雖增，未有迫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

公爲留守，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

❶「鄆」，張本、四庫本作「鄆」，《中興小紀》卷四作「運」。

分據江津，仍遣其子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虜果使吾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無匱。未幾以觀文殿學士寵之。

公帥福建，宰執奏公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程　瑀

字伯寓。祖守新安，賜宅歙縣，後徙居浮梁。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公生，乃以嗣其姑。初爲臧氏，由上舍擢第一。政和六年，釋褐，授太博，提舉京兆學事，未行，除校書郎。四年，丁臧氏憂，召除兵部員外郎。七年，充送伴高麗使。秋，引法歸本宗。借給事中，奉使河東，假户侍，河東幹當使，還除左正言，乞外，不許。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添監漳州稅務。高宗即位，除司封員外郎，遷光禄少卿。第進士，改司業，丐外祠，主管明道宮。紹興初，召赴行在，入對，大臣議論不合，力丐外，直祕閣，江東提刑。明年，除常少，入覲，拜給事中，兼侍講。三論權邦彥，不報。丐罷，除兵侍，不拜，除龍制，知信州。臺官疏留，復給事中。久之，復申前請，御批與

郡，知信州。給舍疏留，復留。疏論席益，數日，爲言者論罷，提舉明道。四年，除徽制，知撫州，以親老丐祠，提舉興國。六年，連丁兩憂，吉，除守嚴州，未行，改宣州，奉祠。十二年，召拜兵侍，兼侍讀翊善，尋加兵書，與端揆不合，乞祠，除龍學，知信州。上饒大水，奏入，時宰惡之，遂稱疾請祠，❶提舉太平觀。十九年，進封廣平郡開國侯。明年，陸升之訐李光野史，棘寺謂不合與通書問，❷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薨，享年六十六。

金人陷燕山，又陷太原，嫚書至，朝廷遣使議和，衆首鼠莫敢往，公獨抗疏，奮然請行，遂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登極，虜聞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虜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綱持堅守之説，衆心稍定。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李棁、鄭之望往。既議金繒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旨公與秦檜往河中，乃入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吴敏申前説，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虜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允迪以坐氈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幙，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糒告盡，僅分甌粥。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至城下，諸帥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城守甚嚴。虜使王汭來至城下遥語，復不能

❶「稱」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❷「問」，原作「門」，據張本、洪本改。

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本朝諸公聞公南歸，舉笏相慶。歸對于崇政殿，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士兵，增莫州戍。又奏：「金人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爲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上曰：「卿料虜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爲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爲戰守之計。」

紹興初，入對，疏言：「金人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顧吾不敢與之敵耳！」因晝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爲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蠹於浮靡。以縱姦爲長厚，以廢事爲簡靖。毀譽失真，偏私害正。望詔大臣，一新庶政，或可興衰撥亂。」

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致治忽之跡，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即單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人入寇，皆望風逃避。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

居瑣闥，以平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彦僉書樞密，公論其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丐罷，復除給事中。

言：「内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

事戎虜。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横索於民。南渡以來，内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錢帛數萬充之。至是復令兑借，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衃供輸之困。」

上方厲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上乃召問。繼又訪人材於公，因薦徐俯、曾開、程俱、范沖，❶皆一時名流。

十二年，和議成，公入見，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屈己，力主和議。卒使强悍革心，迄從聖欲。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爲愈於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加聖心，復言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讎未雪，豈得遽爲休兵偃武計哉！願陛下厲志而已。」

景靈宫朝獻後，公因言：「土木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不可已，臣願此外一切禁止。」

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二册。練塘洪先興祖，蚤以是書從難疑辯惑者二十年，得公所説，即爲序冠其編首，有曰：「養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發於孔子之一貫，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不能到。」公亡，其書益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京西，鋟板流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寓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爲是，而議檜爲何人？洪、魏何至作敘鋟板耶？」乃諭言者論

❶「因」，原作「同」，據張本改。

洪、魏，褫官南臺，符下京西，搜書焚板。

王大寶

字元龜，其先居温陵，徙潮。以舍選試禮部，建炎戊申，登龍飛榜第二名，授南雄教，移病，滿百日，罷。紹興初，除樞密院計議。五年，諸王宮教，皆未上，罷。八年，監登聞院，主管崇道，再祠。閑居復八年，除連州守，尋知袁州，除司業，兼崇政説書，召直敷文，知温州。三十年，福建憲，旨與祠，家居累歲，廣東憲，除禮侍，踰旬，試右諫議大夫，月餘，兼侍講，試兵侍。力請外，以敷直提舉興國。乾道改元，召落致仕，試禮書，不兩月，罷，予祠。言者欲鐫職，上不許。六年四月，薨，享年七十七。

趙丞相自温陵守謫潮，公從之游，日講《論語》。趙公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而乞祠，得無望乎？」公謝「不敢」，趙曰：「人有譏公者，故有是命。觀公文章學識，直諒勁正，廷臣無出右者，抑何誣也！且吾此來，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公獨肯來，不賢而能如是哉！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譏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久之。

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即命其子栻從公學。紹興戊午，黨議浸起，張、趙客貶斥無虚日，人爲累息，公獨泰然。州帑素窘，魏公俸不時得，公以經制錢給之。魏驚曰：「如累公何？」公曰：「得喪，命也。」魏歎息。

知袁州，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

道過袁，公曰：「吾同年生也。」留之數日。僚吏白恐觸丞相嗔，公笑不答。

尋理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于朝。上謂宰相：「王某所進書深得經旨。」

孝宗居潛，公於講筵奏云：「陛下富於春秋，儲貳之事大，未容輕議。竊見天族近屬，毓德郡藩有年矣，欲望斷自淵衷，擇可立者寵以王爵，係中外之望。」進讀畢，聖語溫粹，公喜曰：「上受直言，古所未有。」

孝宗即位，明年，公奏：「漢高祖開基，孝文躬節儉，天下一歸於淳厚。唐高祖創業，太宗行仁義，天下一歸於富庶。望詔大臣，尚敦朴，損虛費，則淳厚富庶之俗，復見於今。」

又言：「艱難以來，曰征曰和，浮議不根。陛下即位，四方翹首以望恢復，而國是未定。願斷以國是，則中外協力成功矣。」

言：「即政之初，當念祖宗積累之基，痛河朔陷溺之民，革姦蠹之宿弊，篤緝熙光明之聖學，戒飭內外，務崇節儉，嚴戢盜賊，以固根本。」尋除侍講。❶上曰：「太上謂卿邃於《易》學，故有是除。」

魏公都督，公力讚其議，所奏强本足用之說，十蓋六七。已而師潰而歸，群議洶洶，公持之益堅，即進曰：「近日宿州退保，衆議紛紜，危疑之情，虛實未辨。若非果斷持重，何以息群情、止橫議？」

在官悉心力，知無不爲。自入仕四十三年，居官僅七稔。閑居，權要素所知者，一不通問。疾革，忽喟曰：「大恩未報，中原雖戴宋未忘，玩歲愒日，正恐恢復之期非日月可冀！」言訖而瞑。

❶「講」下，原衍「邃」字，據張本、洪本刪。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五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廖剛

字用中，南劍順昌縣人。崇寧五年，第進士，歷縣主簿，州判官，録，教，五任，改漳州録。召除監察御史，以親老引外，得興化軍。靖康初，以左正言召，未赴，遭憂。服闋，以工部員外郎召，辭，除建憲。尋召爲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權吏侍，兼侍讀。明年，遷刑侍，丐外，以徽閣直知漳州。召還，拜中司，除工書。紹興三年，卒。

公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群生矣」。

言：「東南之民，困於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若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今詔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胥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資者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渭濱，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此三説也。」詔督府措置。

公嘗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

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

公入對，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公爲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躋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乃捃摭細故，矜觜爪，何足道也！」

秦檜當國，謀爲植黨固位之計，❶欲假臺諫之力逐異己者。公本檜所薦，及居言路，偘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檜遣人風之，則答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庭，以與檜有姻，故歸自虜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檜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公之名聞天下。

公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以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爲譏己，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

❶「位」字，原脱，據張栻《南軒集》卷三八《工部尚書廖公墓誌》補。洪本無「之」字。

胡舜陟

字汝明，❶績溪人。以監察御史還侍御。建炎三年，除祕撰，知廬州，尋除徽猷待制，淮西制置，改沿江制置，知建康，尋除徽猷學士，守静江。爲府吏以買馬折閲事誣於廣西運副，以其事言于時相，遂入其言，制勘静江府，終於獄。

公爲監察御史，言：「御史耳目之官，❷以言爲職。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❸以復祖宗之制。」詔依。

靖康丁未，高麗來貢。公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虚實以報虜。望止令遞表以進，却其使還。」

公言：「今日戎寇侵陵，❹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高、光，得賢爲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㮚狂生，聶昌凶人，李回差勝，亦迂闊，獨陳過庭、孫傅忠直，然又非經濟手。今欲轉敗爲功，惟擇任人才是先。」

公奏：「竊聞河北寇已遁去，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正使愛日而圖之，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弗及。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

❶「汝明」二字，原脱，據張本補。
❷「官」，原作「言」，據張本、洪本改。
❸「文」，原作「人」，據洪本改。
❹「寇」，原作「冠」，據張本、洪本改。

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爲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爲不輟，庶幾爲先患之防。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

又奏：「今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用。用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爲，二十年間，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望詔宰執侍從，以至省臺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并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

又奏：「伏見晁説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切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者，孟子而已。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神宗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説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説一傳，惑天下學者，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誚史，無所不至。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公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産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畿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師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

公知廬州，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淮南群盜，大者數萬，小者數千。

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群盜，須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威，足以捍虜。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遂除淮西制置使。

公帥廣西，與呂源有隙。呂奏公贓汙僭擬，又以書抵秦檜，言公非笑朝政。檜素惡公，入其説，奏遣理丞袁柟、燕仰之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公再守静江，有惠愛，人聞其死，皆爲之哭，丐者亦斂數十錢致祭。既而其家訴寃，再遣官究實，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於是柟等皆送吏部。

衛膚敏

字商彥，上世齊人，唐末徙錢塘，又徙華亭，今爲華亭人。宣和初，上舍奏名，上擢爲第三人，授南京宗博。越數歲，召爲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虜。淵聖受禪，始還，進三等官，遷吏部員外郎。尋假常少迓高麗使。建炎初，遷衛府少卿，擢起居舍人，拜右諫議，兼侍講。二年，拜中書舍人，忤時相，除集撰，提舉洞霄。三年，拜刑侍，進禮侍，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金人新和，徽宗命公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脱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宣和七年，復往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許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

及燕，報愈急，衆恟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入疆，❶知虜渝平，益不爲屈。虜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斡离不遇，請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虜，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

建炎初，言：「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障浚湟，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居，勢萬全矣。」又言：「二聖未還，陛下宜痛節宫室服食之奉，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感動天地。」勸上以守法度，謹爵賞，正紀綱。因陳時政，有崇、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宫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公先論時政，上曰：「崇、觀以來，所以亂法者，由宰相持禄，故於

❶「入」，原作「又」，據張本、洪本改。

事無所可否，馴致其禍，今當戒之。」

邢煥以后父除徽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直，公力言其非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忽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不拜，居家待罪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悦，乃出之。

上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問宰相，促公來。時乘輿渡江，人皆南鶩，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臣頃在維揚，數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之，曰：「是吾心也。」

爲人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上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君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皆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何如？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

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承事郎，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移越州，除大

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謫合州監稅。召爲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劍，主管洞霄，改太平，湖廣宣參。爲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敷文閣待制，再任，終于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

初筮仕，職教吴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勔滋不悦，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某所陳，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學問之敝，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

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闓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故媢禁者衆。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醳，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産業。屬纊之日，幾不能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虚，亦恐斂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

言兵政三説，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强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闊，❶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仗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却令逐州一面招募，❷猶勝於招叛亡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内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污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摧敗挫辱，而寡廉鮮耻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

❶「闊」，洪本作「闞」。

❷「却」，原作「刼」，據張本改。

也。京、黼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竄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僭即僞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寇賊相隣，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絶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

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宫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❷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

❶「有」上，洪本有「莫」字。較長。

❷「奉」下，原衍「異」字，據張本、洪本删。

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擔擎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莊，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絶，出限不歸，即免租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然即作户絶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爲天下之術有二，内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顔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禄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陳戩

字沖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除鞏州教，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內外艱，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户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提舉沖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

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近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見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

范瓊擁兵上流，徘徊觀望，朝廷憂之。公上疏，請詣瓊促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剥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今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勠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宜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獨不見苗傅、劉正彦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

扈蹕之永嘉，論事無隱，大略謂：「今之握兵柄者，非闒茸即跛扈也。❶宜申嚴紀

❶「茸」，原作「葺」，據洪本改。

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今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納之。

言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士論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謂御營兵分隸諸將，❶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❷公上疏謂：「省徭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内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道。」上納之。

❶ 「營」，原作「管」，據洪本改。
❷ 「弭盜遏虜」，原作「弭虜遏盜」，據張本、洪本改。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六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闡　忠簡公

字大猷，温州永嘉人。由舍選貢京師，中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紹興初，虔州教，李回辟爲帥幕。四年，席益辟帥幹。吏部沮其改秩，監岳以歸，連教鄂州、台州。賜對，除正字。十二年，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明年，兼國史院檢討。又明年，駕幸省，例遷官，免去。踰年，主管崇道。滿，添倅泉州，代還，改衢州，未上，罷。二十五年，兩浙市舶。居二年，爲臺屬，升郎闈，入王府。三十一年，遷將作監。明年，進宗少。孝宗即位，權工侍，兼侍講，賜服金紫，以隨龍恩，遷七官。隆興初，權工書，侍讀，屢丐閑，上不得已除顯謨直學，提舉興國。到家踰月，病，以龍圖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七月二十六日，薨，年七十四。贈端明學士。

上方鋭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修政攘夷之説，上亦虚懷聽納，每事咨訪。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公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公先嘗爲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公。

虜騎臨江，公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修諸郡之備，濟師京西、淮東，牽制虜軍。

虜亮死，新主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略曰：「敵人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之人，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其詳議以聞。」公言：「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亹亹數百言。冬，復上十事：一强國勢，二革苟且，三重臺諫，四明賞罰，五信號令，六抑奔競，七嚴軍政，八戢貪吏，九節財用，十禁科斂。公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隱，上大嘉賞。

公奏：「臣去冬乞守兩淮，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今其時矣。」面陳三策：移都督府於維揚，增修淮上城壘，優恤山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勸來者。上曰：「今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之爲長城。」會督府受蕭琦降，上召問公，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虹縣，公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益兵殿後。已而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公奏：「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鋭氣！」上命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軍聲復振。

時數易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詔近臣條闕政。公謂：「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翔踴，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

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籞，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虜復求成，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欸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上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耳。」

宰執奏：「金國紇石烈志寧以書論通好，朝廷遣使臣盧仲賢報之。所論三大事，正國書，歲幣如數，皆定。惟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乞命侍從臺諫集議。」於是自尚書而下，其説人人不同。公獨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彼以殘酷虐吾民，我以仁義撫天下。觀虜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

公已奉祠禄，陛辭，上問所欲言，公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郡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上曰：「卿姑暫還鄉，秋涼復召卿矣。」公既退，賦詩云：「入請犯天顔，今朝出漢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説。壽皇每嘉納。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憤，雖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

庭，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寅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説，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凛然以寒心者。而説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

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

王　縉

字子雲，嚴州分水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法，移池州石埭令，知婺州浦江縣，辟差杭州鹽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監池州永豐監。丁内外艱，權吏部郎官。忤時相，出知英州。滿，入對，除知虔州，召爲金部員外郎，尋以選知温州，加直祕閣。陛辭日，上留拜監察御史，擢侍御，遷右司諫。求外，復以直閣知温州。落職，奉祠。復知常州，差主管崇道。退歸二十年，告老。紹興二十九年，卒，享年八十七。

公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厚風俗，廣儲蓄。冀爲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

申諷諭。

東南大旱，江湖爲甚。公慮賑䘏之者，如伸枉濫，寬係累，禁科敷，緩逋負，免穀税，通糴船，瘞殍者，其論甚備。又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兑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內，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推其本，則願詔大臣，以燮理之事，飭清躬修省之意。論極剴切。

又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寇讎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

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耶？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陰類也，遠之備之以應天，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臣，參祖宗舊制，與每歲出內之數而均節之，以寬民力。」

言：「往歲金翠之禁，始自內庭。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冶采青緑，未必以爲器玩設飾，然恐天下妄意好尚，緣類而至。」上改容納之。

始，諸軍屯淮上，逆賊驕雛方陸梁，王師有不赴期會者。公請用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

言：「今二三大臣，或出而總戎，或入而秉軸，願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

兵書吕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酈瓊叛，祉死之，張忠獻時爲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而責之。公曰：「司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體者也。」

既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

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毋乃未可乎？」章再上，不報。

先以日食詔求直言，同僚有語公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建此議者必懷姦。」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遷。今臺諫媒孽右相，❶勢已動搖，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望，欲爲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矣，不願目前之利，乃爲後圖，不亦左乎？」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悟君心者。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上曰：「王縉論事可思。」即除知常州。

有故從官歸自虜中，蓋嘗仕僞庭，據吾京邑而爲之守者。過郡，公惡之，不爲禮。力求見，公面詰媿之。而宰相秦檜與之親厚，歸而泣訴，檜怒，以公主管崇道觀。

杜莘老

字起莘，其先杜陵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居眉之青神，徙恭之江津。中紹興十年進士第，以道遠免廷對，授梁

❶「孼」，洪本作「蘖」，兩通。

山學官，遭内外艱。二十五年，授珍州教，改禮、兵部架閣，遷勅令所删定官。二十八年，主太常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遷祕丞，權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居三月，遷侍御。請外，除直顯謨閣，知遂寧，給事中金安節封還詞頭，改農少。頃之，力請，竟拜前授。隆興二年六月，卒。

紹興二十五年，彗見，詔臣下極言闕失。公奏以爲：「彗，蝥氣所生，歷考史諜，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

遷祕丞，入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必及此，憂國深矣。」又遷侍御。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强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廣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❶顧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摇，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閲精整，故方鎮讋服，莫敢有異。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乞亟留聖慮。」

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

❶「待」，原作「侍」，據洪本及《琬琰集》中集卷五四查籥撰《杜御史莘老行狀》改。

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劫寨計。」上召師中奪其兵，遣李寶促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上出内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廪，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御械劉炎箎禁中市易，大爲姦利，公疏聞，即斥監嘉州税。淮南運副王秬結宦寺，居官簠簋不飭，❶公劾罷之。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謫瑞州。幸豎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摇之者，公疏數十罪。上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内外田宅貲寶，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

虜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内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隸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外。

陳俊卿自副端貳兵部，力求去。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令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然之。

公竟請遂寧之命，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

❶「飭」，原作「飾」，據洪本及前引杜莘老行狀改。

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説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

孝宗受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内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虚設。

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虚喝，聞聽風靡，議者狃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不出一語。公來，首發其端，每奏對，不論他事。高宗聞其忠言，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擊姦，❶聲震輦轂。上聽如流，雖戰士誅血，❷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悦，天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

黄龜年

字德紹，福州永福人。崇寧中第進士。紹興二年，除侍御史，未踰月，論罷秦檜。累遷給事中，以集英修撰、宫觀而卒。

初，太博吴元美創嶽宫三清殿，寓公咸在，吴以題梁遜公。公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古。吴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

❶「伏」下，洪本有「蒲」字。

❷「誅血」，洪本作「蹀血」，前引《琬琰集》杜莘老行狀作「沫血」。

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未第時，貧甚，自處湛如。應鄉舉引保，有考官某人，初爲縣尉，見公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後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輿櫬，相遇於道，公哭之慟，❶慨然賃屋，使人導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禄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携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黄甲，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公垂涕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别。

論秦檜第一章曰：「臣聞事君之道曰忠，而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故宰相之罪莫大於徇私。宰相徇私，則刑賞私用，爵禄私授，合黨締交，相與比同，熒惑主聽，肆爲欺君之事。伏見秦檜，歸自虜中，不一年而超至宰輔，檜當如何報？而乃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之急，刑賞以私用，爵禄以私授。王仲山，檜婦翁也，嘗守撫州，金賊到城，親往迎犒，除名編置。檜初蒙任，即奏令自便。夫刑罰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私而壞之。王昂，檜妻黨也，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昂不敢當而辭免，即除待制，豈所當得？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姻婭之愛，而假人刑賞。陛下御天下之至權，而檜敢盜用，其意安在？」

❶「慟」，原作「慷」，涉下而誤，據張本、洪本改。

復論第二章曰：「檜蒙陛下厚恩，國家艱難之際，人臣捐軀徇國之秋，當忘其家與身，而乃含狠愎之心，肆姦回之志，言僞行詭，陰移威福。慮陛下知其姦，則嘯群小而聚之朝廷，挈衆枉而布之要路，公爲朋比，以爲己竊弄國柄之助。賴陛下辨之於早，而立破其黨，不然，其爲國深憂未可既言也，尚可寵之以儒學最上之職名，而俾之優游於琳館，復聽其自如，懲惡之罰，欲安用乎？陽貨竊寶玉大弓，仲尼猶書盜以誅之，况竊弄國柄，可謂盜臣矣。」

又第三章：「臣聞任伯雨有云：『小人爲姦之狀甚多，可一言而該之曰無忌憚。』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小人之所不恤，故無復有所忌憚。恩莫隆於父子，而不仁則敢違其親；義莫重於君臣，而不義則敢後其君。君親且不之顧，則何所忌憚，何所不爲？楊雄《太玄》曰：『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陛下德量，涵容萬物，萬物囿於天地。然大臣有不義而後其君者，陛下亦安能容之而不正其罪乎？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欺君如此，正以懷不義之心，故上不畏陛下之察見，中不畏百僚之旁窺，下不畏天下之竊議。無忌憚敢如此。云云。」

第四章：「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其好與天下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其惡與天下公也。好惡與天下公，則功罪之狀當暴白於天下。云云。檜之潛慝隱罪，非陛下發揚於告廷之制，則中外孰得而知之？其奸狀之大概，讀制詞固可以想

見，然其事曲折之詳，則人皆傾耳而恨未聞也。願陛下涣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所以破爲臣懷姦之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不亦善乎？」

辛次膺 簡穆公

字起李，❶其先隋司隸，葬東萊之萊陽，今爲掖人。甫冠，第進士，主深州饒陽簿，調中山儀曹掾，改醴州醴泉丞，監湖州税，嚴州建德丞，浙東撫幹，皆不赴。除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未赴。呂頤浩薦知浦城。明年，監諸司審計司，召除駕、倉、吏部員外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除左正言，丐去，除湖南憲，丐祠。後守金華三日，召至，以足疾丐去，加祕撰，還郡。五月，復召，除權禮侍，繼權給事中，數月，爲真。中丞言罷，授敷制，提舉興國，尋除泉州，改福州，兼建帥。五上章，始奉祠。孝宗即位，首召，繼許終制。吉，召對，除中丞，同知密院，除參政。踰月，求去，授資學，提舉洞霄。明年，休致。退居八年，乾道庚寅閏月，薨，享年七十有八，官至左通議大夫。

言：「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者莫聞，謀身者尚衆，以補外爲左遷，以近民爲俗吏，營私殖己，廉耻漸缺。推原所以，豈責實之道有所未至歟？願嚴賞罰之馭，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上稱善。

❶「李」，《宋史》卷三八三本傳作「季」。

時諸大將各擁重兵，朝廷莫敢誰何。公爲正言，奏：「竭東南之賦以養兵，而軍政日弛，爲國之蠹。淮西一易帥，則全軍叛去，控御無術。且禁衛單弱，根本不固。願增王室之兵，閱將士之材否，親加揀拔，恩威之柄，咸歸於上，使人人知朝廷之尊。」

上問公曰：「朕欲通兩國之好，使二聖早歸，母后之養早伸，百姓早得奠枕，何道而可？」公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臣所未諭。」

僞齊既廢，兀术據東都，時方議和，公疏曰：「劉豫父子已廢，咸曰可賀，臣竊憂之。蓋前此逆臣割據，人心不附，今胡羯親在京闕，自北以南，悉鄰强敵，包藏叵測，不可不亟爲備。臣但見諸處關牒，排辦金銀私覿之物，❶欲遣使命。臣恐狼子野心，素無信義。乞詔大臣，講求至計，嚴備江淮，亟圖自治。戒諸將以持重，責遠郡以招徠，明間探以伺其乘釁，保積聚以防其因糧。不戰屈人，無以易此。」

又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澤，遂成孤軍斗絶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維揚，❷精兵出盱眙，侵軼真、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掎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絶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

❶「辦」，原作「辨」，據洪本改。
❷「維揚」，洪本作「淮陽」。

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奠居，必復散徙，是自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軍屏蔽，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既以江左爲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況今山陽、襄漢兩軍，如吾兩翼，遽自折其一，可乎？」

又言：「王倫等回，言劉豫已廢，粘罕輩悉就戮，虜勢浸衰。竊謂金人内則誅强臣於股掌之上，外則覆僞齊於談笑之間，謂之衰，信乎？是必張虚聲以紓我，覘弛備而窺江淮，假此名以惑衆，安中原未附之心。且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當識其詐謀，嚴戍守險，來則戰，去則設備可也。」上宣諭曰：「卿爲朝廷慮甚深。」

時秦檜任樞密，敘復王仲嶷官。公劾仲嶷知袁州投拜，罪在不赦。仲嶷，檜之妻叔也。又劾知撫州王晚，請佃官田不輸賦，且其父仲山先知本州，屈膝虜人，晚繼其後，何面以見吏民？晚，檜之妻兄也。章不降出，再奏曰：「臣奏仲嶷、晚，得旨追寢除命，是皆檜力營救，陛下曲從其欲。紀綱不恤，何以示四方？」

虜復陷三京，公力丐罷，得祠，再終更不復請。會星變恩沛，復得祠禄。時秦檜擅權，士大夫希進畏禍，奏計獻諛。檜以公負天下重名，屢寄聲，欲公移書，當稍收用，公笑而不答。

上始親政，復召，公言：「今風俗未厚，財用

未豐，賞罰未明，好惡未一，官未嚮方，吏未畏法，賦斂之煩苛未息，編民之凋瘵未蘇，上之德意或未孚于下，下之疾苦或未聞於上。願陛下兢業，嘗以天下之事惟艱，無懷宴安。」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公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至再。

又奏：「比年大臣惟恐人之議己，思欲箝天下之舌，士大夫以言爲諱。願廣開言路，先事而言，不以爲迂，逆耳之言，不以爲忤。陳見悃愊者，納之勿疑；迎合意旨者，罰之無赦。」

孝宗即位之三日，首降召命，繼許終制。既禫，以羸瘵納禄。上親書曰：「朕頃在藩邸，知卿名德之重。臨御以來，❶亟欲見卿，以憂制未終所不可起，今卿既禫，❷宜遄其歸，而復上疏請老，豈朕不德，不足與有爲耶？云云。宜勿復請。」公悚恐就道，既對，奏曰：「光堯親以大寶，傳授睿明，器使賢能，必考覆事爲。勿以一人譽用之，勿以一人毁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規，兵籍當加增招，民力宜加惠養。若夫恢張國勢，伺察虜情，節冗費以豐糧餉，繕器械以利戰攻，凡此數條，咸資獨斷。」

奏：「兩淮者，藩籬也；長江者，門户也；行在所者，堂奥也。故濡須、合淝之必守，則魏不能以侵吴；盱眙、江都之不危，則胡不能以窺晉。願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虚而入，所謂自治之策。」

言：「西北所恃者甲馬，平原易野，馳逐往

❶「臨御」，原缺，據張本補，洪本作「即位」。

❷「起今卿既」四字，原缺，據洪本補，張本作「今既祥」。

來，則吾舟師十不當一；東南所恃者舟師，驚波怒濤，舳艫上下，如履平地，則彼鐵騎百不當一。乞將諸軍所揀禁旅濟師，使識蒙衝之利。」

除中丞，朝德壽宫。光堯見公羸瘁，驚曰：「初不知卿病如是。可惜勞卿於强健時。勉輔寧宗，❶行當大用。」公首論：「士風不競，宿習未除。安恬者未必盡用，浮躁者類多有之。誦浮言，忘實效。痛加澄汰，使鄙者寬，誇者肅，薄者厚，貪者廉，洒然一變凋俗。庶知陛下初政，綜核名實之方。」

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爲茂草。公奏：「方種藝時，乞招集遺民歸業，官借牛種。或令見屯大軍，從便營田，實足食足兵之至策。」

臣僚奏：「選人改官，不用薦章，專以年勞。」被旨令侍從臺諫議。公奏：「今乞選人九考十考，與減舉主員數，明書實績，必曰某人廉吏也，以某事而知其廉，某人能吏也，以某事而知其能，則碌碌庸流遠矣。」

劾殿帥成閔，奪節鉞；劾浙東帥湯思退，以宫觀去；又劾前樞使葉義問，安置饒州。公糾彈務大體，必究其實，不爲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勵精政事，公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眷遇隆厚，呼其官不名。太上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符離之捷日聞，公手疏千餘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色不懌，奏曰：「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

❶「寧宗」，疑誤。

戒於陛下。」上嘆公先見。久之，除參政，公以力疾祈解，不允。及入謝，尫悴益增，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自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方正。湯思退促召將至，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人其謂何？且犬馬猶知戀主，臣力乞身，豈犬馬之不若？實苦筋力疲弊。」繼以涕泣。上惻然，深惜其去。

公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光堯每稱其清修。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文元、❶司馬文正之爲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僕妾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實白金奩，公受果反金。邁遺白簡，公廉益著，雖崎嶇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主上面諭：「卿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閫中不受俸禄。」公奏：「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太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

❶「文」，原作「友」，據洪本改。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七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汪　藻

字彦章，饒之德興人。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調婺州察推，除宣州教。憂，吉，除荆南書記，不赴，改江西提學司幹。至京，除編修《九域圖志》。母憂，吉，除校書郎，遷著佐，符寶郎，時政和四年也。王黼黜之，倅宣州，丐祠，提點太平觀。淵聖即位，召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尋改禮部，進常少，起居舍人。高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駕幸維揚，罷爲集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舍，擢給事中，兵侍，兼侍講，直院，尋真拜翰林學士，復領日曆。除龍圖直學士，知湖州倅，領日曆，移守撫州。歲餘，提舉太平觀。旨復命編日曆，書成，加中大夫，顯謨學士，守徽州。十二年，知泉州，移宣州，閲月，改鎮江。遭讒言，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乞致仕，不許，卒于貶所，二十四年六月也，年七十六。後二年，詔贈端明學士。

自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鋭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

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進和，喜事者集爲一録。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

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

博學强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註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説，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録，靡不記覽。其爲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

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❶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册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

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爲隱相。武人吴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也？」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爲伍耶？」

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

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

❶「徐」下，原衍「州」字，據洪本删。

勢。陳所以待之者三事，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今國家所有，不數十州。所謂生財，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乃惟痛加裁損軍中之冒請、禁中之泛取，乃可爾。臣復有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今將驕難制，意偏裨中必有一二英雄，宜精擇十餘人，各授以數千兵，直隸御前，合爲數萬，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

言：「淮南荐經虜寇，民去本業，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民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臣謂春間便可遣劉光世或吕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栅，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群盜。此萬世一時也。」

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爲允。

又言：「元符以來，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

始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黨，出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

孫覿曰：「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群惡嘯聚，環四海爲盗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

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公爲翰林，一時詔令，多出其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户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植黨，除不附己，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並湘流，沈文以弔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

又序公文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自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不朽，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徇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而爲詞章，如啗土炭，嗜昌歜，而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理亂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歌者，必寓

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鐘，萬石之簴，叩之輒應，愈叩而愈亡窮，何其盛也！」

綦崈禮　北海先生

字叔厚，世爲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登政和八年上舍第，調淄州淄縣簿，秩滿，改學正，除博士，改正字。丁母憂，歸。建炎戊申，宰邵州邵陽，道州倅，俱不就。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尋爲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頃刻爲制誥三篇，辭翰奇偉，上亟歎其能，拜中書舍人。四年，兼權直學士院，除吏侍。求便郡，拜徽猷直學，知漳州，明州。紹興二年，復爲吏侍，權直院，丐他局，移兵侍，進直院，俄除翰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引疾在告，丐去，不允，換寶文直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帥。朞年，丐閒，許之，三任太平觀祠。十二年，上章告老，八月薨，年六十，進爵高密侯，贈朝議大夫。

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開日益，儕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藏，屬辭比事，音節皆中律呂。父見而大驚，顧謂皇妣曰：「吾門自高祖以來，劬躬積善之報，其在斯乎！」

駕幸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

徵。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録黄，具公告假而李獨直，以己名行下。公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其文爲同舍所重如此。

嘗上言：「車駕駐臨安，即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西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大夫，以慰安遠人之心。」至於繩外臺奉令簡忽之愆，革諸將第功遷補之濫，汰冗兵，撙浮費，皆時所難言者。

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公奏曰：「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己酉之冬，直寇江淛。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吴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蓋以向來江表用兵，非虜形勢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淛自摇，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敗而已。則是今日利害，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

「爲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

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爲，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我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既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

「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阨險要，選練士卒，日訓于師，常如遇敵。以爲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

公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已得王言之體，而慷慨論事，無所回避，不虛爲侍從帷幄之臣。

秦檜上章辭位，上召公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虜，中原人還劉豫。上又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驚動天下』，今無聞。」故公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

川陝宣撫副使吴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

逆雛導隣國入寇，揚、楚震擾，上躬御戎衣，次於吴會。公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府肘腋之地，備豫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供王師犒給之須，簡舟艦以扼海道衝突之患。疚心夙夜，殆廢寢食。及春大駕凱旋，七州數十縣之民，按堵自如，不知邊書羽檄之遽，公之力也。

公平居不爲崖岸嶄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思於學問文章，白首不倦。彊記默識，緜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迹，先後數千載，如指諸掌，視唐常、楊爲不足道。上每曰：「綦公之文有體，真學士也。」

秦檜罷政，公草詞頭，著其惡無所回隱，檜深憾焉。及爲太師，怙權張甚，必修怨焉，而公已歿矣。然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之保任。閱十年矣，猶稱詔下台州，取壬子八月所賜御筆，衆論嗟愕。檜死，朋憸盡逐，識者慨公之不及見也。

趙思誠祭之曰：「公妙齡秀發，聰敏過人，辭章之妙，追古作者。❶博習詩書六藝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編，下逮傳記小説，靡不該貫，弈碁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真

❶「古作」，原作「作古」，據張本乙。

一時之英也。」誠爲確論。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一主縣簿，即踐華要。當官直氣敢言，多面折人，無所忌避。雖始終以文翰際遇，而朝廷有大議論，上必咨訪，故内外憚之如臺諫。然初拜掖垣，即兼内職，後兩領天官，亦如之。在玉堂前後五載，上屢欲大用，爲權臣中沮不果。建炎間，駐蹕靡定，詔令多不時下，公受命立成。上每嘉獎曰：「綦某詞知體，語言輕重得宜，無可點檢者。」時議以爲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然詔令亦有助焉。

樓鑰序公文集曰：「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吕忠穆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侯王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强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詔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

楊萬里序之曰：「記覽極其博，辭章極其麗，而正君定國，扶世立教，根於自然。其進言也，曰畏天，曰愛民，曰法祖宗，曰務學，曰從諫，曰進賢退不肖。其説經也，探聖賢之本指，别訓詁之是非，取正而舍奇，尚通而惡鑿，以今準古，據舊鑒新，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何其多取哉！鴻筆麗藻，冠于一時，有功中興，獨當上意，如威鳳祥麟，斯亦偉矣。

而自放泉石，罙入仙城，❶回縈之中，雖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賦，顧其閒雅澹泊，弗琱而工，豈營度悲鳴者所能幾耶？」

呂本中

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以正獻公恩補假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追貶正獻，亦奪官，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爲泰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密院編修。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引嫌，除直祕閣，主管明道宮。紹興初，召直言，❷爲祠部員外郎，尋丐閒，除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六年，召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屢辭不允，兼權中書舍人。七年四月，直龍圖閣，知台州，尋改崇道觀。冬，除常少。八年，拜中書舍人，旋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史館修撰。後忤秦檜，言罷，提舉太平觀。紹興十五年六月，卒于上饒，年六十二。隆興二年，追復敷文待制。

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遍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力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❶「罙」，張本作「深」。
❷「直」，原作「憂」，據張本改。

六飛幸吴郡，欲進蹕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爲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爲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亘監階州倉草場，以贓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絶，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

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倘有水旱乏絶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

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爲備矣。」

論：「任人當别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説。元祐、紹聖，混爲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蚤察，必害政體。」

靖康間，公與秦檜同爲郎，意驩甚，秦又公父所薦御史也。趙鼎耳熟公名，亦大欽

鄉之。公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爲左右揆，論議多不諧。秦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公爲陳「『同人于野亨』之義，當以大同至公，圖濟艱難」，秦不然之。又力勸其不可汲用親黨。亡幾何，除目果下，公即奏還之。秦諭且令書行，卒不聽，秦始怨公矣。《哲宗實録》成，趙除特進，公行其制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秦見此語，指爲破和議，不樂也。公繳還制敕甚衆，抑僥倖，明是非，未嘗苟合。趙能容，多聽從。秦皆以爲罪，遂誣公阿附首台。趙才去，言者希合，論公爲朋比，罷之。公去，秦之勢張矣。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爲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要，其視摧抑擯棄爲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公器蘊閎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樂易，即之藹然，莫見其喜慍。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爲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八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王居正

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其高祖徙家維揚。宣和三年，登進士第二名，賜上舍出身。丁母憂，吉，調饒州安仁丞，荆南教官，大名、鎮江、兩浙帥牒辟府學教，❶皆不就。時詔二千石各舉所知，部使者上公名應詔，謝却之。改徽州學官，未上，召命兩下，以疾辭。范宗尹爲同年，力薦，復召甚急，改太博。紹興初，除禮部員外郎，進常少，除起居郎，尋除右文修撰，知婺州，徙饒州。歲中，以常少召，除起居舍人，尋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遷兵侍。乞郡，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待制，知台州。至郡未幾，主太平觀祠。起知温州。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薨，以子貴贈大中大夫。

公幼嗜學，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出游太學，諸生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荆公以新經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概以王氏説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餘論緒言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内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説》不登几案，他

❶「浙」，《宋史》卷三八一王居正本傳、吕祖謙《東萊吕太史集》卷九王居正行狀均無此字。

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❶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能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餘十年。黨友鐫説公：「盍少自貶？」公歎曰：「此天窮我，非人窮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

范宗尹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如是始與公言之何，❷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某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某知罪矣！」

公言：「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説，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

除用有自中出者，❸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係不輕。」因録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捄弊裨闕，所還制敕甚衆。

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知己，排權劾貴，所言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

❶「篇帙」，原作「論秩」，張本作「論帙」，洪本作「篇袟」，今據以定爲「篇帙」。
❷「如是始與公言之何」，吕祖謙《東萊吕太史文集》卷九王居正行狀作「始與公言云何」，較勝。
❸「出」，原作「書」，據洪本改。

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爲此。」其爲上所敬如此。

公上疏云：「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爲七卷：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説，反覆背違；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七曰《三經》、《字説》，自相抵牾，集而成之，謂之《辯學》。」詔送祕書省。嘗進言曰：「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强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説者，正謂是矣！」公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首，上之。

始，檜參政，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鋭甚。既爲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所行。」檜慙怒，前好盡矣。及檜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温半年，亟以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經訂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

人不能窺其際。檜晚節權勢益張，尤畏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纍係無虚日。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

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室。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説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參稽讐艾，鈎索聖藴，商搉所學，詖淫邪遁之辭，迎軍披靡，❶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甫舉其端，❷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末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❸《辨學外集》一卷行于世。

胡　寅

字明仲，文定公長子。登進士第，歷外任久之。建炎三年，召除駕部郎官，尋除起居郎。紹興五年，爲中書舍人。十一月，除徽猷閣待制，守邵州。秩滿，丐祠禄，得請而歸。二十年，坐與李光通書，詔落職，尋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二十五年，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建炎三年，公上疏言：「願陛下一反前失，下詔曰：『金賊逆天亂倫，扶立僭僞。朕

❶「軍」，張本作「陣」，亦通。
❷「甫」，原作「輔」，據張本、洪本改。
❸「五卷辨學」四字，原無，據洪本補。

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臣竊歎憤，輒畫七策。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宫，南仲東宫官，歸依李邦彦，邦彦方被寵眷，又陰爲之計。❶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彦爲次相，金賊遽至，❷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幾會一去，中原塗炭。伏望陛下，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庶幾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百司庶府，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户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謹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户部所以治財，今四方供貢，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行在支費，惟以榷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宫，❸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爲營衛。命户部計費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專責宰相以餽餉，選委發運以佐

❶「爲」下，洪本有「講和」二字。

❷「遽至」，原作「濾王」，張本作「濾至」，據洪本改。

❸「臣謂宜置行」五字，原缺，據洪本補。張本作「臣謂宜置」四字。胡寅《斐然集》卷六《上皇帝萬言書》「行宫」作「行臺」。

❹「諫」，上引胡寅《上皇帝萬言書》作「謹」，則從下讀。

行於下，得人經制，何患無財？」

「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憝，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者，爲孝弟之虛文也。屈己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用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之人，例輕天下之士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非止面從，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或内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之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才之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

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望其用命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以精甲，付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家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姑息安養，惟恐一夫不悦，幸其無事，教習如戲，紀律蕩然者，治軍之虛文也。部刺史二千石，必選明惠忠智之人，久於其官，痛刈奸贓，以除民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結其離心，乃愛民之實也。詔出於上，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

轂，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徵求，因緣奸弊，復蠲其税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虚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之，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虚行之，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鑪，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晨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爲天子之虚文也。」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臣嘗乞揀諸路禁軍，充御營正兵，陛下自將之。又命福建團結槍仗，部以土豪，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鋭，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無主之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人，略依古法均節之，壯者訓武藝耕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者，因任使之。」

「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然欲謀進取，非堅坐不動者所能。臣謂惟荆襄爲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僚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兵，緯以弓手民兵，牽制江、黄，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❶ 願陛下先命吕頤浩、杜

❶「挹」，原作「把」，據上引胡寅《上皇帝萬言書》改。

充分部諸將過江，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固守必爭而勿失，以爲根本，悠久爲之，不能濟者，臣不信也。」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安石所教之小人，乃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破家誤國，不知已時。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非得希世異才，上下交用，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屹乎朝，以收運籌之功，所恃者獨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厮役，況望古昔名將乎！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體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者矣。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

文定公被召，命子姪各述所見。公呈十事：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

心；四曰修明軍制，以爲民防；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九曰開廣言路，以通民情；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

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二曰議學校之制，三曰重縣令之任，四曰京官必歷親民，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爲任，六曰除監司迴避户貫之法。

公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褒諭。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説。乃遣范寧之與何蘚偕行。公復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虜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鈎引虜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今以二帝爲言，然自建炎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今以虜爲父兄之仇，絶不復通，則名正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絶，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遣一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今日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修政，息民訓兵，以俟北向。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公既與浚異論，及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出守邵州。

秦檜知公致仕之貧，因其往建州省覲世母，遺以白金。公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爲譏己，始怒之。公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鰐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正方欲捃摭張浚諸人之

罪，劉旦知潭州，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公于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公兄弟阿附趙鼎，私相朋比。公尋以李光通書，特落職名。

章厦奏公「天姿凶勃，敢爲不義。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結異意之人，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遂有新州之命。

紹興二十六年，公卒于衡州。公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蓋以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

朱文公曰：「公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丕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好誦佛書者，致堂因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真戲也。」

潘良貴

字義榮，一字子賤，天台人。擢進士第，歷仕州縣。宣和初，爲博士，尋除館職，奉使淮南。靖康召對。建炎初，除右司諫，時相忌之，罷。紹興入爲都司，忤時相，罷。復除中書舍人，兼攝起居郎，罷，終於家。

宣和初，公爲博士，不肯託昬富貴之家，而

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其言果驗。

建炎初，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黄所忌。書奏三日，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

紹興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聖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

向子諲陛對，日昃未退，公越班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公于法。中執法常同援公而排子諲，上怒，欲併逐同。翌日，禮侍張九成侍講金華，因論其事曰：「臣聞良貴廷叱向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時暑甚，子諲久對，朝膳未進，而流汗津津。良貴恐勞聖躬，情迫于中，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又却如此。」繼云：「二人莫平日不相能否？」九成曰：「臣舊不聞子諲名，曩任館職，時良貴爲少監，嘗指元帥府日録，問良貴以向子諲何如人，曰：『好士人。』今臣所居與子諲相近，一日子諲過臣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

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者。」上意稍解，二人卒俱罷。

晦翁序公文集曰：「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静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沈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説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説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欲病棖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烏乎！若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云云。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内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信、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

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烏乎！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欲，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歎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申其志以没。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没没無傳而遂已乎？」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九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吴玠　涪國武安王

字晉卿，德順軍人。少隸曲端軍，以戰功初補副尉，權隊將。建炎三年，轉涇原都監，知懷德軍，冬，加忠州刺史。四年春，擢熙河路副總管，改秦鳳副總管，張浚用爲都統制。紹興初，加鎮西軍節使，又加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加檢校少保，奉寧、保定軍節度。❶五年，改所統制爲行營護軍。明年，加檢校少師，静難軍節度，川陝宣撫使。九年，加開府，宣撫如舊。六月，薨，年四十七，贈官至太師。

王少沈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隸涇原軍，大立戰功。婁宿寇鳳翔，曲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王以前軍討之。王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又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無殺掠，民皆按堵。

王與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衂。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張浚至秦州，與王語，大悦，遂以知鳳翔。

❶「定」，原作「静」，據洪本及《宋史》卷三六六吴玠本傳改。

時當兵火之餘，王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初，戰青溪嶺，王牙兵皆潰，至是王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王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潰散者矣。

浚以便宜董師川、陝，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王問策，端云：「教士十年後可大舉。」王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爲迂，一以爲怯，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視。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王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巴蜀大震，王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其上。或謂王宜進屯漢中以守蜀，王曰：「賊不破我，豈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虚，躡其後，保蜀良策也。」

叛將慕洧拔寨遁去，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虜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内懷慚懼，隻身降賊。王念其下忠義不從叛，亟撫定之。王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强。

没立郎君率鋭兵犯和尚原，期必取而後進，王擊敗之。没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成耿太師，復會烏魯孛堇，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王與戰三日，連勝，而没立方攻箭筈關，王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

北人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是與王

戰輒北，不勝其憤。元帥四太子會諸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三十里，疊石爲城，與王拒戰。王指授諸將，選勁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横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王遣麾下伏神坌谿，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孛堇及酋領甲士，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没，勦殺殆盡，綫獲四太子。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撒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二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王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黄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吴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王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栅，方據險要，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户孛堇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王歸路。王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王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王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虚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日，一夕潛遁。

撒離喝歸，深服王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時而動。」王

復書略曰：「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某世爲宋臣，食趙氏之禄，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説，使相時而動，足下度某豈苟得忘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撒離喝得書，大不平。

兀术舉兵五十萬，欲入川，豫之弟不忘朝廷，密遣使告王早備之。兀术來攻興州仙人關，王與兀术相見。兀术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王曰：「已事本朝，安有二心！」乃親約議定戰日，遂大戰仙人關，大破之。

王親兵不滿五萬，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長於料敵，激勵將士，退者必誅，信賞必罰，戰無不勝。

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數十萬兵，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緜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栅，下瞰王營，循嶺東下，直攻王軍。王自以萬人當其前，弟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户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王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王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王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

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公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恐，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孛堇，擁鋭卒萬餘，一發乘城。王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孛堇，總正甲金人三萬，夾攻柵兩肋。弟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撤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王營兑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爲統領，❶只在樓上酣鬭，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縋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王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王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賊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萬户，甲軍萬餘，得榜牌、衮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統制張彦夜劫賊横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王遣統制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王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

王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王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

❶「爲」，原作「馬」，據洪本及《琬琰集》上集卷六明庭傑《吴武安公功績記》改。

欲不出，恐軍民之寃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虜久不得志，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王以關師古自洮岷領李進、王師古、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内懷慙懼，悉還兵宣司，隻身降賊。王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拊存勞徠，捐其家財，❶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王兵由此精甚。

五年春，王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王與金人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

王初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漕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王言：「今不發兵，乞省其半。」詔奬之。

虜廢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測其將去，已而果然。

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

❶「捐」，原作「指」，據張本、洪本改。

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胡世將宣撫川、陝，王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王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伎，洞中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鋭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王之深於兵也。

十五年，詔立廟仙人關，賜額曰「忠烈」。

吳璘　信國武順王

字唐卿，武安之弟。年十八，以良家子從軍。靖康初，充永興路機宜，移辟秦鳳路，遷閤贊。紹興初，遷康州團練，擢秦鳳都鈐，馬步軍副總管。二年，權鳳翔，兼安撫。三年，遷榮州防禦，權副都總，知秦州，節制階、文。四年，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經略安撫，知熙州。六年，爲行營右護軍統制。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改秦鳳路經略安撫，知秦州，復除四廂都指揮使。十年，授鎮西節度。十二年，拜檢校少師。十四年，改利路帥，階、成、岷、鳳、興、文、龍隸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御前諸軍都統制，帥依舊，

知興州，加太尉。二十六年，加開府。二十九年，拜少保。三十一年，拜四川宣撫使，進封成國公。明年，拜少傅。孝宗即位，除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隆興初，拜少師。乾道初，乞解宣撫，不允，册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改判興元。明年，改鎮武興。五月十七日，薨于位，年六十六。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事，遺表上，封王贈謚。

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王與王招散亡保和尚原，練兵積穀，以扼敵衝。紹興初，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問隔絶，兵食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王與武安王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遂敗敵將没立于原下。没立遣二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❶又趨和尚原，没立身自犯箭筈關，期將夾攻。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没立亦竟不得合。時武安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拊之如家人，以輔成武安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

兀朮憤其連敗，合兵十餘萬，期必取和尚原而後入蜀。自寶雞而南，列栅三十里。武安嚴兵待之，王拒戰數日，率以勁弓强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旁，間絶其糧道，虜不得休。伺夜虜將飯，燃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虜不得食，疊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死

❶「成」，原作「城」，據《琬琰集》上集卷一四王曮《吴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改。

決，兀术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虜分爲三十餘陣以拒，我更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虜雖困而猶整，至神坌道狹，伏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户羊哥孛堇及首領三百餘人，兀术身中流矢二，獲鎧仗萬計。

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貿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之。

王與武安度虜既大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争。乃預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兀术、撒离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栅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騶會原上，與賊對壘。武安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爲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極其狡猾，東西相望，遥相掎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殺傷强半，而氣猶鋭，我軍苦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勵，有死志。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

而虜攻壘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爲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窺蜀矣。

紹興三年，兀朮等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虜懼掎其後也，乃陽以兵趨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且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

虜廢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某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

紹興九年，武安王薨。朝廷遣僉樞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以控要害，逮虜情見力疲，❶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兀朮殺韃辣，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軍蜀口扼虜。川陝宣撫胡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爲此者？可斬也！虜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璘請以身任責。」胡

❶「逮」，原作「遲」，據前引《琬琰集》上集卷一四吴璘碑改。

壯之，遂與公檄虜，責其棄信輕舉，❶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石壁，李永琪、向起等破鶻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參，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口而北向矣。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略安出，王曰：「某當以三陣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于劉圈，胡善戰，習善謀，皆虜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❷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盞持其勇，❸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盞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陝右隔王化，王一戰而聲震關

❶「責」，原作「貴」，據張本、洪本改。
❷「渭」，原作「謂」，據張本、洪本改。
❸「持」，《琬琰集》上集卷一四吴璘碑作「恃」，較長。

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往擒虜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略，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捷，喜曰：「真能踐言矣！」

王知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王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下最。

初，王閱兵河池，一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亦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王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廣野之間，而不得其法，取敗固宜。虜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王入覲，上問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王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王功賞，上因以王所對語之，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説，一敗而二勝者也。」

上謂宰執曰：「吴璘説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之，仍更呼璘與議。」王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時王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爲其子换文資，上許之。

王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静，加拜太尉。王自著

《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强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强勝弱。」其説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至於《陣法》，有圖無書焉。

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虜果敗盟，逆亮渡淮，巨酋合喜號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黄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之命，即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僞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争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僞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温敦烏也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元顔宗臣等八人。

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敕書褒諭。王遣都統制姚仲與王之子挺，率東西兩路之軍，合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權沙，會平涼之師來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畏我兵，號曰「天兵」。别將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虜將盡發西兵，内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顔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士氣自倍，登埤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别栅要

害，且治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别有地。及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鋭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戰。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鬬。時降師有覘者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公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書虞允文宣諭川陜，齎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僞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烈。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户一，獲兩千户。六月，皇帝受内禪，賜之親札，復遣中使賜御書、細鎧、弓矢。❶

王策虜必再争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爲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顔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王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豁豁萬户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傅城下寨，虜騎可

❶「書」，前引《琬琰集》上集卷一四吴璘碑作「府」。

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讙譟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趣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戰，而以奇兵擣其虚。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城。甫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争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歎王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横其衝，北嶺崒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王策虜雖衆無能爲矣。於是調王彦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勳勞績效聞，上賜親札曰：「覽虞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抗醜虜。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争，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内外相合以蹙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時有退師之詔，而議者遥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去川口遠，聲援遼絶，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

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復詔出兵，與張浚淮上之師相掎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歸，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王初得是旨，幕府請覆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係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虜擣蜀口之虚，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虜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内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況今逆亮死，虜内訌未久，合喜盡西兵頓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

虜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麾下擊之。虜小卻，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黄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黄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虜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

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撫，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賚加等，即召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旨，許朝德

壽宮。太上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入見。」王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

先是，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爲前此未有。三上章懇辭，遣中使詔諭不允。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禮赫奕，寵絶一時。未幾，詔還鎮，兩宮燕餞，禮均家人。王入辭德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爲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寵。

王復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之民甚利之。上降詔嘉獎。

王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至是王薨。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爲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此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爲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啟之。薨之數日，啟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養於其親矣。

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已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曰：「兵

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彦、姚仲、李師顔、向起，皆以功顯，爲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

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凛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首築皂郊等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之。

蜀之爲國，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争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成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爲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斂迹垂翅，有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兹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實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勒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即提銃卒，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終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聳十有六州，束戈提疆，受命下吏，虜失形勝，執愿技窮，讋我威靈，向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凛凛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十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周葵　簡惠公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自鄉校移籍京師。宣和六年，第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曹，改徽州推，臨安府教，未赴，召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徙農少，求去，不允，除直祕閣，知信州，江東憲。九年，除常少，再爲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年，復直閣。十二年，知湖州。十三年，移平江。十四年，落職，主管崇道。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權尚書禮侍，尋兼祭酒，又權給事中，出知信州，數月罷。二十八年，知撫州，引疾提舉興國。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州。三十年，進集撰，移婺州，加敷制。三十二年，除兵侍，兼侍講。隆興初，兼權户侍，旋參政，尋知密院。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乾道三年，知泉州。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學士致仕。淳熙初薨，年七十七。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爲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

有過，尚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

最後公連章極論趙子湜，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係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内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孝宗即位，公首被召。時張公督師恢復，公不以亟戰爲然。命佐夏官。其後湯思退與張公並相，或和或戰，多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誠，是曰是，非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訐，表裏洞達，無一毫之僞。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曾也。上色爲動。

元顔褒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爲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欲自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曁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爲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爲浙東、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内,盡發内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政,汰溢額内侍,罷毬鞠,節飲宴。内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奬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爲智,在物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

王庭珪　盧溪先生

字民瞻,吉州安福人。崇寧癸未,一試舍法右諸生。❶明年,貢辟雍。大觀間,張根以八行薦,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後因詩送胡銓,流辰州。太上更化,許自便。壽皇即位,召對,除國子監簿,以老求去,主管崇道。乾道六年,再召,踰年至,除直敷文閣。明年春,卒,年九十三。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生,執經來者户外屨

❶「生」,原作「主」,據張本改。

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當路。

胡忠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以詩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忠簡賡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移顔氏樂，一生無媿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後數年，時相得公詩，惡之，命帥臣鞫其謗訕，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爲師。太上更化，許自便，時年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乃寢。壽皇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❶詔略曰：「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牾權臣，流落排恨，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歸，以道誼化鄉間，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

❶「語」，原作「悟」，據張本及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二九王庭珪行狀改。

學無不通，尤邃於《易》，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胡安國、向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爲必傳。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曰：「王公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云。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唯《易解》鐍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掾家云。

公之再召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熹、王庭珪，卿識之乎？」益公奏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益公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斂衽。聞人善若己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慙惕自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益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翛然有高舉意。

誠齋楊文節序公文集曰：「胡公以言事忤時相，及謫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媢於明，必見媢於幽。故庭草隨

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直敷文。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渾剛大云。」

益國周文忠贊公畫像曰：「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爾顏酡。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井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范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學《春秋》，鄉舉、類試皆第一。張公讀其廷策，以爲選首，同列有病其言直，抑置乙科。授武安推，江東帥機。召試館職，除正字，改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以事忤秦檜，告歸，主管崇道。尋起倅邵州，又倅荆南府。入對，除祕閣，江西倉，改利路憲。請祠以

歸，起，知泉州。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年五十九。

虜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

秦檜力主和議，虜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虜，可使腥膻之乎！」趙竦聽，即爲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争之。既具草，而駭懅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病狂喪心，柰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

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之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檜以不先白己，益怒。

檜死，公入對，上勞問久之。公因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切切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攷群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定大計。

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

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强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今上由青宫受内禪，世莫知公之有言。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文集，皆書疏議論之語。

西山真文忠公跋公文集曰：「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歔欷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孅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哉！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説，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絶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

翁蒙之

字子功，建之崇安人。以祖任補官，調常山尉，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秋，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歷官至司農寺丞而卒，年五十。

紹興中，趙忠簡還葬衢州常山，郡將章傑，紹聖丞相章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

詔治悖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護其喪。一日，下書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憤，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君女弟適故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悖者，益怒，乃誣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書郎，即具以其事白檜，檜乃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君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用。當時天下莫不高君之誼，慕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

周益公必大曰：「是時士氣未泯，唁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君以身扞蔽，則根連株逮，當起大獄。魏公砐萬里通問，情誼彌篤，且爲罪首，非仁乎？君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怨宿怒，決壞不得逞，❶鼎鑊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三善從，可書也已。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爲一尉已如此，向令踐貴仕，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❶「決壞」，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一七《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手書》作「快快」，較勝。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十一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向子諲

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憲肅皇后之再從姪。元符三年，以后恩補假承務郎。次年，遷雄州推，濱州監税，鎮南節推，改監儀鸞司。恥與宦伍，乞歸吏部，改真州録，知開封咸平縣。御寶勒停，久之復官，監洞霄宮，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運司主管。明年，召除淮南運判，尋罷。淵聖即位，召除京畿運判，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户房檢討，不就，以直閣陞副使。召除開封尹，辭，以龍圖直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高宗即位，復爲發運使。以宋良事降三官，乞致仕避之。邦昌以三公預政，知襲慶府。丁父憂。明年，奪喪知潭州，以失守自劾罷。尋復職，乞持餘服，不許。除湖東新帥於鄂，群盗起，自劾，乞追服，旨得終喪。知廣州，尋論罷，遂乞告。繼丁母憂，吉，詔落致仕，知江州，改江東運使，固辭，旨赴都堂稟議。召至闕，加祕撰，與光世不協，求去。詔兩易浙漕，進徽制，升都運使。居三月，除户侍，再辭，不允。入奏再三，因忤近貴，退即上章待罪，乞致仕，不允，仍除徽直，知平江府。復乞致仕，許之，壬申三月十六日没，享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群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憲肅聞而悦之。

宣和間，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爲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别供金帛又百五十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榷貨，此兵食不足之本也。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漕計。」公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因言：「朱勔父子兄弟，挾應奉爲奸，致一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輒千斛，數千緡，應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上曰：「可説與王黼，待委卿覺察。」公謝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凡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勔大沮，無以施其奸，歲省四十萬。

同僚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纔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爲羨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語之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今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敢受。

言：「祖宗置發運，經制六路財賦，置糴於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即以所糴代發，候到依舊截留。災傷州縣，還以元價，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米至真揚，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不乏，民力亦寬。自鹽課歸榷貨，漕計已自不足。繼行直達，

廢倉廩以爲無用，獻糴本以爲羨餘，押綱使臣及兵稍無往來私販之利，遂使盜官物，❶負欠者十八九。此漕法之所由壞也。今且請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舊欠。在泗州者，巡例奏計。應折欠米，排岸司復申發運司推治。庶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庶幾惜身計，可保官物。」上大喜，可其奏。

除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時京師戒嚴，殿帥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得旨便宜，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至自黎陽驛，勉直孺。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已敗虜於雍丘矣。公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轄，率衆捍戰。虜於是不得侵掠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詣南京朱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及大元帥府動募壯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以安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許監司郡守勤王，公乃募兵，遣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既而被詔，「勤王之師不宜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爲虜所獲。虜遣使分道取李綱、吴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家屬，公執其使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遷，有張邦昌僭位之變也。

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公檄郡縻之。

❶「使」，胡宏《五峰集》卷三《向侍郎行狀》作「侵」，較勝。

又手書至南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爲，公曰：「時方艱難，尤宜謹守法度。」邦昌又遣人以僞詔詣公督兵，❶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其子澹請曰：「今天下無君，人心皇惑，大王宜處分軍國事，乘勤王憤怒之師，親帥諸將，北渡大河，討豕突狙詐之虜，救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内連外結，未易鉏也。」

知潭州，會虜大入寇，入豫章，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士，得萬餘人，爲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大，虜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於是虜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數責之。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捍禦，雖殺傷相當，而外援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兩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于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人降賊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即入城，鉏治强蠹，撫安善良，上章自劾。朝議不樂公者，以抗賊爲非是，罷之。

赴審察，入奏，略曰：「陛下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主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繫。今廊廟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區夏，不亦難乎？」上稱善。

僞齊入寇，劉光世守合淝。賊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退走，乃聲言乏糧。時車

❶「督」，原作「篤」，據張本、洪本改。

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促公濟光世軍。公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走之。

奏曰：「今急務有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曰户版失實。」又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備之。」

知平江，聞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禮，公歸意益堅，復乞致仕。仍奏言：「聞使人以『詔諭』爲名。臣竊惟自古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諭韓世忠却之。臣聞本朝使金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聞國信計議所訖。」公不肯拜虜詔故也。

公天姿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剸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宅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群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莅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見劉安世問爲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而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胡安國嘗言於廟堂曰：「向某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安世尹南都，陳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不果用。

公有《薌林文集》，朱晦菴序之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道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尸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竊於薌林向居士之書而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絶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❶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絶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强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横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

❶「姒」，原作「似」，據張本、四庫本及朱熹《晦庵集》卷七六《向薌林文集後序》改。

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凛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　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　是豈徒以其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是必有其本矣。」

每入覲，皆求歸，上高之，親書「薌林」二字以賜。

向子忞

字宣卿，以伯永嘉郡王宗良恩，任登仕郎。政和七年，調華州兵曹。宣和六年，中山府録。七年，辟撫屬。靖康初，丁父憂，吉，除均州倅，未上，攝真州。吕相薦於高宗，召對，加直祕閣，兼淮東帥。虜來，退保河南，坐降一官，時建炎四年也。知江陰軍，從駕還，過明州，就知本州，丐守道州。紹興初，朱勝非出督，檄爲參謀，攝洪帥。論者以激曹成之變，降官罷居數載。祠，主管崇道。五年，郊恩，復直閣，守衡州。六年，宮祠。尋罷，以諸司奉。八年，銜冤自訟，改正，復直閣，湖北憲。沮之者中傷，罷歸。十一年，奉

祠。十四年，以不附時相，貶三官。十七年，敘復。二十八年，起知道州，在任半年，復職，改知廣州，未上，言罷。三十二年，江東運副。隆興初，淮上戒嚴，復職名，兼隨軍運副使。二年，奉祠，疾作，上納禄之請。乾道初，守本官致仕。享年六十有九，累官太中大夫。

朝廷遣張浚董師北征，先遣二大將取靈壁、虹縣、符離三城。二將失律師潰，張公欲渡淮，而敗書聞。中外洶洶，幕府紛然，公爲隨軍轉運副使，安然無懼。

吕丞相檄公守真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執官吏，莫敢誰何。公拏舟及城，徑謁先聖，還坐黄堂稱太守，吉震讋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所。吉自公來，縮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於公。民間有竄伏者，一日率其屬而入，公坐堂上，迎謂曰：「汝知前日罵虜而死者乎？吾兄也！吾固不畏死！汝爲將不能禦盜，尚敢殺太守爲？」顧左右取劍授吉。吉奪氣膽落，哀嗚推謝，乞招集流亡以自効。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悌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所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爲祭儀，拊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任己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官其兩孫。殁之日，一子五孫尚白丁。其篤行特立，有如此者。

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辨，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

生亦莫能與争也。其天性剛毅，故與世多忤，雖屢抑而不自悔也。

靖康初，虜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于陳。建炎二年，虜侵陳、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借留于朝，而朝廷已别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虜人圍陳，忠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於留守宗澤。公見澤無出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駡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死之。公與一男一女乃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葬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攜挾南渡。

公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公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張忠獻薦公守衡州，時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臣齎金糴于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路費，量其價糶于通衢，每升爲錢六十。飢民驟得賤米，所活不可勝計。公拜宫祠，士民相與群聚，擊鼓于提刑司，願舉留，鼓爲之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及公戒塗日，闔城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時文具而已。

公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常與胡文定公談當世士，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與檜同

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殁，檜姦邪日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説，曰：「昔時侍先君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❶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而已。公之爲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爲之膽落者，非使而然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也，非着意以矯世而倣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爲文也，非鉤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詞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設施也，非能捧土而塞飛湍瀑流者也，行其義之所行，而止其義之所止而已。然爲學爲政，介然明白，文章設施，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居其室而發樞機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妙喜贊》

晚隱于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堁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襆被枝笻，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觴賦詩，逍遥襄羊，興盡而後别。胡寅作《有裕堂記》

陳規

字元則，安丘人。登進士第，以通

❶「邪」，原作「耶」，據洪本改。

直郎宰安陸，攝德安府。建炎初，特轉朝奉大夫，龍圖直閣，知德安。四年，除祕撰，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初，升徽制。二年，升徽直。三年，爲顯學，兼池州守。十二月，充龍直，知廬州。四年四月，召，引疾，提舉太平。八月，復守德安。五年，貶秩二等。九年三月，知順昌府。十年閏月，充樞密直學士，尋知廬州。十一年五月，卒。

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争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

公在郡四年，屢破群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

言：「近以群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遣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公與群盜屢戰，自楊進之

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

公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説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升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初，桑仲既爲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橫于鄧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兵縞素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仲，鎮撫也，汝爲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孝感闕令久，公聞韓遹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兼邑事。遹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遹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遹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

初，橫聞明奔德安，聚衆圍德安。公登城諭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議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填濠，皆畢，乃鼓衆臨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公坐城樓，砲折其指足，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公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韓迺來告曰：「孝感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殿而來，賊疑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卒不與。時橫填濠不實而天橋陷，公以六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

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略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

四朝名臣言行别録下集卷第十二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趙密

字叔微，❶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以步將成燕，大元帥建府，檄統先鋒援京師，以功補閤門祗候。建炎間，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進武功大夫，爲統制。紹興初，升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拜宣州觀察使。十二年，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受詔主管侍衛步軍，除定江軍承宣使，進崇信軍節度使，録管軍十年勞轉太尉。三十二年，拜開府。明年，領殿巖。又明年，告老，以萬壽觀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❷虜犯淮，孝宗起公，重臨和議，旋成，乞歸，除醴泉使。乾道元年，再致仕，尋病卒，壽啟八帙，贈少傅。

公生四歲，知學，所居茂林芾翳，異人不知所從來，憩其下而咤曰：「是宜有貴人！」宗黨子弟争出揖，了弗視，最後目公曰：「兒是已！壯當以疆埸之事傑立。」語罷索酒一引，空其罍去，不復見。虜陷揚州，士民争從乘輿渡江，衆數萬，畏

❶「叔微」，原闕，據張本補。張本眉校云：「舊本失字。」《宋史》卷三七〇本傳作「字微叔」。

❷「少」，原闕，據張本、洪本補。

不得免。公露立水濱，麾舟訖濟，悉拱手加額，稱爲「佛子」，至以標其軍。

受詔入衛，時方多虞，申儆千般，幾通夕不敢寐，忠勤結知自兹始。以其生於酉，命繡雞於旗，并錫之斧，及賜常御巾屨。

海寇朱明暴閩，連歲不少戢，臨以官軍，勢益甚。以諉公，即擇畀張守忠方略，且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集矜定之爾。」

南北通好，戎備頗玩弛。整理訓齊，常若待敵，賞勵介士，空單帑藏不惜，笥無兼衣。

虜亮南下，諸道禦之，徼賞者得一級、匹馬，亦飛驛告捷。公言：「彼傾國涉吾地，那得久？堅壁以老之，伺間而圖之，萬全計也。屑屑上功，那用許！」亮竟自滅。

公天性簡諒，幼嗜兵書，雖用武爵顯，而詩書俎豆之習，終身不少置。《資治通鑑》或成誦不脱口。閑暇接賓客，笑言融怡，處躬渾然，無微玷可指。

王德

字子華，❶通遠軍人。從劉光世勤王，爲前軍統制，以斬韓世忠部將，編管江州。光世爲御營副使，復起爲統制，累功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加清遠軍節度使。張俊入樞，薦爲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秦檜忌其英勇，罷爲浙東副總管，紹興駐劄。復爲湖北總管，荆南駐劄。紹興二十四年卒。

善謀有膽勇，方張遇據池州，劉光世往討

❶「子華」，原闕，據張本補。張本眉校云：「舊本失字。」

之，以百餘騎進，爲遇所敗。公以兵救之，得免，追至江州，敗之。雄勇無敵，軍中號爲「王夜叉」。

虜犯揚州，光世兵潰。公引兵四百至和州城外，會張育聚兵五萬據和州，移文令公聽其節制，公不從。育親領三千兵來劫之，❶公盡伏其兵於深林草中。育至，不見公，乘馬往來，於草中尋之。公與弟青并王世忠挺鎗躍出，刺育墜馬，斬之。復移文城中，招育諸將，令聽節制。諸將聞之皆降，公乃入據其城，待育一家如親戚，撫其諸將皆如故舊，人心歸焉。俄而群賊張和尚以兵五萬來寇，置書于公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故我來復仇耳。」公書解之，不聽。又來索育之骨肉，公盡斬育一家，遺其頭，勸之退兵。和尚曰：「此但育一家而已，必盡斬其一軍老少，我乃退兵矣。」公乃宴諸將告之，咸請死戰。乘鋭一擊，潰之。和尚走，爲鄉兵所殺，其衆盡降。公領兵十萬，渡建康，見光世。光世喜，分爲六軍，軍威大振。

金賊寇淮南，公與戰于滁州桑根，敗之。再戰于和州，又敗之。未幾，逆豫復遣兵入寇，公被命往戰于滁州渦口，敗之。又戰于安豐縣，敗之，斬三千級。劉麟亦領兵犯廬州，而聞猊先爲楊沂中所敗，遂望風而走，公等擊之，降其兵數千。光世請宫祠，罷兵，以公爲都總管，命吕祉往節制其軍。酈瓊、王世忠等不伏，訴公于朝，公奏諸將驕暴，命公以本軍歸御營，而瓊等果叛。

拓皋之戰，金虜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

❶「劫」，原作「却」，據洪本改。

萬爲兩隅，夾道而陣。公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師中麾兵薄其右隅，虜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虜大敗。劉錡謂公曰：❶「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

兀术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楊沂中戰兀术於拓皋，兀术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爲賊所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橫擊，大破之，殺虜萬餘。沂中幸免，遂復廬州。

張俊大軍至亳州城外，公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酈瓊聞之，謂葛王褒曰：「夜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遁。時俊軍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公爲多。公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兀术再圍濠州，公勸張俊、沂中急往擊之，俊以糧乏，俱退軍黃連鎮。濠州陷，俊密令沂中往收復之，虜伏兵數十萬皆起，沂中被圍，殿前司兵幾殲。公與田師中等往救之，力戰濠州，奪沂中出，而兀术退兵，於是有節使之命。

張子蓋❷　恭壯公

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

初從韓世忠捕苗傅，補承信郎，又從叔俊，遷武功郎。紹興六年，敗劉猊，授武功大夫，閤門贊舍。明年，除御械，授昌州刺史，江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授登州防禦使，兼宣司衙兵副統

❶「錡」，原作「琦」，據四庫本及《繫年要録》卷一三九紹興十有三年春正月丁亥條、《宋史·王德傳》改。

❷「蓋」字，原脱，據洪本補。

制。明年，以功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十三年，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高宗幸俊居，授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爲鎮江都統，授海州，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尉。

紹興十一年，❶兀术陷廬州，寇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未發。俊遣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者勝！」公及王德鼓譟而行，徑至城下，馳騎先登，入和州。虜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❷邀擊虜，俊遣公與錡會，大戰於拓皋，敗之，軍勢赫張。兀术復犯濠州，公又敗之於周梁橋。

公自鎮江往謁張浚，浚與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浚奏公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徠。

虜攻海州急，詔公往援之。公至鎮江，乃整齪師渡江，至楚州，虜知公且至，有退意。有大呼於城外者曰：「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公率騎軍至，步軍猶在後也，魏勝出城外與公議戰。

公先至楚州，時淮東漕龔濤謂：「虜衆十倍，❸兵力不支，宜虛張聲勢，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公曰：「彼不救淮陽柰何？」乃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虜

❶「十一」，原作「七」，據洪本及《宋史》卷三六九《張俊傳》附《張子蓋傳》改。

❷「錡」，原作「琦」，據四庫本、《宋史・張子蓋傳》及下文改。

❸「衆」字，原無，據洪本補。

聞公至，斂大伊兵陣磨行，公率鋭騎先進，諸軍絶道以請曰：「敵近，不可進。」公不從，賊望公旗，斷二橋而去，公夜布橋而進。

翌日，至石湫堰，賊萬騎陣於河東。公與相射，至暮，解鞍秣馬，憩於河西，賊不敢動。中夜大軍至，即架梁以渡，黎明，翼衆軍追之二十里。

賊再陣於海州西北，諸軍見賊兵衆，不敢前。公曰：「彼衆我寡，利於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虚實。」亟遣統制張玘等掠敵。玘中流矢，公令諸將曰：「事急矣，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入河，溺死者半。虜復整軍來戰，公再率精鋭擊之，獲車馬鎧仗萬計。暮至新橋西，虜再陣，問「主軍者誰」，答以「張循王姪」，虜嘆服，曰：「小鐵山也！」公又率軍追殺。會日晡，賊殲焉，餘騎遁去。公還定海州，民皆出迎，以手加額，至繪像祠之。

李寶

字□□，乘氏人。初從岳飛爲馬軍，後爲統領。至紹興三十年，爲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黄州，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三十一年，入奏事，請徙守江陰，從之。後以海州功超授右武功大夫，靖海軍節度使，❶京東招討使，浙西沿海制置使。

公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岳

❶「靖」，張本、《宋史》卷三七〇本傳作「静」。

飛入朝，公願歸軍中，飛未之奇也。公快快，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公抗言：「欲歸者竇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公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公統領軍馬，屯襄城。

守黄州，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從之。

三十一年，公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公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舶，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公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静。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略，公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公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洶洶，争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摇。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

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公大喜，促其下乘機進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逆亮踰淮，慮魏勝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海州。公師至東海縣，虜圍海州，鼓聲震十數里。勝使人邀公同擊虜新橋，公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虜界，非復吾竟，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虜奮擊，士皆一當十。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公，公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聚衆，爭爲應援。

公與虜舟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公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公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户也，公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朐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公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黄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楫師歡抃。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柂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争奮，引帆握刃。俄頃過

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囂呼紛拏，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纈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摇兀，無復行次。公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公叱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脱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顔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陷通、泰，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即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即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舡。公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歎曰：「始朕用寶，謗書盈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

四朝名臣言行別録下集卷第十三

朋溪李幼武士英纂集

李彦仙　忠節公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初，爲陝州石壕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閤門贊舍，就畀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四年，虜陷陝，戰没，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公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宣撫，公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軍，師中敗死，公走陝。

陝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複。及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瓊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公尉石壕，獨如平時，歸者襁屬。❶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鋭者分主之，❷自營三觜。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❸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駡，公單騎衝擊，挾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公邀

❶「襁」，原作「搉」，據張本、洪本改。

❷「主」，原作「壬」，據張本、洪本改。

❸「少」，原脱，注「元缺」，據洪邁《容齋五筆》卷六引王灼《李彦仙傳》補。

戰，伏精兵後崦，掩擊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争附者，勢益雄張。未閲月，破虜五十餘壁。

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公陰縱麾下往，約日内應。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

河東人先倡義拒虜，公約胡夜叉者爲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公誘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仇，公因客鐫説，遂來歸。乘勝渡河，栅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悉裒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業素留鞏，取盡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悦，各有固心。

烏魯撒拔圍城，公鏖鬬七日，虜傷甚跳奔。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譟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使王庶檄使輕軍掎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應，公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三萬，會張浚經略川陝，弗許。

婁宿衆十萬圍陝，公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嚣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建炎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公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砲，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浚爲遣軍，虜先阻

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公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許不行。丁巳，城陷，公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

虜先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公叱之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公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

公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箠，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時同、華、長安，盡爲敵藪，陝斗絶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角，但誦忠義，感動其下。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己。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三百餘戰，皆樂爲用。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户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絶，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剸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如此。

趙立　忠烈公

字□□，徐州張益村人。政和中，隸州之武衛軍，後補本軍都虞候。建炎三年，以復徐州功，授忠翊郎，就權州。四年，權楚州，會分置諸鎮，嘉其殊勳，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

使，兼知楚州。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戰没。事聞，輟朝一日，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立廟楚州。

政和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時金賊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所至官吏望風退避。及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公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巵酒，揮淚以賞公。粘罕憤其城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聽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盡室遂被害。

公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哭掩藏。公知賊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爲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公之叔扆後期而至，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殺甚多。遂推公爲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城中，遇出師及歲時，必率衆泣禱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祐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杜充守建康，命公會兵楚州，公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赴之。時賊號托落郎君，圍楚州益急，往來艱棘。公斬刈道路，行至淮陰，遇賊，且行且戰，出没賊中，凡七破賊，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公來，歡迎鼓舞。公時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

取，命醫以鐵箝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公色不變。賊益兵不已，用攻具數百，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公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城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公又敗之。至五月，兀朮自浙歸，又屯於楚之九里徑，欲斷公糧道，公又大破之。

劉豫在東平，遣公故人葛進等賫書誘公，令供賦税。公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公，具言金大兵將至，必屠一城生聚。公令拽出就戮，偲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一言而死！」公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公忠義之聲傾天下，遠近嚮風下之。

賊兵皆會孫村浦，公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敗。公私謂僚屬曰：「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已失諸郡，窒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張榮乘亂鴟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承州報虜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傅城下，公慨然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

公每劫寨，必殺獲不貲，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公在座，公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賊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

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列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賊大進攻具薄東門，翌日，填濠將進，公率衆拒之，忽報賊近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疋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賊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二聖廟，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絶而終。

公家屬先死于徐，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没。公木强不知書，天性忠義，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視虜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自虜犯中國，多以虚聲脅降，大城如探囊取之，惟冀州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爲虜所畏，而公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虜鋭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公以其軍蔽遮江淮，故虜亦困弊而止。議者謂公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矣。

公自起小校至爲將，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兕，足蹈河海而不少變。每剡奏，必言「賊行滅矣，無憂，願寬宵旰之慮」。方其被圍，上命劉光世、陳思恭會兵，水陸並進，督將帥渡江以援。賊聞救至，乘之益急，使公無死，將盡殄群醜。今其所立，亦足以震耀一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公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所

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公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襃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聳動萬世者也。巡、遠皆出卿相之族，臨難行其所知，易矣。公起自行伍，奮不謀身，比之巡、遠，爲尤難也。

魏勝　忠壯公

字彦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爲縣弓手。紹興三十一年，❶北取漣水，又復海州，就權州，自兼都統制。李寶遣子公佐至海州，始以名聞，尋授修武郎，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次年閏月，轉武功大夫，閤門贊舍，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餘仍舊。隆興初三月，與賈和仲議不合，督府罷其職，改差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專訓練御前諸軍馬，建康府駐劄。督府尋辨其冤，復舊職。十月，授忠州刺史。二年八月，知楚州，餘官仍舊。十一月，虜犯清河，入淮，力戰而死。事聞，詔贈寧國軍節度使，立廟鎮江府江口，賜號「襃忠」，年四十五。

少有勇力，多智略，善騎射，好義而疎於財，一時流輩推伏，里中豪亦稱之。亮篡立，有南侵意，公慷慨奮發，得義士三百餘人。一旦北渡淮，取漣水軍，宣上德意，不殺一人，州民翕然。既定，謀取海州。

❶「三」，原作「二」，張本同，據洪本及《宋史》卷三六八本傳改。

海州守高文多，渤海國人也，聞公至，遣兵來捕公。公追逐之，迨夜直抵城下。文多閉城拒守，公令張旗城外山林間，多舉火爲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説諭城中人，城上人開門，公即勇鋭登城門守禦，餘皆自城門入，莫有拒者，獨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公。公整軍入城，市不易肆，入與安仁父子戰於譙門内，殺安仁，擒文多，民皆安業如故。即日告諭諸縣，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恢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勝兵數千人。

虜遣蒙恬鎮國率山東軍馬萬餘人來攻，取海州，至州北二十里新橋，公親率兵出城迎之。公觀城外地形，道路險隘處設伏，而以衣甲全備者列陣以待之。士皆效死，用力鏖戰。伏發，賊大敗走，殺蒙恬鎮國，斬首虜千餘人，生降三百人，獲旗馬鼓甲無數，軍聲益振。山東民皆欲歸附，公遣人持檄招諭，益結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共復中原。蒼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强壯萬餘人，爲山寨。虜兵攻圍久，寨首滕㬌告急。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公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虜潛伏軍倍多，公軍遇伏，皆依山寨，虜兵襲之，公單騎在後，與虜戰，用大刀奮揮擊之。虜望見公，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餘騎圍公數重。公陷其間，四出突擊，虜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七十創，冒白刃出重圍中。虜追之，射公所乘馬仆，公步而出，無敢當者。公至山寨，虜又攻之急，絶其水。公禱之神，雨大作，人得食水。虜攻日急，又周山爲營，固守三日。公料虜且復攻海州，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虜果攻海州，蒼山圍

解。二十八日，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公出城迎敵，皆捷。初三日，虜分軍攻城四面，公以賞募士，上城守禦。矢石如雨者七日，虜死傷多，遁去。

逆亮踰淮，慮公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之。時李寶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虜舟，至海州岸，公邀之同擊虜於新橋，大捷。公還州，於北關子門爲守計。虜逼關門，公上門張樂，飲酒犒軍，固守勿出戰。虜攻城踰時，方少遣士出門，憑隘地擊虜。虜知不可攻，乃轉而渡河，襲關後。公知之，即以兵入城。虜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公先已於砂堰設備拒之。又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虜五百餘騎，皆望風退。公復追之十數里，虜大駭散，公手殺十數人，兵悉入城守禦。虜繞城爲營，翌早，乘昏霧四面過壕，攻益急。公厲士捍拒，矢石交飛，虜死傷多，乃棄攻具，拔寨走，距海州爲長垣，包海州在中，使不能出。及亮敗，解去。方城守時，城中器甲不備，至紐鞋底爲甲。望虜營炊煙起，即出城驅之，虜不得食。公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名姓揭之，虜望見，每退走。

公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未嘗乏事。環海州度際虜軍攻取地，築城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息，常如寇至，故能以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戈甲之富，而有禦敵之功。公亦自謂當胡馬南牧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數萬人，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難矣。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公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太師合二十餘萬

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公餉道。十一日，至石闥堰，公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公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公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舡，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公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公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公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卧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公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絶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公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公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公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蓋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軍至，公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備戰守。車上爲獸面木牌，小槍十數條，❶垂氈幕軟牌，皆繪猛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爲陣，可載輜重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爲營，掛搭

❶「槍」，原作「創」，據張本、洪本改。

即如城壘守關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敵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上寘牀子十石力弩，箭大如鑿，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小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臨時恐有拒遏，亦預爲解脱計。常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令諸軍依其式而多造焉。

隆興二年，詔海州撤戍，以公知楚州，令以所部軍馬赴新治，仍專一措置清河口，同淮東招撫使劉寶等措置盱眙楚州一帶。時和議未堅，虜乘我之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犯邊。公覘知之，以州事屬通判，而身率忠義軍，專在清河拒遏。十一月，虜詐言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公知其謀，欲拒之，寶戒以方議和，不許北向放一矢，公以其命不敢動。初四日，虜果軼境至，公於淮陰縣拒之，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虜增生兵來，公力戰，且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寶堅謂「方講和，豈有攻戰」，終不發一兵。戰終日，矢盡，救不至，公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於此，得脱者歸報天子。」令步卒前行，騎在後，且戰且退。至淮陰之東十八里店，戰陣間，中箭墜馬而死。公在海州，屢挫虜鋒，虜方以重賞募獲公者，以一兩金易公肉一兩，故是役也公甘心焉。

道統傳授之圖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孟子——濂溪——明道
　　　　　　——伊川

穆伯長——李挺之——康節

濂溪——二程——橫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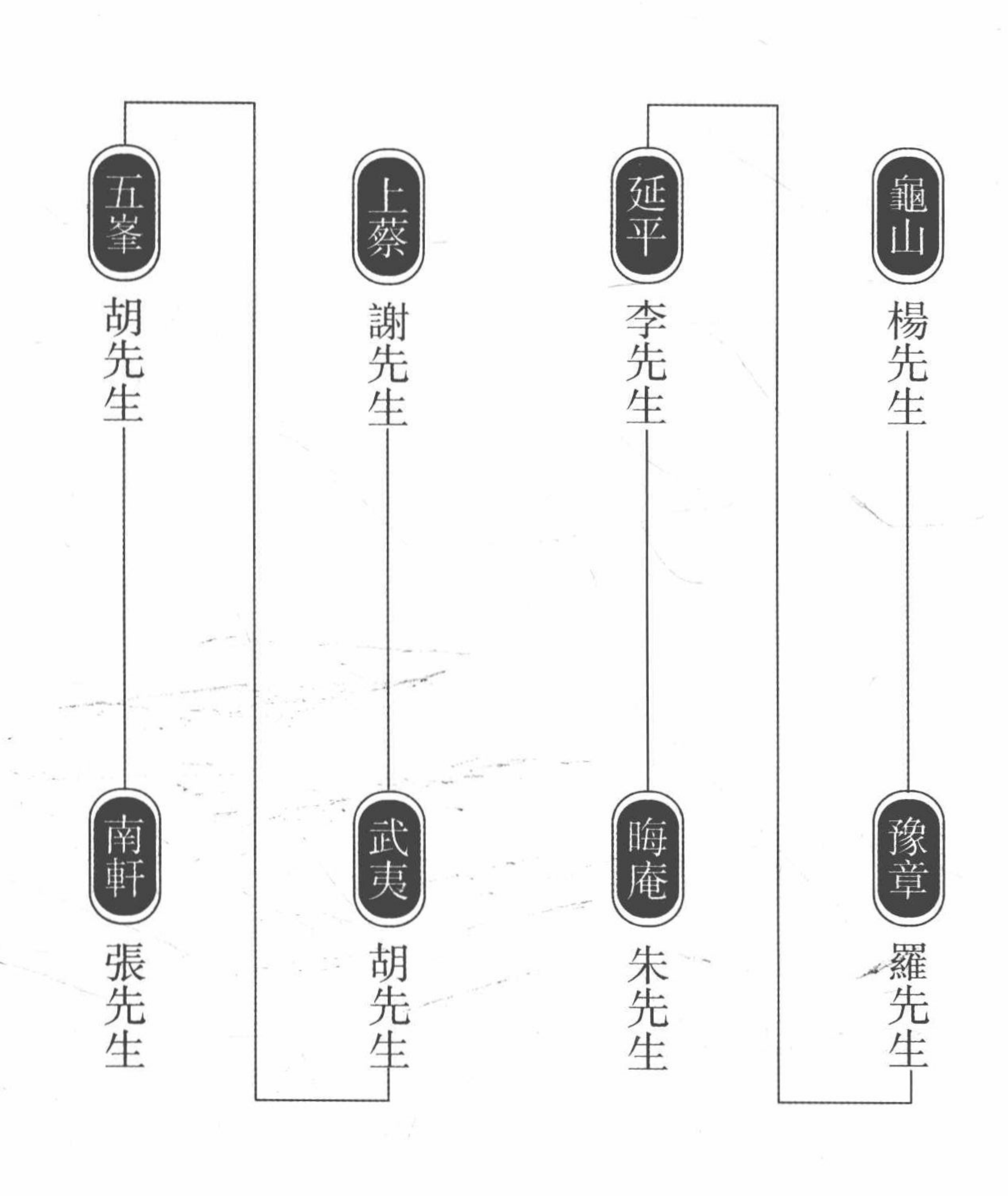
濂溪——伊川——和靖

濂溪——明道——上蔡

濂溪——二程——廣平

濂溪——二程——龜山

圖之授傳統道




伊川先生子程子
涑水先生司馬公


龜山楊先生
和靖尹先生


延平先生李子


晦庵先生朱子


東萊先生吕子
南軒先生張子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一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周敦頤　濂溪先生元公

字茂叔，元名敦實，避厚陵藩邸名，改今名，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抃、吕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天聖己巳，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

慶曆乙酉，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

争，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爲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

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憂，實以污善政爲耻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己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

在合州，郡民心悦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惑，臨之甚威，比去猶不

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吕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運判。有啟謝吕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爾，今猶欲以病污麾紱耶？」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禄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王君貺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説《大畜》一作「風天」、「小畜」。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邵康節謂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文仲祭之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朱曰：「觀此，濂溪清和氣象可想矣。」

蒲宗孟曰：「茂叔仕而有所爲，亦大概見於人。至其孤風遠操，寓懷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

黄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云云。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以「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

朱晦翁曰：「所謂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朱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若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孟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我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焕然復明，非天所畀，孰能與於此？」《江州書堂記》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實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至孔孟，所以相傳之説，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有大功於斯世也。」《隆興祠堂記》

又曰：「自孟氏没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内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今蓋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爲大矣。」《袁州祠堂記》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韶州祠堂記》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南康軍祠堂記》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静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内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先生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韶州祠堂記》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

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説，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説，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道州祠堂記》

又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静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揜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藴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葉水心曰：「道之晦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穫，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況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脗乎有合也。舜、文之道，即己之道也；顔、孟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煜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南安軍二先生祠記》

魏鶴山曰：「頤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

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請謚奏》

又曰：「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呂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静，不知陰不一於静，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藴矣。」

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

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臧格《議謚》

真西山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虚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虚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

「百聖相傳，❶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説。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

❶ 「百」上，洪本有「緬觀往昔」四字，應據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六《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補。

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顔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遺文跋》

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

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通書序》

朱子既爲《太極圖説》，則録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熹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嘿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虚一大之説，使人向别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

濂溪《圖》與《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

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太極圖》，熹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 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个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禀有異，故不同。」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説？」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嘗相值也。」❶

問《太極圖》之説，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 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

❶「相值」上，《朱子語類》卷九四有「不」字，當是。

質，不可衮説。」

問：「《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别。

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個道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説個道理，未嘗説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説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物，皆有此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説？」

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吕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説，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

問：「《通書》多説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説這道理。」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個省力處。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説得較濶。」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二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❶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太宗朝以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今爲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鄠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佐。尋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税，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謚，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母侯氏抱之，❷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鄠縣有税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盗官錢，親主簿將發之，某勢

❶ 此署名原無，據卷一補。下文不一一出校。

❷「叔母侯氏」，朱熹《伊洛淵源録》卷二、《二程文集》卷一二均作「叔祖母任氏」。

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嘉祐三年也。

鄠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在鄠賦詩云：「雲淡風輕日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上蔡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主江寧上元簿，爲令晝法，均田税。攝邑，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

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説《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

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爲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氏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材，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

一日，上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説，欲以誠意感悟上心。

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教化之本，則《論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論正學厲賢》略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論養賢》略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岩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

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也。」

朱子云：「《王霸劄子》説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藴矣。」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

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以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聞見録》

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

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遺言》

五年，大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

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温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之。呂申公疏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其在言路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得監汝州税。

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並相，以宗丞召先生，未行而卒。

或問先生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

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函數意。聖人嘗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材，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尹焞《語録》

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體貼出來。」
又云：「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晦庵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秋日成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上蔡云：「明道門擺脱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胡文定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

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温公，二詩皆載《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陳忠肅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

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謝顯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夷，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亘萬古而長存也。」

朱子曰：「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

以口舌强争？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爲文以述其道學者甚衆，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劉立之曰：「自孟子没，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于千歲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范祖禹曰：「自孟子没，《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厚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虚，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

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藴，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己，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

其接物辨而不間，❶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吕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

❶「間」，原作「問」，據洪本及《伊洛淵源録》卷二改。

清峻，語聲鏗然。」

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康節作《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

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又曰：「明道答横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定性書》自胸中瀉出。云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問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是説已成處。』」

《遺書》録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姿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個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

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地狼狽。」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别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三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程頤　伊川先生正公

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吕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元祐初，除祕省校書郎。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八月，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宫，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胡

翼之方主教導，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吕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吕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温公與申公同薦，章曰：「竊見河南處士程某，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言：「頤究先王之藴，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

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精。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元祐初元，召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某，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又奏云：「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見陛下優禮高賢。然臣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閲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進頤，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

❶「言」字，原闕，據朱熹《伊洛淵源録》卷四補。

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宫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皇太后先面喻將除說書。既而命下，除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

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楊時曰：「仕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説，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説，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説？及講，既畢文義，乃

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讎。

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又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　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麄糲，遂輪爲食會，此皆用肉食矣。元祐初，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　又《語録》云：「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吕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吕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録》皆删之，失其實矣。

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頤對便殿，自布衣除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每

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爲蜀黨所擠。蘇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説，故頤不復得召。

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責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

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翫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既没，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

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❶「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矣。

游、楊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當有黄金藥枰一，❷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

❶「綫」，張本作「㡤」。

❷「當」，張本作「常」。「枰」，張本及《伊洛淵源録》卷四均作「楪」。

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吕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聽。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賷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

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尹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説》，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説》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噉。若夫自得尤難，❶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某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争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

❶「夫」，原作「失」，據張本及《伊洛淵源録》卷四改。

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❶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

❶「體」，原作「休」，據張本、洪本改。

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説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説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説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曰：「尹説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説得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

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

問：「程《易》説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説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説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内。

伊川有《詩解》數篇，説《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説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説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内之聖賢之域。」

《跋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映。」❶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説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説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説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説性根基。」並朱子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不顧也。」

胡宏曰：「二程倡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

❶「映」，《朱子語類》卷九三作「快」。

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説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説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説夢。」

這個道理，自孔、孟既没，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説來，又只説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説，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没，門人説得便差，都説從别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説耳。只有五峰説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説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録，湊起衆説，此段功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説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説得透。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子，❶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校計

❶「孟子」，《朱子語類》卷九三作「顏子」。

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天姿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横渠，横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姿稟高潔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姿稟有夾雜偏駁處，故大段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説話超邁，不如伊川説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四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張載　横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法，遷丹州雲岩縣令，除渭州僉判。熙寧二年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吕與叔作《行狀》，一作：「盡棄其學學焉。」尹焞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説《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説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岩，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

致郡學，先生教人以德，語學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即位二年，吕晦叔薦之曰：「張某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悦。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獻囚，此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

歸居于横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

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推先王之遺法，❶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蔽也，❷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顔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❸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温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❹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

❶「王」，原作「生」，據張本、洪本改。
❷「蔽」，原作「弊」，據洪本改。
❸「中」，《伊洛淵源録》卷六引作「夫」。
❹「縣」，原作「孫」，據洪本及上引《伊洛淵源録》改。

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❶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悦孫吴，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閲而好忘者，只爲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静，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别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小程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横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説殺也。」

❶「慟」，原作「動」，據張本、洪本改。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説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説。雖欲擺脱，亦被它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説，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别換一書，乃爲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静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

有所據守。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上蔡云：「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横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人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❶如喫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横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争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涣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

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❶「因」，原作「困」，據張本改。

補也。

《訂頑》立心，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説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説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答之曰：「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别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答先生書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

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❶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而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

朱曰：「熹既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

❶「一」字，原無，據洪本補。

亦未之許也。《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合有歸趣，❶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説，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説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個氣。」下並朱子語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❶「合」，張載集附朱熹《書楊時〈西銘説〉後》作「各」。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個劈下來底道理，有個横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横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媿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横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説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説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

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説，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説孝，只是説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説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曰：「《西銘》書横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

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强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録》曰『《西銘》理一爲仁，分殊爲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個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説破，也難理會。並朱語

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語録》

問：「横渠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個太虚，漸漸細分，説得密耳。太虚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個便是那太虚，只是便雜却氣化説。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虚，未説到人物各具當然之處。」朱子語

問：「太虚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静動否？」曰：「然。」又

曰：「合虚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虚虚底，❶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横渠説『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説道體處，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正是説氣説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説「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説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説。伊川所謂「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虚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

又曰：「虚是説理，横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説『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紛，不足謂之太和』，却説倒了。」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説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

❶「虚虚」，《朱子語類》卷六〇作「虚靈」。

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録》云。

問：「横渠似孟子否？」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横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也。

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並朱子語

張戩

字天祺，横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爲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啟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諂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芽蘖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

哉！」又言：「呂惠卿刻薄卞急，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横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争之，聲色俱厲。公曰：「某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日録》云：「公爲裹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争辨，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答。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讀書。」《遺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

横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個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五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吕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謚。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吴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

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旦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悦，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

之志。」田爲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富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潁州薦常秩，❶皆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與秩皆不起。富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吕誨、吴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公參政，素重秩，故潁州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

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絛褐，見卿相不易也。温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

❶「州」，原作「川」，據下文「潁州」改。

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吕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邇。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忘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

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一日薄暮，温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顒開堂説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荀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洛之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悦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其没，鄉人

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温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横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也。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

不可，❶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張嶓述其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

❶「不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同條作「不考」，義長；明馮琦原編、陳邦瞻增輯《宋史紀事本末》卷二一作「不通」，亦優。

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云云。

晦庵贊其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

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數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説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説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温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虚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别》詩有『圯下每慙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黄石公。』斷章云：『出人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説，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子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説老子

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

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説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前這個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麽樣工夫！」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後敢如此？」❶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言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它静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静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内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個，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

❶「後」，張本作「復」，較長。

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爲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在漢，謾説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説陰陽否？」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❶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

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説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❷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

❶「陽生人陰生物」，《朱子語類》卷一〇〇作「陽主人陰主物」。

❷「而」字，原脱，據張本、洪本補。

其一，以爲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❶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説，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虚者便是，他亦自説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横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個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❷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

❶「坤」，洪本作「中」。
❷「二萬九」，原作「三萬五」，據洪本及《朱子語類》卷六五改。

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中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❶

此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它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楊雄，如何？」曰：「數言。」熹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它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❷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麄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❸

《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

❶「方」，原作「以」，據《朱子語類》卷一〇〇、《西山讀書記》卷三一改。

❷「人」，《朱子語類》卷一〇〇作「又」，較勝。

❸「後人」，同上書作「後來」，較勝。

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❶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❷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❸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内，數又在理内。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説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它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個姤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静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

❶「一」，原作「四」，據洪本及同上書改。

❷「三百」二字，原脱，據洪本及《朱子語類》卷一〇〇補。

❸「則」，原作「州」，張本作「用」，洪本作「四」，據《朱子語類》卷一〇〇改。

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柬與横渠云：『堯夫説《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説看。』某謂此便見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説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聖人説數説得疏，到康節説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説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説得太密了。《易》中只有個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悦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虚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爲準，四分

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胸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説，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説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❶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上説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全否？」❷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説閑静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個未説聖人，只顔子之樂，亦不恁地。」

---

❶「九千六百」，原作「六百九十」，據洪本及《朱子語類》卷四五改。

❷「只是全否」，《朱子語類》卷一〇〇作「石只是金否」。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個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康節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它説相應，不念則説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説便着，不數者説不著。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六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説書。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禄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倅潁州，歐陽文忠適知州，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始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又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

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伊川俱事胡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横渠、孫覺、李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説，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虚言，不爲異行。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爲説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静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

諸儒之説，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搉得失，久之方罷。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晚年習静，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徐仲車先生時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吕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吕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爲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

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己而知之。」

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説：「『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又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諱。」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朱子曰：「吕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説』，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襃非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

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 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朱光庭

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垣曲令。以樞臣薦召對，呂汲公守長安，辟僉判。司馬温公薦，召爲左正言，遷左司諫，拜右諫議，遷給事中，除集賢修撰。知亳州，復召爲給事。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

初，受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於洛，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鄠縣，張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神宗召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温公薦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閑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

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虚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知，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啟沃，多見施行。

拜右諫議，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宴群臣。會春寒，公請罷宴以祇天戒。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

公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伊川哭之曰：「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於没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静，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凛凛循吏之風，謂當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彼，❶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交朋而已。」

胡文定云：「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

❶「彼」，《伊洛淵源録》卷七《祭文》作「往」。

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劉絢

字質夫，先世常山人，祖仕宦，家河南。以祖蔭得官，初仕壽安縣簿，移潞之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充學官，王巖叟等薦爲《春秋》博士。二年，卒于官，年四十三。

君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齔時，即事二程受學焉。君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内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

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李籲言曰：「每瞀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巖叟、朱光庭言，君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爲太學博。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其卒也，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

君《春秋》之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没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士大夫。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啟手足自盥頮，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

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云：「質夫沛然。」

侯仲良云：「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云：「朱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説。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爲多。」

李籲

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

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又云：「《明道語録》，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

公卒，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鳴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予謂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可以大受，期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而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

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呂大鈞

字和叔，先世汲郡人，今爲京兆人。中嘉祐二年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耀州三原縣，以諫議授果州。乞代入蜀，移知緜州巴西縣，未上，以諫議告老不行。韓絳宣撫河東、陝西，辟機宜，轉候官宰，曾公亮薦知涇陽，皆不赴。後丁父憂，服除，閒居，大臣薦爲宫教。以仲兄大防知紹興，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改宣義郎。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二。

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心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絶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艱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悦誠服，賓賓然執子弟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饑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翫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

愛之。

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若可推行。

君既感疾，一日命内外洒掃齊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没。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

范育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顔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丁諫議憂，服闋，復閑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於是有不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

伊川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篤信。」

呂大臨 呂大忠附

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横渠，横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博、正字。范内翰薦可爲講官，未

用而卒。

君以門蔭入仕，不應擧，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伊川云：「與叔守横渠説甚固，每横渠無説處，皆相從，有説了，更不肯回。」

又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而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公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公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公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並伊川語

范祖禹嘗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終。

汲公祭文曰：「子之學，博及群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顔回

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

公兄大忠，字晉伯，爲秦帥。有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僉判，初呼「狀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馬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上蔡作秦教，爲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過之，則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馬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馬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載之恩也。」❶

程子云：「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某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强。」

上蔡云：「晉伯好學，初理會個仁字不透，予因曰：『世人説仁字，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説仁字，正與尊人門説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怜曾點推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悦人耳目，既務悦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與叔之文，煞實説得好處，如千

❶「載」，四庫本作「我」，洪本作「裁」，倶通。

兵萬馬，飽滿伉壯。」

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某若只以與叔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顔子等處極好。又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説，《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説，不曾説着本意。」

並朱子語

蘇昞

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卒業於二程。元祐末，吕大忠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

吕大忠薦其「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

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静館之伊川。❶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静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

❶「川」下，《伊洛淵源録》卷九有「訪焉」二字，則讀作「和静館之，伊川訪焉」，較長。

者，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季明從横渠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横渠。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胡氏傳家録》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七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謝良佐　上蔡先生

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

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坐。」伊川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

明道又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胡文定

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内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語録》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答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❶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

❶「故」，洪本作「段」，似長。

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説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又云：「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並《語録》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顔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虚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説。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脱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

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説，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仕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並手柬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

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記善録》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某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説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❶何由親欵其講説。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説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説《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語録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悦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壁立萬

❶「此」字，原脱，據《伊洛淵源録》卷九《上蔡語録》卷末補。

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説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所著《論語説》，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説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説「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説爲仁，上蔡却説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説，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静，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静盡衝突。

上蔡説仁説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

兩個緊要底字。

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上蔡説《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上蔡語録》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脱洒耳。

跋《語録》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上蔡高邁卓絶，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却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曰：「此説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説道理好揚揚地。」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説亦有差。又曰：「如今人説道，愛從高妙處説，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

上蔡《觀復齋記》中説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説復與伊川異，似以静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前面説得甚好，但後面説與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啟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游酢 廣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録，除博士，擬知河清縣，范忠宣

守潁昌，辟爲府教，范再相，除太博，除齊州僉。丁憂，服除，再調泉州僉。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

公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龜山云：「伊川稱游君德宇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自幼不群，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❶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

❶「心傳目到」，原作「心傳自到」，張本作「心專目到」，《楊龜山先生集》卷三五《御史游公墓誌銘》作「心傳目到」，據改。

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朱子撰《祠堂記》

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説》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没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仝上

吕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説，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争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説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説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説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八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將樂縣，因家焉。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户，不赴。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荆南教，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主祠。差監常州市易務。宣和四年，以祕書郎召，除邇英殿説書。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閑，除徽猷直學。主祠。改待制。上即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主祠。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初授汀户，不赴。杜門穜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略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彦。公言：「士民

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彦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或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説之事，姑即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説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説。後蔡京輩争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説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並胡文定撰《誌》

五峰問：「此章直似迂濶，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沖，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内。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録院，衆臣僉書，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徼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説，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己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今乞陛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誌》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即往從之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明道在潁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

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❶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伊川語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説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吕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爲明道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説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攷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説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瀏陽畫

❶「大」上，《伊洛淵源録》卷一〇引《程氏遺書》有「介甫之學」四字，較長。

像記》

胡文定《答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赴召，非畏海行旨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上方嚮意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僞，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

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 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 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 一以貫之，不亦簡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正是一個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 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 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 並《語録》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 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説没緊要底事。 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 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 龜山遂罷。」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 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 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 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

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有辨荊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荊公《字說》，其說多矣，而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說轉，❶則吾之說不行矣。」

❶「轉」，四庫本作「傳」。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簿，除萊州教，未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御史，除起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政和五年，卒，年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宫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别，耆老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問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其

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九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彦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詰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竄身入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猷閣，仍説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禄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逃去，徒

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毁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爲口實，❶要怨侮兵，❷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

❶「便」，《和靖集》卷一《貽秦相書》作「使」。
❷「要怨侮兵」，同上引作「賈怨飾兵」，《伊洛淵源録》卷一一作「要怨誨兵」。

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呂稽中撰《墓誌》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翫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憹，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静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録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晒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彦明，他時

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説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静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爲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説？萬一有差，便不悮他一生？」伊川頷之。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横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説，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祁寬所《語録》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靜嘗因侍坐，禀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没未幾，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記善録》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虚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

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　朱曰：「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　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先生《言行録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怳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録》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請講，❶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　陛下看此做甚麽？」只說得此一語。

❶「請」，《朱子語類》卷一〇一作「進」，較長。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個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説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説他只抱得個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説。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羡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

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有祝髪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髪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衆，伊川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未可量也。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横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擧。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爲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貶濮州監税，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鋭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

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訹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時倉使孫俟按部至境，❶早行見負檐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太后爲垂簾計。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

❶「俟」，原作「侯」，據洪本及《伊洛淵源録》卷一二引改。

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群心狐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游説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了日，[1]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

---

[1] 「了」，《伊洛淵源録》卷一二作「子」，較長。

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黄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兑追及於建康，見之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柰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章中言邵成章上書事，邵，中官也。以爲趨向不正，遂貶濮州監税。

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危之。公幞被就道，無憂懼色，人益歎服。

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不幸卒爲仇陷於死。或云王淵屯淮上，受黄密旨，加不利於公。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檐，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仲言汪、黄，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

則以貶吴給、張闇、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當時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争臣，豈可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少焉屬藁，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呈檜，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己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琬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琬即持其藁以叫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琬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冤，詔復琬官，公之忠績，遂得别白。

孟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静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説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静曰：「先生令厚來見二

公，若彦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静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浄，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脱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❶則纖微皆察。」

尹和静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

❶「確」，《伊洛淵源録》卷一二作「略」。

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説侯子論語》

周行己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退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之。」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静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脱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王蘋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禀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

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廣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楊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

朱震、胡安國、尹焞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删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五。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説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顔、曾者而不可得。則是

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説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涣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禄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姿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没，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説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録。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事，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爲給事中，三辭。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不允。二年，就職。吕頤浩言公屢召偃蹇，落職，主祠。五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寶文直學士。八年，殁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强，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爲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虚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説，沮毁摇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㮚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公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吕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

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之强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

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虚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悦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説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奥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召。時吕頤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宫觀。

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

爲終焉計，頹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公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絶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碁，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弈耶？」後不復弈。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宫，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饍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

《語》、《孟》按問，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巵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陧，豈吾徒爲燕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静簡嘿，寡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釋禮。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悦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絶。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説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沖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

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功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説，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吕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凛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❶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反」二事，尋些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貢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❶「威」，當是「桓」，避宋欽宗諱改字。

熹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胡説「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説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個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説得太深。又曰：「大義正。」他所説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絶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説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説歸忠孝處，便爲經疑，❶

❶「疑」，《朱子語類》卷一〇四作「義」。

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説《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説，《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説，《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説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❶當初本説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説，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録》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爲多。

文定説較疎，然較好；五峰説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脱，則康侯已謝世矣。」

❶「意當初本説」，《朱子語類》卷一〇四作「當初本意」。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一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胡宏　五峰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于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荊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説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

識心見性，其説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可勝言哉！ 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 此邪説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柰何？ 曰：在修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别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説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爲精義之説，莫詳於《正蒙》，而五峰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峰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❶「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五峰《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❶「彪」，原作「處」，據洪本及《朱子語類》卷一〇一改。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没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説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定學，始聞程氏之説。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旦歸隱故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爲福建帥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沈静端愨，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説，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

明耳。」先生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時劉珙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静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五峰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虚，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

晦翁致書略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某切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煻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先生爲正字，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宫室，

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言無所避，疏入，即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説，嘗纂《論語説》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説。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温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遥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册是藏。公晚而居，群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彦沖，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丐祠，主管武夷沖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禄，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即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遊，亦皆海内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净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

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宗廟，泣别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説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没。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説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虚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衮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户，復卦，《易》之門户也。入室者當自户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爲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捷裂泮涣，沛然流出於胸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薰酣沈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怨心。今主計之官，無出

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❶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玶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爲作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閟其神兮。硜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覿器寶，懷若人兮。主静觀復，修厥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其伸兮。」《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泠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兹器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❷「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❸然其精微之學，静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❶「函」，劉子翬《屏山集》卷一《聖傳論》作「亟」。

❷「跋」，原作「拔」，據張本、洪本改。

❸「足」，原作「是」，據張本、洪本改。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音稀，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淩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爲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户，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某，末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跂慕前修景行之懿。」❶

❶「跂」，原作「跋」，據洪本改。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説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説許多話耳。」並朱子語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數臣薦，召詣闕，未及召見，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淩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衷，下帷然膏，潛抄而嘿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❶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録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

❶「天」，原作「大」，據張本、洪本及《晦菴集》卷九〇《聘士劉公先生墓表》改。

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彦沖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説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别墅結爲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吕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録。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吕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寳劍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没。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

物之際，恂恂和悦，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産歸女氏，既謝不然，❶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庵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没，深以後事爲寄，且戒某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❷爲説聖賢教學門户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 文靖公

字愿中，❸南劍之劍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爲季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

❶「然」，張本作「取」，《晦菴集》卷九〇《聘士劉公先生墓表》作「納」，均長。

❷「材」，原作「財」，據張本及《晦庵集》卷九〇改。

❸「字」，原作「自」，據洪本及《晦菴集》卷九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狀》改。

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膸，發必中節。

後學答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耶？」嘗以黄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詞義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説，而不自知也。」

先生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静，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

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説，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真，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云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虚，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絶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

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兹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云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先生静坐之説，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説。静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静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常見先生説，舊見羅先生説《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静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静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説，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

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久恁平常否？」❶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並朱子語

❶「久」，《朱子語類》一〇三作「只」。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内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録》，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即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

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説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吴，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争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强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珵等共疏言曰：「虜方呑噬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説以撓我耳。又慮我蓄鋭待時，爲和之説以侮我耳。虜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

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强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皆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婾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己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色，手書告訣

所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二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朱熹　晦庵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姑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户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

守，牾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毁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宫，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宫。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併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宫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宫，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宫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宫。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焕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説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御批與宫觀。宰相、臺諫、給舍争之，除寶文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焕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宫。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申没，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

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

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煜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兹，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既而禀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殁，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兹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爲

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説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説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末論

「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説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争尚壅，佞倖方張，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生與魏艮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顔温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❶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兹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别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强矯，精微更窮搜。豪釐有弗察，

❶「第三奏論」下，《晦庵集》卷二四《與魏元履書》有「言路壅塞，佞幸鴟張」等語，此處删略過甚，致不可解。

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軔。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緼，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飢死。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

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録》。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静、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

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税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鼓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亡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即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

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鶩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吕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説。先生嘗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説，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争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数，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虚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

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塈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争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

心，果有如此之功乎？ 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 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 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 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 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 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 而又時使邪佞猥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 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 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媟狎、奇衺雜進之害。 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 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

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不敢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咈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

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爲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翌日，❶除命下，力辭。先生所言，極其忠鯁，故封事之末曰：「日月逾邁，❷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顔白髮，已

❶「翌日除命下力辭」，張本作：「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説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❷「故封事之末曰日月逾邁」，張本另起一條，作「戊申上封事，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

迫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寘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即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

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微寓其意。❶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内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遺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即降御批與宫觀。丞相執奏不行，内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争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兹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

❶「免」，張本作「疏」。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痞隔之證，醫者頗用駃藥。己未夜，❶爲諸生説《太極圖》。庚申夜，復説《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摇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摇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

❶「己」，原作「乙」，據洪本及明戴銑《朱子實紀年譜》卷一改。

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窀窆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❶ 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緇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劉彌正《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

❶「私」，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二《侍講朱公覆謚議》作「思」，似長。

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己，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静，静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説話，後來見李先生，説得有下落，説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個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個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己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説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説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個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説，則是守個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虚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説，也不説是不是，却與劉説，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説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❶見他説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説。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麄説，試官爲某説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説，李只説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説，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

❶「他」，原作「也」，據張本、《朱子語類》卷一〇四改。

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説，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説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説，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之間，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説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先生説：❶「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脱然有貫通處。此亦是它直曾經歷來，便説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説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説如彼，楊龜山之説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

❶「先」，原脱，據洪本及《西山讀書記》卷三一補。

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内意，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

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説前輩諸先生長者説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説上推尋意脈，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静，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删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❶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

❶「功」，原作「切」，據《西山讀書記》卷三一改。

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争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巴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某不多。❶

大抵讀書，須是虚心方得。它聖人説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它，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説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説話，也不少一個字，也不多一個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

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子細

❶「某」，《朱子語類》卷一〇四作「甚」，長。

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

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静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

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筯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别，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

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脱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詭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並黃勉齋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仝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内。内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淩躐之

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説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麁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❶則以訂正群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説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

❶ 「世」上，張本有「關」字，四庫本有「閲」字。

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藴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録》，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浄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説，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温柔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説，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説。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

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❶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擭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鶩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虚之域。而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悦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别，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説。外至文章字畫，亦

❶「傳」，原作「專」，據張本、四庫本及《西山讀書記》卷三一改。

皆高絶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絶，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❶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轔轢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陵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没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偏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

❶「處」，原作「兮」，洪本作「分」，據張本、四庫本改。

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脱，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並李方子撰《行實》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三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中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著佐，再遷大著，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説》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絶。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温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

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温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强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别。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

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説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一源，凝聚停瀦，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衰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

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

有瘳，冀卒攄其素藴。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云云。

《文監》編得泛，❶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説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閲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内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日記跋》

向見説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❶「文監」，當即下文「文鑑」。

伯恭天姿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麄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説孰是，他却説：『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看來他要説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説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❶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説不合。同父之學，止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説王説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説作一塊，又生怕人説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争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説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説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説，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

❶「學甚」，原作「甚學」，據洪本改。

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並晦翁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静江經略，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絶。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

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内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懔懔，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即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廣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算猶未決，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已辭世，即草土拜疏，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爲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爲監而深察之，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爲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陛辭，時宰相方藉恢復之説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内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

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虚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争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絶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决，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絶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説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静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

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説，必屏絶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説》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交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

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竊覵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絶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❶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

❶「善」，張本、洪本作「義」。

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内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絶，首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凛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聽。」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吕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悦，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姿澁訥，❶交際疇酢，心所欲言，

❶「某」，原作「其」，據洪本及吕祖謙《東萊吕太史文集》卷八《祭張荆州文》改。

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强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殁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行，❶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産耶？」申徒事見《莊子》内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趾。並見上。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

❶「學一先生」，張本作「學士先生」，吕祖謙《東萊吕太史文集》卷八《祭張荊州文》作「學一鼅生」。

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豪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争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它，才一説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説盡它個。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

欽夫大聰明，看道理不子細。

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説話，便肯改。

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欽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欽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説，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並晦翁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四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魏挺之　艮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掞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尼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録。後罷爲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宣教郎，直秘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偏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嘆開納。

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説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絶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説取人，非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説，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説，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捄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置。❶大抵爲人最隆於義也。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太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淩

❶「置」，原作「致」，據洪本及張栻《南軒集》卷四〇《教授魏元履墓表》改。又張本作「避」，亦通。

空趠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歲，孜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慺慺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訖于斯。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兹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繇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歆來食。蔞翣在門，往寧厥宮，没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某實銘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覿召還之命也。時覿勢方盛，某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覿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

明，皆深詆觀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間存殁。遠近傳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

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悦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記，並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説，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讜云。晦翁記贈告後

劉清之　静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黄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殁，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絶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

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换授。除太常簿，以啟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禄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待己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人，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强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吕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公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己爲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非繙閲經史，則省察性

情，見義必爲，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扳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顔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顔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説，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

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説，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説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説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云云。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没，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行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

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宦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毁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賫志以没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没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欽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五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爲學録。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説，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覽書無滯礙，繙閲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誾誾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摇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悦。先生曰：「古者長比閭之士，即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

入境，閲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群疑塞胸，糾纏膠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唯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員，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柬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晦菴答曰：「子静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没，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没，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别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云。烏乎！今兹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

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静，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授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正。十年，遷勅令所删定官。十一年，修《寛恤詔令》，書成，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守。紹熙三年冬，卒于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謚。

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静重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索。

嘗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吕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

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禄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謬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搉，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

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争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腹背心脅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

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凡『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絶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

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己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

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别，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哉！孔煒《議謚》

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説所能贊述，所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静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答曰：「子静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説，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説上面整頓，方始説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説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九韶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説》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爲之辨以詆濂溪。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 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

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静説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它那不説破處。它所以不説破處，便是禪，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它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門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静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

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個行户，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某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説，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説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六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陳　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璧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裦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髪蒼」之句。其禀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淳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略曰：「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誓不與虜俱生，卒

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天下之氣惰矣。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苟安，而爲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以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

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兹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説。獨立門外，衝冒風

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荊南，繼沖悚慴。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蹴踖。傳檄吴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虞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黄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顔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覲，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

俊良，斥退奸枅。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❶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瑶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没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絶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

❶「夏王」，陳亮《龍川集》卷十作「禹王」，下「夏王」作「夏桀」，「商王」作「商紂」。

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康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某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

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又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争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得更掛齒牙，向人分説。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

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浄，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悮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便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

人。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麄豪，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説，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並晦翁書

晦翁以道學爲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睟面盎背，則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某官。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❶親閲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

❶「之」字，原重文，據張本、洪本删。

恨，故及第後謝宰執，有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群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温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亹亹不倦。其視當世苟禄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説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禀，智略横生，議論風凛。使之早遇，豈愧横、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内，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怜才。脱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

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吴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絶，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卷第十七

後學李幼武士英纂集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事晦庵。慶元初年，黨禁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有指揮。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別録》云：「晦翁往净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净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

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翫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虚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别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册子，便覺前人濶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

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羇旅之櫬，遠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又與勉齋黄榦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

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説。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榦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爚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説，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

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説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説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吕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説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説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鐘圍徑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説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

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説，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説，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佛，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簇，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絶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沈　九峰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没，年六十四。

西山師事晦庵，而晦庵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奥傳，微辭深義，❶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録》者，蓋引以自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君受父師之託，廪廪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

❶「深」，原作「突」，張本同，據洪本改。

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僞學之論興，聘君遠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説，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没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附　録

一、宋李衡校正本李居安敘

本朝名臣，一言一行，史筆所録，法當詳贍。然始初之正本固詳贍矣，而統紀之漫漶；近世之纂要雖剪截矣，而顛末之參差。每參錯而並觀，懼覽者之不一。點勘訂正，有宗有元，不繁不簡，此本殆庶幾乎！試刻諸梓，與有志於斯文者共。寶祐戊午中和節，廬陵李居安敘。

晦庵先生朱熹纂集。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二、明揚州重刊李幼武本焦竑序

刻宋名臣言行録序揚州版舊序

有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一行，可爲後法。晦庵先生懼其漫漶無統，爲之輯前、後二集，以表章先哲、垂示來兹者甚具。厥後朋溪先生繼之，爰輯續、别、外三集，庚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號稱完璧矣。直指雲蛟黄公，手披心醉，積有年祀，每出必鐍以自隨。至是弭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爲序。余讀之撫卷而歎曰：嗟乎！人道經緯，萬端所從來矣。修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之具，開卷犁然，纖忽畢載，流風扇被，映我後人。蓋

上臣勛名，固不以巧辭飾行而取哉！誠指南之前車，已疚之上丹也。夫古以準今，學以致用。故考古者將以蓄德，匪曰説鈴；企賢者將以成材，匪曰耳瑱。懸一心之鑑，集衆賢之長，是取材于山，挹潤于海也。不然，辟之隸農，即有坻京之菽谷，難以望果然之腹矣。語有之，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匪。君子稱性而出，忘乎爲我，率其所至，何必減于古人？儻其迷自性之真源，襲已然之陳迹，則亦鄭人之置履而信度也，其與幾何？即兩先生涸研童豪、刳心龜手而不能已者，豈欲其如斯焉止耶？直指公書非聖不讀，行非古不遵，憲肅風清之暇，雅意文教，所版行書甚多，此其一也。觀者執是可以卜公之所存焉。

萬曆丁未夏日，後學焦竑書。

三、明應天府學重刊李幼武本楊以任序及張采跋

重修宋名臣言行録序 應天府學版舊序

朱子既集《名臣言行録》，李幼武以爲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復病其多可，即浚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僭則妄。嗟乎！後之學者，不法朱子奚法哉！且續者濫矣，朱子所纂，亦未爲全得也。朱子首趙則平，非夫教人以竊國篡君、殺其兄之子與其弟而自爲寵禄計者乎？此賈充、徐勣之所爲，《春秋》所必誅而不赦，而首以爲録，朱子自背《綱目》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爲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

豈純節哉，《春秋》惟是之爲録，且因其事以爲勸懲。朱子於諸人言行，各臚其實，抑亦勸懲之義，非專取以法也。」八朝數十人，悉以此意衡之，救世之心實苦。若夫續之者，意在數美，止據本傳，朱子勸懲之意微矣。然即不續，一時忠臣良將、磊落掀揭之士，俱不獲數，亦何以全其爲宋臣之言行也？遷、固之史，豈能不妄？而後之君子有取焉，蓋因其最著，以知其庸庸不足數，取之乃所以爲黜。此又朱子不煩筆削，而即借後人之心爲公斷者也。且朱子非取必純臣爲也，纂曰「名臣」，名之藏僞多矣。遯世之學，斬絶名根，潛德弗光，原本一闕，世之轉旋面目不可測識者，皆名人也，有敗不敗爾。朱子豈以名誨天下哉，就名破名，使知善敗并存，初終莫掩，學者必求安身立命之處，唯究極實地，乃爲得耳。又豈後之執筆者所能窺測一二歟？然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其於闇意非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而必待續之性命之學，標之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況諸子所造，亦自不猶，統命之名，以開道學一徑，滋他日之僞，朱子弗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與不必名者，與名之爲累者，亦既燦然，雖不必删，有嚴於删者矣。是書也，殘缺已甚，余憮然恐遂滅没，而昔人意緒，將無所託以傳，乃訪一二舊本，屬賈君柱明，授梓成書焉。梓既竣，爲挈此義，欲共學者審于勸懲，無爲名所眩也。

崇禎六年三月，虔州楊以任謹序。

此我友維節楊子舊序也。是書故嘗鏤版，藏在應天府學，日久漫滅，幾不成册。維節以進士受學官，表章先籍，鳩工

修輯。癸酉春，訪余于虎丘僧舍，以一部貽贈，隨商略可否，相期評定屬梓，并以國朝名臣録分任。因各舉聞見，歷書姓名，扃之笥篋，盤桓三日別去。越明年甲戌，維節遂爲古人。維節性孝友，醇然長者，平居勤苦。未第，讀書廬山，經年獨坐。在官厲清操，諸生不得以贄謁。死之日，友人襄助爲斂。嗟夫！若國朝録成，維節即一人，一人數事矣，今余以此任分之雍瞻侯子。而宋録之刻，則與令申宋子、培元馬子成之。工既竣，爲理舊序，奚啻聞山陽笛，經過黄公酒壚也。吴下張采跋。

四、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題辭

題辭

言行録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爾。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因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刑，一旦幾以士君子之

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刑於百世之下，離前絶後，舍先籍又何賴焉？ 故朱子即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册。 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既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檝」矣。《書》曰：「學無嘗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 毋以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 居安毋怠，思伊川云閑過日月，即是天地一蠹。蒙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 倣而習，習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 從而求之，笄角之童，韋布樸遬之子，可以爲聖人徒。 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 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耻，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即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 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已也？

崇禎戊寅，後學張采序。

五、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記事

紀　事

《宋名臣言行録》，其《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朱夫子所輯，訖自八朝以前。 厥後李幼武氏繼編凡三：一《續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卷；一《别集》，約中興四朝諸臣，總十三卷，卷分

上下；一《外集》，首繫道統，次繪宋先生像，題爲《道學名臣》，總十七卷。按史不立幼武傳，而序後集者，爲廬陵李居安，敘幼武集者，爲浚儀趙崇硂，舉莫可考，惟序末記寶祐、景定，知爲理宗時人，宜其綜核，斷自寧宗止耳。幼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彦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厲節退老崑山，爲時大賢。即彦平推，皆流亞歟？繇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真氏，鶴山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焉靡及，抑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即今行世卷集，有明了，然皆訛亂倒錯，令人讀不能句。有其應天府學小版，既日久漫滅，揚州版差本文作細註，一事未完，而即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録者；有裂後數行于前，綴前數字于後，一卷之中，溷移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别集》李綱録者；有前則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爲一，如《外集》朱文公録者；有遺字及地，如《别集》字文虚中録，遺字如胡舜陟録者。其他疑誤，展楮皆是。謹就所知識，一一較正，間即考補，竊於是書，謬有微功。復不自量，輒加丹黄，且致評騭，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乎哉！

戊寅夏五張采受先識

六、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前集識

讀前集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内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

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吕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旦懼禍，故媚以自脱，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吕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别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

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卧者，曰惟斯世得高卧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于卷末録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遯之心也夫？

張釆識

七、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後集識

讀後集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即安石尚論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菲薄其才也。菲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第以諸君子爲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爲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群宵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而諸賢恬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相，司馬公爭剌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忤；司馬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勑，韓公又云，「與希文、彦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此爲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

同，好同則爲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爲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張采識

八、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續集識

讀續集

《續集》所次，强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不死者無幾矣。二帝北轅，叛臣竊立，其或銜命虜廷，或孤城援絶，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值其一，死皇再計，而死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爲元祐黨人，擯竄幾盡。而此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爲仇讐，即欲如若水抱帝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所以憤不顧生也。然而程振以括金死；歐陽珣以割地死；張叔夜過河，即不語死；張克戩、鄭驤、向子韶、郭永、楊邦乂，城陷不屈死；傅察、劉韐使事死；洪皓、張邵、朱弁輩，即不死，然冰山雪窖，生難于死矣。且劉韐陳滅遼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歐陽珣諫祖宗疆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建一策，即反其説以責之行，明乎不死虜而死于大臣，則謀國者可勝戮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未事圖豫，既事圖應，其言不如左券否？不用其言而事敗，當事者則俛首乞

憐，賣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伏節殉難者，乃此不用其言，疎遠厭棄，一日不安其位者也。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士報。人皆如此，靖康豈復有名節乎？要知綱常之任，天地原以責君子，申生匪怨其父，屈原匪懟其君，分應爾。論世者，毋恤諸君子死，而重服其能盡分。蓋恤則有倖心，引爲分，則蹈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罪禍福哉！」

張采識

九、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別集識

讀別集

《別集》載建炎以後諸人。嗟夫！建炎、紹興之世，子棄其父，臣棄其君，豈復有天地乎！而相傳爲中興。歷稽國統中絶，以中興著者，晉之元帝，梁之世祖，與宋之高宗而三。元帝江左一隅，當强胡剽肆，後世即不諒其心，亦當悲其遇。若湘東、康王，均爲人倫所不赦。然湘東乘父兄之禍而幾其盡，康王忘父兄之仇而懼其及，則君子治斯獄也，曰乘之與忘，或有辨。抑知《春秋》無將，康王始終近乎忍矣。虜逼京城，不趨師入衛，而移東平，一也；虜掠帝北行，不經理江淮，而急營南渡，二也；李綱討僭逆僞命，用宗澤留守東京，張所招撫河北，方克復有緒，亟竄之鄂州，三也；秦檜賣國主和，乃俯首聽命，至甘受金人封册，奉表稱臣，四也；岳飛百戰破賊，擬挈幽燕歸國，而召還孥戮，五也。凡此謂彼昏不知，則夫三尺童子，見父兄與人鬬，必號

泣而赴，德其助我而讐其鬭者。康王曾是之不若，豈智出童子下，意不在父兄耳。説者曰：「漢武不能吞北，耶律不能并南，國勢至此，當無恢復理。竊謂金人之强，莫甚于兀术，然韓世忠扼之於鎮江，劉錡敗之於順昌，岳飛敗之於郾城及朱仙鎮；次莫如撒離喝，然再爲吴玠兄弟所戕，且爲李顯忠所擒而釋。使李綱不黜，提挈呼應其間，而無汪、黄、秦檜之徒沮而格之，安見大河以北唾手而讓諸夷狄？且成敗即未可知，爲人子者，豈有坐視其父兄陷溺，而委之天命者乎？如曰孝宗非不主戰，而訖無成功。則當知國家所恃者人心，方二帝北轅，兩河忠義，結巖連寨，日望王師之至。我既棄而不顧，適康王在位遲久，相繼聞父兄崩問而不之動，積二三十年而人心解體，金人之勢始成。故張浚之戰昧於時，秦檜之和害于義，兩者宋事去矣。昔人有引弓虚發而下鳥者，曰：「此孽也，飛卑者痛，哀鳴者失侶，故聞弦聲而墜。」康王，金人之孽也，而遂爲湘東之續。然天地不終否，當此棄父棄君之日，廼草澤之中，荷戈負甲之士，切切以明三綱、振五常爲事，而之死靡他。此讀是集者，悲諸君子所爲極難，則忘君父者之罪，益通於天矣。

張采識

一〇、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外集識

讀外集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曷昉？伊川論顔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

是顔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于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道學説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僞流倣襲，二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爲智者諱，然濂、洛以來，世不常治，而三剛攸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儒倡贊之力，經緯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溪、二程其世也，何以舍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孟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不蒙矣。廼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爾。」則所以内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藴，又何事詹詹言行爲？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掞所論雜説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静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于踐形復性。堯夫脱去世網，與天爲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静相因，體用一貫，由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由道明。」今永嘉之學，爲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内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惟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録》，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録，亦倣《近思》、《小學》之意，爲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由是而之，其庶

幾焉。不然，適開三弊，幼武氏之書，且爲濫觴矣。

張采識

一一、明張采重刊李幼武本圖像識

圖像説

按舊本，圖後列伊川、涑水、和靖、龜山、延平、晦菴、南軒、東萊八先生小像，朋溪以爲羹牆或見。然古人言行猶爲粗迹，況衣冠容貌又未必恒似者乎！故删而去之。即圖稱道統傳授，亦當有説。夫道無二統，當歸于一，如顔、曾同時，不聞分派。今源流六七，將開紛辨。況伊川自云「横渠未嘗受學」，今系出二程；康節如孔門狂狷，非必别自爲宗；且穆、李止是傳數，而今遂爲傳道。采以爲晦菴後起，集諸儒之大成，則二程而後，斷自延平以及晦菴，他如和靖、上蔡，朱子既無不兼，而南軒同志，又可不煩支設。姑存其圖，以與高流考之云爾。

張采識

一二、清顧千里校洪瑩重刊李幼武本洪瑩序

重刊宋本名臣言行録序

賜進士及第、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修撰教習、庶吉士洪瑩撰

五期三名，臣節用著；姬、漢以前，麟炳爲烈。《論語》云：「爲臣不易。」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取容悦而旅進

退之流，羼名飾後，蓋綦難矣。自袁宏《三國》之贊，著選蕭《文》，吴競十卷之奏，編題《唐志》，名臣之目，斯其緣起。有宋際五季之厄運，纘三唐之墜緒，趯燿厓垠，嗽置殷輔。南都天水，非關婦子之謡；中朝人心，早振士夫之氣。語其開國，則忠獻、武惠、魯國、宣靖輩出，爲桓、武戡定之規；洎其中葉，而平仲、孝先、希文、公序嗣美，垂蹇諤匪躬之節。是以五鳳中鳴，而晨雞罔刺；一龍偏騖，則櫪驥咸歸。自非氣節矢諸旦明，忠藎肫諸夙夜，曷以富、韓耆舊，合軌於前，宗、岳宿將，摧躬于後？求諸前代，蔑以臻兹。若迺昌明性道，開關、閩、濂、洛之傳；發爲文章，挺歐、蘇、曾、王之秀。得人之效，養士之報，其顯著焉。不獨《紹興小録》同年，特異考亭，《寶祐登科》三仁，尤推宋瑞也已。《名臣言行録》一書，凡《五朝名臣言行録》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録》十四卷，《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録》上十三卷、下十三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十七卷。五朝謂開國至英宗，三朝則英宗以後至徽宗也，皆朱子撰。四朝謂中興以後，皆朋溪李幼武士英撰。陳均《備要》，從其朔而標名；景定鏤版，合全書而彙刻。國史家乘，並見蒐羅；嘉言懿行，悉加編記。趙子直之《奏議》，大意見於分門；杜眉州之《碑録》，旁采亦資別集。與此鴈駿，斯爲鼎峙焉矣。夫總裁全局，咸遵《吉觧》之成編；事略貴詳，尤訪《東都》於禹偁。讀史徵信，不其然乎？是書傳刊，舊多譌舛，近得宋槧，完善可觀，則本太平老圃校正，崇硂平翁序識者也。溥本肇末，篇次秩然，乃知吕祖謙之初見，草創本非完書；趙希弁之所藏，差誤必屬另本。

覯玆全璧，爰付重雕，冀廣流傳，共資探討。至於錯簡更釐，譌文糾正，則元和顧君千里之功多焉。烏絲⿰立爾扁，存麻沙舊日之模；青簡摩挲，竭蘭膏數夕之力。紬遺編於石室，實賴弆藏，操墜簡於崇山，斯深景仰云爾。

一三、清顧千里校洪瑩重刊李幼武本顧千里記

鈐庵殿撰重刊《宋名臣言行録》成，屬爲覆校，因悉心細勘一過。底本有全葉落去者，如《後集》十二卷之十及十三卷之十三、十四是也，皆據别本補之。有錯簡累數百字者，如《後集》六卷「不能周知四方風俗」起至「多有文字論列」止，及《别集》上一卷「若能率勵將士」起至「有詔不得進兵」止是也，皆按文義移之。又證諸《宋史》與説部文集，則見其有年名誤者，如别下十二紹興十一年，十一誤七；别下十三紹興三十一年，三誤二；外十二己未，己誤乙；外十六紹熙四年，熙誤興；又淳熙戊戌，淳誤紹之屬是也。有地名誤者，如前八定川，定誤廣；後五春州，春誤秦；續八承州，承誤成；别上二仙人關，仙誤金；别下一京口，京誤荆之屬是也。有人名誤者，如前一弭德超，弭誤彌；又魏仁浦，浦誤溥；又羅彦瓌，瓌誤環；後十二梁燾，燾誤壽；後十三王韶，韶誤詔；又張繹，繹誤驛；别下五朱勔，勔誤靦之屬是也。有人謚誤者，如别下六晁文元，文誤友之屬是也。有官名誤者，如前九將作分司，作誤軍；别下九保定軍節度，定誤静；又奉國軍别下十三同，奉誤秦；别下十一兼營田大使，營誤管之屬是也。有脱字者，如前七「爲河東、陝

西宣撫使」，無宣字；後五「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無屯田二字；後六「熙寧七年」，無七字；別下十二「進少保」，無少字；又張子蓋無蓋字之屬是也。有脱句者，如外五「老于太平世」，全無此五字之屬是也。有兩句各脱其半者，如續三「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無「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十一字；別下八「《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無「五卷辨學」四字之屬是也。有衍字者，如後十三「志完以書約承君」，承下君上衍唐字；別下七徐俯師川，徐下俯上衍川字之屬是也。有倒字者，如別下五弭盜遏虜，作弭虜遏盜；外十四待知己，作待已知之屬是也。有訛字者，如前三㸦市，㸦訛牙；前十窆棺，窆訛空；後二歐、余、王、蔡，王訛生；又机席，机訛枕；後三譯人，譯訛澤；後四參伍，伍訛任；別下十二劫之，劫訛却；外十二苛急，苛訛奇之屬是也。有誤字者，如後四「陰生於午」，午誤子；又「故陰乘而動」，乘誤盛；外五「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九千六百誤九百六十之屬是也。有小字側注錯入正文而横隔句中者，如前五「賈同字希德門人私謚存道先生」十三字，在「一日賈存道過濟」之間；前八「范鎮」二字，在「時予爲諫官」之間之屬是也。有注所出書名而訛脱者，如後二《温公日録》，日訛目；後十三崔正言《婆娑集》，「婆娑集」訛「姿姿佳」；前二《金坡遺事》，無坡字；後七《冷齋夜話》，無夜字之屬是也。有引用古事而訛誤及脱者，如後六碩人，碩訛顧；續三「去健羨」，去誤美；又「下筆不能自休」，不訛才；外四縣賁父，縣訛孫；外五外臣，外誤老；又「三百八十四爻」，無「三百」二字；外十三「暖暖姝姝」，暖訛暧之屬是也。有因當

時俗體字致誤者，如後三卞急外四同，卞作辨；別上三餘干，餘作余；別下四「賢否之辨」，辨作卞之屬是也。凡若此者，皆一一改而正之。至於與正史他書雖爲駁異，而文義無差者，皆存其舊，即有元缺，不敢妄足。與殿撰鉤稽檢核，閱百餘日，乃始蕆事，大抵完整可通矣。且以字畫紙墨驗之，知係麻沙重雕朋溪本，故不能無失。今兹所訂，期合厥初爾。唯恐將來覩者，不察新舊本異同之由，爰爲舉例，著之如右，其類繁多，不一二徧出也。元和顧千里記。

一四、清顧千里校洪瑩重刊李幼武本包良訓識

《宋名臣言行録》前、後集，朱子撰，《續集》、《別集》、《外集》，李幼武撰。吕東萊以其去取多不然，紀氏就朱子自謂尚多謬誤之説輕之。然劉公之言行，載二十餘事，王臨川之弊政，亦無曲飾，是未可以一廢百也。世傳久無善本，洪君鈐庵曾得宋本重刊行世，又得顧君千里爲之覆校訛誤，誠盛舉已。鈐庵既歸道山，其板零落星散，余乃用其原書，補綴收拾，頓復舊觀。是區區之抱殘守缺，亦猶鈐庵之志也。松溪包良訓識。

一五、中山大學藏元刊李幼武本外録卷四後日本天保庚子明□題記

有明嘉靖以前鋟本，極多佳處，況於宋元乎！松城山寺子以宋景定辛酉刊《名臣言行録》凡五集本見示，古色可掬，其前、後

集尤要。老病侵尋之餘，恨不能以家本一校也，匆匆涉覽還之。天保庚子交己七十翁明□題。

一六、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讀書附志傳記類

《十二朝名臣言行録》七十二卷

右八朝朱文公所編也，四朝乃後人所續者。

一七、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傳記類

《八朝名臣言行録》二十四卷

侍講朱熹撰。以近代文集及傳記所載本朝名臣言行，掇取其要，輯爲此録。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

一八、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史部

《八朝名臣言行録》二十四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撰。以近代文集及傳記載本朝名臣言行，掇取其要，輯爲此録。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

一九、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傳記類

《名臣言行録》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補編。幼武字士

英，廬陵人，據其《續集》序文，蓋理宗時所作，其始末則未詳。觀其《外集》所録，皆道學宗派，則亦講學家矣。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計之，實七十五卷，殆傳刻者誤以五爲二歟？朱子自序，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書。乃編中所録，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吕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爲名以藏僞，有敗有不敗者，其置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凜然，争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録》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考吕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録》，案：祖謙所見，乃《前集》，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菴集》中，亦有《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録》一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子原不自諱，講學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及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後集、續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硂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編，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

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録中，又闕殘脱版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輯本意，非爲廣聞見，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誕之説爲非。今其間呂夷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懷金之耻，蘇子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也。李居安所謂翦截纂要，豈是之謂歟？嘗見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袪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録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資檢閲，固亦無所不可矣。幼武所補，大抵亦步亦趨，無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爲重輕，以原本附驥而行，今亦姑並存之，備考核焉。

二〇、胡玉縉王欣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史部傳記類

《名臣言行録》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

《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別集》、《外集》，李幼武所補編。乃編中所録，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爲名以藏僞，有敗有不敗者，其置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日月，《盡言集》、

《元城語録》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

顧廣圻《思適齋集・代洪賓華重刊宋本名臣言行録序》云：「《名臣言行録》一書，凡《五朝名臣言行録》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録》十四卷，《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録》上十三卷、下十三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録》十七卷。五朝謂開國至英宗，三朝則英宗以後至徽宗也，皆朱子撰。四朝謂中興以後，皆朋溪李幼武士英撰。」玉縉案：此語至爲明晰。又顧氏後序，歷舉宋本之誤，皆一一改正，文繁不録。魏源《古微堂外集》書是録後云：「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

録》之甚者也。曰：『茲録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憾。』是説也，於茲録發之，於《元城語録》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琰録》發之，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擊，訖再訖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録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羔羊》之節，曾、史之行，明夷之貞，凜然起懦夫，炳萬禩，故南宋黄震《日鈔》品騭茲録諸人，亦厠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

爲得中，刻伊川非私心，述折柳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殁致風雷，皜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否耶？ 尋其由來，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説，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 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即其以蘇黨及禪學二事爲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録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臚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而七，何耶？ 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黄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即四科不列曾氏，尚未足爲記者闕失，矧未見顏色而言乎？ 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能一畚增嶽，一蠡損渤，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辯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文達誠不喜宋儒，《書目》中於《通鑑綱目》、《伊雒淵源録》、《小學集注》等書，亦或有言之小過者，然皆循其終始，反覆折衷，雖至《語類》諸編最爲蕪雜，亦深求其編輯之先後，去取之是非，未有不檢其書而輕肆詆詰者。 蓋《名臣言行録》傳刻者多，衆本雜出，《四庫》所收，或非足本，今考《提要》，於史部傳記類載《宋名臣言行録》，但云於安世不登一字，而載趙普、王安石、吕惠卿等，終所未喻，並無『以私滅公，是用深懣』之言。 史部奏議類載《盡言集》，子部雜家類載《元城語録》，皆無是語。 宋如珪《名臣琬琰録》並無其書，蓋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然《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

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安世也。亦見史部傳記類。《清江三孔集》提要，無一語及之，惟於孔平仲《珩璜新論》，略言平仲與安世、蘇軾皆不協於程子，未嘗及朱子之《言行録》也。亦見子部雜家類。至《慶元黨禁》亦在傳記類。提要本高宗御題詩章以趙汝愚爲開門揖盜，因謂『黨禁諸人，聲氣交通，賢奸雜糅，釀成門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蘭艾同焚，國勢馴至於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之罪獨諉諸韓侂胄』，其言最爲平允。《龜山集》在集部別集類。提要謂時受學於程子，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派，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爲明季講授之宗，乃盛推其淵源廣遠，身繫學統，並無再屋明社之言。要之，官書自有體裁，況《四庫總目》禀承高廟睿鑒，朱子之學，國朝所尊，豈有任肊放言，攻擊先哲，如文士私家著書之比。默深亦未嘗喜宋學，集中偶有一二推闡理學之言，皆掇拾皮毛，裝點門面，以自附於真儒，而其譏彈朱子，不可枚舉。此不過自知考據非其所能，嫉忌近世漢學諸家，乘間肆詈，學問自有公言，無取妄詆也。」

二一、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六史部四

《名臣言行録》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宋朱熹

朱子自序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書。乃編中所録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吕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

旨，非必專以取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爲名以藏僞，有敗有不敗者，其置詞頗巧。

嘉錫案：趙普爲佐命元勳，有宋開國規模，如罷諸將兵權，以文官知州事之類，多其所建明。其人雖非盛德之士，然以功業論，亦豈得不謂之名臣。王安石之行新法，急功近利，操切從事，遂致天下騷然，以其身爲怨府。然其文學操行，實負天下之盛名。邵伯温嘗謂安石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與司馬温公同。此《邵氏聞見録》語，《言行録》後集卷六采之。即當代正人如劉安世者，《提要》所稱爲氣節凛然争光日月者也，其論安石亦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老先生謂温公也。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毁之而愈不信也。凡人有善有不善，故人有毁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毁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姦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毁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馬永卿《元城語録》之語，《言行録》後集卷十二采之。是真持平之論。要之，安石之短，司馬光謂其不曉事而執拗，此《温公日録》語，又謂安石誠賢，但不曉事而愎，《言行録》後集卷七皆采之，其餘宋人稱頌安石之語甚多，兹不備引。一語足

以盡之。蓋安石之政事，誠不能無弊，而其人之廉潔孝友，實未易及。以彼之名重天下，而不得謂之名臣，豈《提要》之意亦以安石爲姦邪如李林甫、盧杞等輩乎？《言行録》於王安石所采凡四十四條，類皆顯著其過，稱美之詞殊少。又多采當時人評論之語，如《元城語録》、《程氏遺書》、《上蔡語録》、《龜山語録》之類，皆持論甚嚴，但不以爲姦邪耳。至録錢景諶答兖守趙度支書，詆之尤力。自《邵氏聞見録》采入。蓋此書所録，本兼勸懲之旨，非專以取法，楊以任之説是也。歷代名臣，醇疵互見者多矣，豈必人人皆韓、范乎？明胡應麟《丹鉛新録》卷六引楊慎論朱文公云：「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録》，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應麟駁之曰：「考亭所輯《名臣言行録》前、後二集，《前集》五十五人，《後集》四十二人，皆南渡以上者也。通一代所謂名臣，必求粹白無疵，自漢、唐不過二三，數宋諸君子李、韓、范、馬外，趙普、王旦，咸不免譏，矧其餘者？今南渡前名臣以百計，則此書義例可知也。蓋盡一代聲譽烜赫、事迹關涉者，備録於中。其間碌碌甚衆，如王介甫者，詎得而遺之哉？」又曰：「《名臣録》雖列文公，謂安石。所引諸家雜記，稱與之詞不過十之一，而貶剥之説，幾於四之三。又用修誚朱不當贊其道德，不知《名臣録》第綴輯前人議論，元無考亭一語，楊蓋未嘗細讀而驟譏之，果哉！」《提要》謂不

當列王安石於名臣，蓋即陰用楊慎之説，而不知其已爲胡應麟之所駁也。至於姦詐反復如吕惠卿者，朱子實未嘗録其言行。此書今有涵芬樓影印涉園張氏藏宋刻本。在《四部叢刊》初編内，於「構」字、「慎」字皆空格，注曰「御名」，當是此書最初刻本。《五朝言行録》十卷，即《前集》。凡五十五人，《三朝言行録》十四卷，即《後集》。凡四十二人，與《書録解題》七卷合。其間並無吕惠卿。余嘗取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逐卷檢察，閣本無目録。求所謂吕惠卿者，亦未嘗有也。且閣本《提要》止云：「乃編中所録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與韓、范諸臣並列，不免後人之疑。」並無吕惠卿之姦詐一句，此必紀曉嵐重修《提要》時所增入。殆因王安石卷中屢見吕惠卿姓名，遂誤以爲朱子有取於惠卿。蓋原撰《提要》者尚知略觀本書，紀氏則僅稍一涉獵，即捉筆疾書，以快其議論，而前後皆未寓目也，是亦難免「果哉」之誚矣。

然劉安世氣節凛然，争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録》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

案閣本《後集》劉安世在卷十二，凡二十二條，宋本則多至三十七條，閣本因匆匆翻閲，未暇取兩本細校。記其嘉言懿行甚詳，安得謂不登一字？且録中引用《元城語録》甚多，無論安世本卷，即王安石、《後集》卷六。司馬光《後集》卷七。卷内，亦均徵引及之，皆明著書名，而《提要》乃想像擬議之曰「不容不見」，可見其爲束書不觀，而肆意妄言之也。閣

本《提要》於引楊以任序「有敗有不敗者」句下作「皆未免曲爲之説」，其下即接云：「然是書所採，其人雖未必盡無可訾，而其中可爲士大夫坊表者，不可悉數。凡修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之具，無不備載，實可以昭準則而備法鑑，不容以一端之失概之也。」凡今本《提要》自「劉安世氣節凜然以下」悉閣本之所無，蓋皆紀氏所修改，欲以集矢於朱子也。魏源《古微堂外集》有《書宋名臣言行録後》二篇，其上篇曰：「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録》之甚者也。曰兹録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訾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懣。自「徒以訾劾程子」以下乃魏氏推紀氏之意隱括言之，非引《提要》此條本文。是説也，於兹録發之，於《元城語録》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琰録》發之，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乙集下云宋如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並無其書，蓋是杜大珪《名臣琬琰録》之誤。《清江三孔集》條下，《提要》無一語及之，惟於《珩璜新論》略言平仲與安世、蘇軾皆不協於程子，未嘗及朱子之《言行録》也。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訖再訖四，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兹録《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故南宋黄震《日鈔》品隲兹録諸人，亦厠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脗符。案閣本次第亦同。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

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爲得中，効伊川非私心，述折柳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歿致風雷，皜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非耶？尋其由來，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贅説，案復亨字元仲，元城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外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著有《繁露園集》二十二卷，著録《四庫總目》卷一百七十九別集類存目中。《總目》卷一百二十一雜家類五《元城語録》條下提要云：朱子作《名臣言行録》，於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録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録》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閲《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録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祖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録其説，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即以蘇黨及禪學二事爲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録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臚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之七，何耶？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黄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即四科不列曾氏，尚未足爲記者闕失，矧未見顔色而言乎。」愚考紀氏所著《閲微草堂筆記》，於講學家譏笑嫚侮，無所不至，又於朱子深致不滿。魏氏坐紀氏以不喜宋儒，非過論也。愚又考《晦菴集》卷六十《答劉君房原注云：元城之孫。書》云：「先正忠定，有德有言，没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聲容，猶若相接，不

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又卷八十一《跋劉元城言行録》云：「劉公安世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也，無愧辭。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跋《言行録》而云數書者，蓋兼《元城語録》、《譚録》言之。凜然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士勉之。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説，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又卷九十《聘士劉公墓表》云：「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劉公尤奇其才，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朱子嘗受業於劉勉之，而勉之問學於安世，淵源有自，故於安世景慕慨歎，低徊往復如此。於其通方外之學，亦不以爲非也。彼方恨不能盡記劉公之言行，悵然於其聲容之不相接，而謂其作《名臣言行録》有意抑之，欲以人力磨滅其精神，《總目》卷五十五詔令奏議類《盡言集》提要云：朱子作《名臣言行録》，於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採録，獨以安世嘗劾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凜凜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不亦誣乎？魏氏《書後》，雖不免小有舛誤，然其所以責紀氏者固當。乃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又故作翻案，曲爲紀氏解免，謂《言行録》傳刻者多，衆本雜出，《四庫》所收，或非足本。今既知閣本之與刻本無大異同，

不知李氏而在，當復何説之辭？且信如其説，執一後人删節不完之本，遂勇於厚誣古人，可乎？魏氏《書後》更有下篇，謂是録所載王安石十餘事，按不止十餘事。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正猶篡《楚詞》附揚雄《反騷》，以藉著洪氏、蘇氏貶詞，其説亦是也。

考吕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録》，原注云：案祖謙所見乃《前集》，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菴集》中亦有《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録》一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子原不自諱，講學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

案影宋本《五朝言行録》卷九之五《孔道輔》條，引《涑水記聞》記吕夷簡勸仁宗廢郭后事下有小注曰：「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嘗言《温公日録》、《涑水記聞》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僞，如郭后之廢，當時論者止以爲文靖不合不力争，及罷諸諫官爲不美爾，然後來范蜀公、劉原父、吕搢叔皆不以文靖爲非。蓋知郭后之廢，不爲無罪，文靖知不可力争而遂已也。若如此記，則是大姦大惡，罪不容誅，當時公論分明，豈容但已乎。」洪瑩刻本無此注。尋朱子之所以有此注者，蓋以祖謙於此事争之甚力，故姑存本中之説於此，以示己之無所固必爾。若果以《記聞》之説爲僞妄，則何不逕删除之乎？《朱子語類》卷一

百三十云：「《涑水記聞》，吕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温公書，蓋其中有記吕文靖公數事，如殺郭后等。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説親收温公手寫稿本，安得爲非温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録》，吕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然則祖謙所謂當考訂處甚多者，亦即爲朱子採用《涑水記聞》記其祖夷簡事而發也。朱子雖不敢自保其書之必無謬誤，然其意則實不欲與祖謙辨，以傷爲人子孫者之心，姑爲巽詞以謝之云耳。觀朱子之記吕夷簡，則其編此書之意，本自欲其瑕瑜互見，以爲法戒，可無疑於節取趙普、王安石矣。講學家於朱子所編之《綱目》，推崇甚至，固有以麟經相比擬者。至於尊此書如《春秋》，未之前聞，不知《提要》所指何人何書也。

又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後集、續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硂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編，士英，幼武字。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吕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録中。又闕殘脱版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輯本意，非爲廣聞見，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誕之説爲非。今其間吕夷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懷金之耻；蘇子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也。李居安所謂翦截纂要，豈是之謂歟？嘗見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

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倹借觀，以祛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録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資檢閲，固亦無所不可矣。

案閣本《後集》並無李綱、吕頤浩、張浚三人，宋本亦同。蓋此三人皆南渡後之宰相，不當入之《八朝言行録》也。葉盛所見，乃後人羼亂之本。《提要》於此置不一言。似乎《四庫》所著録者，即盛之所見，豈不貽誤後學乎？言行録之體，皆採自群書，直録其文，無一事爲朱子所自記。凡採録前人之文，有可删者，有不可删者。繁辭贅語，擘拇駢枝，去之而文省詞潔，此可删者也。其詞與事雖無甚關繫，而去之則事蹟遂無首尾，文義不相聯屬，譬之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此不可删者也。仁宗翦髭以賜吕夷簡，係採李宗諤所撰《行狀》。其採之之意，則以仁宗賜藥手詔中令其舉臣寮三五人，而夷簡遂薦范仲淹、韓琦、文彦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所以爲進賢者勸也。且人君敬禮大臣，亦是美事，則翦髭一節，自不得而删去之。至於余靖之被知州杖臀及餉王仝以銀百兩，採自《涑水記聞》；謝景温言蘇軾販私鹽蘇木，採自《温公日録》。影宋本作《目録》，誤。司馬光賢者，天下後世所視以取信，豈有汙衊正人之事。其記余靖事，所以著錢子飛攻范仲淹之黨，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稾》卷十七云：錢易子明逸，字子飛，希陳執中、章得象之意，以排杜衍、范仲淹、富弼，由是三人者俱罷政事。摭靖微時細事劾之，而靖遂

因以得罪杖臀。餉銀實有其事，何庸深諱。且本《涑水記聞》之所記，與《言行録》何尤。若謂司馬光得而書之，朱子不得而録之，又不知其何理也。光記蘇軾事，歷敘軾與王安石不協，謝景温因採謗語劾之。此軾平生大節，何謂無甚關繫？私鹽蘇木，光特據所傳聞載之耳。《言行録》後集卷七又採《温公日録》自記垂拱登對時神宗謂曰：「蘇軾非佳士，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私鹽及蘇木甆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爲鷹犬使攻之。」是則蘇軾販私鹽之事，光固不信，且從而辨之矣。一書之中，前後互見，其事自明。温公及朱子何嘗有藉此以詆毁東坡之意乎？要之，余靖之杖臀餉銀，蘇軾之私鹽蘇木，皆因記其生平出處，牽連書之，删去則其事不完。葉盛寡學，不能知古人著書之意，而妄有議論，《提要》徒喜其能疑朱子，亦遂不暇深考耳。

二二、邵懿辰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史部傳記類

《名臣言行録》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前集》、《後集》，宋朱熹撰。《續集》、《别集》，李幼武所補。

安福張鼇山刊本。道光元年洪氏刊仿宋本，佳。萬曆丁未揚州刊本。崇禎癸酉南京刊小字本。崇禎戊寅張采

刊本。

〔續録〕宋刊本。張菊生藏宋刊本，與今本不同。徐積餘藏宋麻沙覆明溪本，十二行，二十三字，宋諱缺筆，凡洪翻本缺葉，此本皆有之，而顧所據補之本則不盡合，則此本可寶可知。明翻宋本。日本寛文七年京師書肆風月莊左衛門刊本。

二一三、清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書目卷五

《宋名臣言行録》十函六十册

《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宋朱子撰，李衡校正。前〔有〕朱子自序，李居安〔序〕。《續集》八卷，《別集》十三卷，《別集》下十三卷，《外録》十七卷，宋李幼武撰，趙崇砼序。《外録》前有《道統傳授圖》并程頤、司馬光、尹焞、楊時、李侗、朱子、張栻、吕祖謙諸像。

陳振孫《書録解題》載《八朝名臣言行録》二十四卷，稱朱子以近代文集及傳記載本朝名臣言行，撮取其要，輯爲此書，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云云。按《前集》始趙普，終蘇洵，自太祖以至英宗，固爲五朝矣，而《後集》始韓琦，終陳師道，由仁宗以至徽宗，亦五朝，合兩集而名爲八朝則可，如專指《後集》爲三朝，則不可也。故李幼武於《前集》亦標五朝，而其所纂《續集》、《別集》、《外録》，則標皇朝以別之。幼武此書，宋人諸書目中皆不採入，惟明焦竑《經籍志》載朱子《宋名臣言行録》七十五卷，與是書卷數相符，即係幼武合輯之本。竑不標五朝

而統之以宋，是矣，然以七十五卷盡屬於朱子，又何其漫不加考耶！ 幼武所纂《續集》、《别集》及《别集》下，皆載名臣，而《外録》則專爲道學統宗而設。考《宋史宗室世系表》，崇硂爲太宗長子漢王元佐九世孫，序稱「外孫李士英頃以《八朝名臣言行録》鋟梓，又於中興四朝諸名臣，蒐閲行事，集爲全編」云云，士英乃幼武字，而《宋史》無幼武傳，其爵里俱不可考。 序《朱子名臣言行録》之李居安，《江西志》載爲廬陵人，登寶慶二年丙戌進士。 其校正之李衡，《宋史》載爲江都人，字彦平，登進士第，由吴江主簿歷官祕閣修撰，致仕定居崑山，結茅别墅，杖屨倘佯，聚書萬卷，號曰樂菴。 幼武編輯既成，曾自刻梓。 而此本字畫不匀，紙墨麄黝，係元時翻刻，非宋槧也。

明焦竑藏本有「弱侯」印見前，餘印無考。

震宫育德　大德少陽　中山靖王子孫永保　俱朱文　李序　卷一

弱侯　白文　卷一　李序　卷八　續録

秦　白文　後集　别集目録　别集卷六

闕補《後集》卷十三，十、十一、十四。 卷十四，一、三、六。《别集》卷七，一。《别集》下卷一，一。《外録》卷十二，二十六、二十七。

二四、清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書目卷十二

《宋名臣言行録》二函十三册

明張采彙刻。《前集》十卷，朱熹撰，自趙普至蘇洵五十五人，有熹自序，采《讀前集》一篇。《後集》十四卷，亦朱熹撰，自韓琦至陳師道四十一人，有寶祐戊午李居安序，采《讀後集》一篇。《續集》八卷，李幼武撰，自黃庭堅至呂祉二十九人，有景定辛酉趙崇硂序，采《讀續集》一篇。《別集》十三卷，亦李幼武撰，自李邴至胡銓六十五人，有采《讀別集》一篇。《外集》十七卷，亦李幼武撰，自周敦頤至蔡沈四十四人，前有采《讀外集》一篇、《道統傳授圖說》。幼武字士英，號朋溪，廬陵人。據趙序，前、後《集》謂之八朝名臣，續、別《集》謂之中興四朝名臣，其《外集》則道學諸人也。幼武纂成授梓，至明萬曆丁未，揚州有重刻本，焦竑序之。崇禎癸酉，應天府學有小字本，楊以任序之。此本乃崇禎戊寅張采重刻，有《序》並《紀事》，又録焦、楊兩序。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知縣，行取禮部主事。

王康侯圖書記 白文 卷首 前集卷六 後集卷首 卷六 續集卷一 別集卷首 外集卷六 卷十二　籌隱堂 白文 卷首 前集卷六 後集卷首 卷六 別集卷一 卷三 卷五 卷八 卷十一 續集卷一 外集卷六　籌隱草堂 白文 後集卷首 續集卷首 外集卷首 卷十二

二五、清沈初浙江採集遺書總録戊集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別集十三卷，俱分上下。外集十七卷 刊本

右《前集》、《後集》，朱子所録北宋諸

臣，又名《八朝名臣言行録》。陳振孫謂「于文集、傳記中撮舉其要，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其《續集》録靖康、建炎前後諸臣，《別集》録中興後四朝諸臣，《外集》録道學諸臣，則宋李幼武以次輯成者。按趙希弁《附志》但云「後人所續」，而不著幼武之名，或當時未顯，後乃考定耳。

二六、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四史部二

《五朝名臣言行録》十卷　《三朝名臣言行録》十四卷　宋朱熹輯　△八六七〇

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低一格，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有周俊、周通、周升、周時、吴拱、吴先、劉永、劉升、劉光、詹文、江陵、江忠、葉新、陳閏、陳中、余闡、余山、余仁、李立、李辛、謝四、李盛、楊郴、萬十四、張洪、杜明、上官信、柯文、高安道、蔡元、蔡中、蕭韶。每卷題卷幾之幾。避諱至慎字止。審其刀法，應是豫章刊本。（袁寒雲藏。乙卯）

《五朝名臣言行録》七十九卷存前集卷一至十，後集卷一至九，續録卷一，別集卷十三上下，外集十七卷。餘日本人鈔補。

元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雙闌。（日本内閣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九日觀）

《五朝名臣言行録》後集十四卷、別集十三卷、外集十七卷、續集八卷

明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白口單闌。《後集》題「朱熹纂集」、「太平老圃李衡校正」、「後學安福張鰲山校正重刊」。

前有寶祐戊午廬陵李居安序。《別集》、《外集》、《續集》題「李幼武士英纂集」、「張鰲山校正重刊」。《外集》前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硂平翁序。有《道統傳授圖》及名儒小像。（文德堂送閱）

《宋名臣言行録》十卷、後集十四卷

明刊本，十一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闌。每卷人名標題大字占雙行。《前録》有朱熹序，目録三行題建昌郡齋校刊，《後集》同。附有《補遺》、《正誤》五葉，此前本所無也。鈐有「蕭氏鳴韶」朱文印。（文友堂送閱。己巳）

《四朝名臣言行録》存卷三、四、六，凡三卷。

宋刊巾箱本，版匡高三寸四分，寬二寸六分，半葉十四行，每行十九字，細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左闌外標篇名。每卷次行標人名，低四格。第三行小傳，低二格。本書頂格，次行低一格。卷三爲吴丞相敏、种樞使師道、朱丞相勝非、鄭朝奉俠。卷四爲游御史酢、權樞密邦彦、范丞相宗尹、楊侍郎時、胡御史舜陟。末附諸儒集議，游酢二則，楊時九則，權邦彦一則。卷六爲大資劉忠顯公韐、少傅劉公子羽。卷中語涉宋帝空一格，宋諱惇字缺末筆，刀法勁峭，建本之佳者。卷三、四癸亥歲獲於廠市文德堂，卷六則從嘉善曹君秉章藏本影寫，蓋皆出於内閣大庫者也。

考《名臣言行録》世傳洪刻翻宋本爲李衡校正，論者疑頗非晦菴手筆，要出後人增損者爲多。曩於滬市見宋刊本，題《五朝》、《三朝》兩集，與洪刻詳略即不盡同。旋爲諧價，歸之張菊生前輩元

濟，今《四部叢刊》影印者是也。昨又覯此巾箱本，題爲《四朝》，與李幼武所纂《别集》同名，而次第乃大異。《别集》衹有朱勝非、權邦彦、范宗尹、胡舜陟、劉子羽五人，而吴敏、种師道、劉韐乃在《續集》，楊時、游酢乃在《外集》，至鄭俠則五集皆無之。小傳中删落之迹顯然，如集英修撰曰集撰，徽猷待制曰徽制。其餘文字更多節略，所采言行各條多寡亦迥别，如胡舜陟洪刻只九則，此本則十三則，吴敏洪刻只四則，此本則十一則，劉韐洪刻只十則，此本則十七則，且往往同採一書同引一事而洪刻刊落或存不及半，證之影印宋本，亦莫不然。頗疑此爲原稿，而李衡等所纂校或出殘缺不完之餘而重加編輯者也。嘗閲葉文莊《水東日記》，言嘗見章副使繪有巾箱本，則此本其爲文莊所見者歟？惜今本所存衹此三卷，無序跋可以考見，未知兩本孰爲後先，姑懸此願，以竢訪求耳。藏園。

忠謨謹按：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群書題記》三集卷二。

二七、傳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第三史部

二傳記類

宋刊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録跋

此書余見宋刊本凡三：一藏張菊生家，一藏徐積餘家，一藏故宫，雖板刻非一，然皆大字本。此袖珍小本，版高衹三寸許，乃爲世所希覯，歷考古今書目，咸未經著

録，惟葉文莊《水東日記》言章副使繪家有巾箱小本，當即此刻也。書出内閣大庫紅本袋中，昔年余於文德堂韓佐泉許收得第三、四卷，頗自珍祕，不輕示人。此第六卷殘本，乃故人曹理齋從册籍叢殘中搜獲者也，余曾假得影摹一册，附諸藏本之後。前歲理齋下世，遺書星散，日者以急於易米，出以求售，余因屬剛主世兄留之。

此本之佳勝，余藏本題記特詳，不更復述。茲就此卷言之，視世行洪氏刊本乃大有殊異：此本劉韐及其子子羽同列卷六，洪本則韐列《續集》卷三，子羽列《别集》卷十三，是編次迥異也；編首小傳敘仕履頗詳，校以洪本，則韐傳少一百七十餘字，子羽傳少六十字，是詳略迥異也；至所載遺事，校以洪本，於韐事乃少七條，子羽事乃少五條，即同爲一條，而差失殊甚，每條有漏落至一二百言者，是事實亦迥異也。

夫此書宋代初出，諸儒即有疑義，謂非朱子所作。明時所傳之本訛脱彌甚，至洪氏本出，據稱以宋版翻雕，顧千里又從而校定之，由是學者可窺見全編，咸奉爲定本。今取此本對勘，其竄亂差失之處，乃至不可究詰，使人惘然莫解。以余觀之，此本實爲原書真本，洪氏所覆之宋刻必坊市所爲，故删節改易文字不同如此其甚也。然倘非存此殘本，又烏從而知之耶！此寥寥小帙實爲稀世祕籍，斷種奇書，剛主其善藏之，勿徒以宋刊精本視爲文房之雅玩也。歲在己卯八月，藏園老人識。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曹光甫

本册責任編委　張麗娟

{
  "filename": "MTQyOTE5Nj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91961.zip",
  "filesize": 307907860,
  "md5": "6378fcc0cbe6741a3cd8d7e135a2ff67",
  "header_md5": "ca4a5b3dc7278e555cb0ba36d957945d",
  "sha1": "d9f809584fa68a44283601919fd25d54cd0ba48f",
  "sha256": "53ab4256e6514e00d9260d08ec6b6aa31a2323f23e163758344270df4b894cbe",
  "crc32": 246489683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3646223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56,
  "pdg_main_pages_max": 1524,
  "total_pages": 765,
  "total_pixels": 42308823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